男向导的奇遇

The Guide

纳拉扬/著

李 南/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男向导的奇遇

上海译文出版社

R. K. Narayan

THE GUIDE

本书根据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83年版译出

男向导的奇遇

〔印度〕纳拉扬著

李 南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插页 2 字数 164,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327-0715-6/I・361
定价：4.8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内容提要[①]

拉朱从前是一位旅游向导。他刚刚从监狱中获释，躲在河边的一座旧庙里栖身。一个农民以为他是位祭司，便向他请教一个棘手的家庭问题。拉朱随口说了几句老生常谈的话，不料却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很快，拉朱便名声大噪，被村人们尊为圣人。当一场旱灾降临该地区时，农民们都向他寻求帮助，他不情愿地以自己绝食向雨神求雨。只是到了这个时刻，他才承认自己是个冒牌的祭司，并向他的一个追随者讲述了他和舞蹈家罗西叶的爱情的悲喜剧，以及他作为导游、情人和舞蹈班子经理的沉浮兴衰史。

---

① 据原书翻译。

1

拉朱很高兴有人前来打扰，四周一直阒无一人，他实在太寂寞了。来人站在那里，毕恭毕敬地注视着他的脸庞。拉朱感到既有趣又窘迫。"你要想坐下的话，就请便吧。"拉朱说道，打破了沉寂。那人感激地点了点头，走下岸边的石阶去洗脚和脸。随后，用搭在肩上的黄格手巾的一角揩着脚和脸，走了上来，坐在拉朱的下方，离他有两个台阶远。此刻，拉朱正盘腿坐在一个古老神龛旁的一块花岗石板上，宛若坐在御座上。河的两岸树冠如盖，遮蔽着河道。落巢的鸟儿和夜归的猴子正在树上歇息，它们不时骚动着，树枝也随之微微颤动，发出沙沙的响声。在河的上游，夕阳正在群山背后徐徐落下。拉朱等着那人开口说话，但他太有礼貌了，不好意思先启齿。

拉朱先说："你从哪儿来呀？"生怕来者会转过头来问出同样的问题。

那人回答："我从曼加尔来……"

"曼加尔在哪儿？"

来人挥动着手臂，指着对面陡峭的河岸再过去的那个

方向，说："离这儿不远。"接着，他又主动进一步自我介绍道："我看闺女去了，她就住在附近。我这是刚从她那儿回来。我随便吃了点儿东西就回来了。女儿非要留我吃晚饭，可我没答应。要是在她那儿吃晚饭的话，那就是说在快半夜的时候还得赶路。我倒是什么都不怕，可是本当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我干吗要在外边黑灯瞎火地赶路呢？"

"你很聪明啊，"拉朱说。

他们谛听着猴子的啼叫。过了一会儿，来人又说出他接下来的想法："我闺女嫁给了我的亲外甥，这一下我看闺女也就方便了。我常去看我姐姐，同时也看了我闺女。这样就不会有人介意了。"

"你去看闺女，别人干吗要介意呢？"

"往女婿家跑得太多，别人就该认为不妥当了，"那位村民解释道。

拉朱喜欢这样与人东拉西扯闲聊天。他已经独自在此地待了一天多了，真想能够再次听到人类的声音。村民说完后，又怀着深深的崇敬之情，仔细研究起他的面孔来。拉朱不禁沉思地抚摸着自己的下巴，看看那上面是否突然生出了只有圣人才有的胡须。下巴仍是光溜溜的。两天前他才刚刚刮过脸，为此，他还付出了他在监狱中辛苦挣来的血汗钱。

那位理发师一边用锋利的刀片刮着拉朱那涂满肥皂的下巴，一边像往常那样饶嘴饶舌地问道："出来了，是不是？"

拉朱转了转眼珠，一言不发。理发师问他这个问题，他感到恼火，但又不愿在这个手持刀子的家伙面前发作。可是理发师却还在那里穷追不舍："刚出来的吧？"

拉朱觉得跟这种人生气也没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手。他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已经在这儿给人刮了二十年的脸了。你难道没看出这是你离开监狱大门后遇到的第一家铺子吗？以我的技术给你刮脸，那可是绰绰有余，不过会惹得别人忌妒啦！"他说着，挥手赶开了一大群忌妒他的理发师。

"你不给狱里的犯人理发吗？"

"等他们出来了才给理呢。今天是我的侄子在那儿当班。我可不想和他比，我也不想每天都进监狱的大门。"

"那地方还不赖，"拉朱的嘴在肥皂沫后面说着。

"那你再回去嘛，"理发师说，随后又问，"你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警察是怎么说的？"

"别谈这个。"拉朱厉声喝道，他想保持阴沉可怕的沉默。然而理发师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唬住的。他跟无赖和硬汉打了一辈子交道，这使他也变得十分强硬。他说："不是判了十八个月，就是二十四个月，对不对？我敢说，我猜的八九不离十。"

拉朱不禁对此人肃然起敬。他还真是个行家呢。自己发脾气也无济于事。"既然你这么聪明，无所不知，你何必还要问我呢？"

理发师很高兴别人这样奉承他。他停下手中的活计，俯

身朝着拉朱说道:"就是想套套你的话，没别的意思。其实一看你的脸就知道，你蹲了两年大狱。蹲两年说明你不是杀人犯。"

"你怎么看出来的呢?"拉朱说。

"要是你蹲了七年,你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一个证据不足的杀人犯才蹲七年呢。"

"还有什么别的罪我没犯过?"拉朱问道。

"你没有犯什么严重的诈骗罪,不过可能只是很轻微地犯了这种罪。"

"说下去,还有什么?"

"你没有诱拐或强奸过什么人,也没有放火烧过房子。"

"你怎么不说说我到底为什么被判了两年呢?你要是猜对了,我另外给你四千安那。"

"现在可没时间打赌了。"理发师说,接着又问,"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想，总得找个去处吧。"拉朱思索着说。

"假如你还愿意回到你那帮老朋友中去的话,你干吗不把手伸到市场上某个人的口袋里，不然就闯进人家敞开的大门，捡点儿什么破烂儿，好让人们大呼小叫地把警察喊来？那样他们就会把你送回你想要去的地方了。"

"那个地方倒还真不赖。"拉朱朝监狱大墙的方向轻轻地点了点头,重复了一遍原来说过的话。"那儿的人都挺友好的。可我不喜欢每天早上才五点钟就被人叫醒。"

“是啊，我想，这个钟点正是夜游神打算回家睡觉的时候。”理发师话中有话，弦外有音。“好了，刮完了，你可以起来了。”他边说边将剃刀放在一旁，从离拉朱坐的椅子稍远的地方打量着拉朱，“现在你看上去简直就像个国王了。”

坐在下面台阶上的那个村民抬头仰视着他的脸，神情虔诚，拉朱真有些被激怒了。“你干吗要那样看着我？”他毫不客气地问。那人答道：“我也不知道。我不是成心惹您生气的，先生。”拉朱真想脱口说出：“我之所以待在这儿是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想远离那些可能认出我的人。”但他犹豫着，不知这话该怎么说出口。仿佛即使他轻声说出“监狱”二字，也会伤害别人内心深处的感情。他打算至少要说明：“我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伟大，我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人。”但还没容他考虑好如何开口，另一位已经说了话：“先生，我有个问题。”

“跟我说说吧，”拉朱说道，那惯于向别人提供指导的旧习又不由自主地在他身上抬了头。从前有一段时间，旅游者们在相互推荐他时，总是说：“倘若你运气好，能遇上拉朱作导游，那你就会了解此地的一切。他不仅会带你去所有值得去的地方，还会从各个方面帮助你呢。”他天生喜欢卷入别人的爱好和活动中去。“如果不是这样，”拉朱常常想，“我也会像千千万万其他的普通人一样生活，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了。”

要不是因为罗西叶，我永远也不会遇到那么多的麻烦事儿。(后来，拉朱在对这位叫做维兰的人讲述自己的生时，这样说道。)她为什么要将自己称作罗西叶呢？她并是一个外国人呀。她不过是个印度姑娘，完全可以叫做黛维呀，梅埃娜呀，拉丽塔什么的。这种印度姑娘常叫的名字何止成百上千，她随便叫哪个都挺好，可她却偏偏挑了罗叶这么个名字。不过，你可别一听她的名字，就把她想象成穿短裙、梳短发的姑娘。她是个正统的舞蹈家。她的衣着打扮也完全符合她的身份：身着色泽鲜艳、镶着金边的纱丽，戴着钻石耳环和沉甸甸的金项圈，鬈曲的秀发编成发辫，上面插着花朵。刚刚相识，我便瞅准机会对她说，她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舞蹈家，她在发扬我们的文化传统方面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这使她很高兴。

从那以后，对她说过同样话的人恐怕也不计其数了，而我碰巧是第一个。人人都喜欢听奉承话，我想，舞蹈演员就更是如此。她们无时不愿听到人们的赞美，赞美她们的步态总是那么美妙多姿。只要我能抓住机会和她单独在一起，能在她耳边低语，我便会对她的技艺赞不绝口。当然喽，这可要避开她丈夫的视线。哦，她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比他更古怪的家伙。她实在不该称自己为罗西叶，倒应该称他为马可·波罗，这样才更符合逻辑。他总是装扮得好像即刻就要出发去远征探险：戴着厚厚的太阳镜，穿着厚厚的茄克衫，戴着厚厚的盔状帽，帽子上面永远罩着一个发亮的绿色防雨布套。这身装束使他

看上去就像个宇航员。当然了，我并不知道古时候的那位马可·波罗原本是个什么模样，但我第一眼看到这位老兄，就想叫他马可。从那以后，我也就不再费心，去把他与别的什么名字联系起来。

当我在那个难忘的日子里，在火车站上一眼看到他时，我就知道了，他将会成为我终生的顾主。那种老是穿一身旅行装束的人，正是我们导游所求之不得的。

你也许想问我，我怎么会成为导游的，或者，我什么时候当上导游的。我之所以当上导游，就像其他人当上信号员、搬运工或列车员一样，是命中注定的。瞧，我一开口就是和铁路有关的事儿，你可别笑话我。在我很小的时候，铁路就闯入我的生活当中，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那些吐着白烟、隆隆作响的机车令我心动神摇。我一到站台上就感到如鱼得水，非常惬意。我认为火车站长和搬运工人是人们最好的伙伴，他们关于铁路的谈话是最有见识的了。我就是在他们中间长大的。我家住在马尔古蒂车站对面的一所小房子中。这所房子是我父亲亲手盖起来的。那时，人们对于火车是怎么回事儿，压根儿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之所以选这块地方盖房子是因为它地处城外，房子的地价不会高。他亲手挖土，用井水和泥打成墙，用椰树叶铺成屋顶。他又在房子周围栽上番木瓜树。木瓜结实后，他便切成块儿出售。假如切得精巧，一个木瓜就能卖八个安那。我父亲还拥有一个用松木板和黄麻袋搭成的小店。他每天从早到晚都坐在那里出售薄荷、水果、烟叶、蒟酱叶、炒

豆(用小竹筒量好出售)，以及在通往马尔古蒂的干道上行路的人们所需要的其他货物。人们都把这个小铺称作“小棚店”。在小铺前总是聚集着成群的农民和牛车夫。父亲可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中午他进屋吃午饭时，都把我唤来，照例叮嘱一番：“坐在我的座位上，拉朱。记住，甭管你卖出什么货，一定要收钱。还有，别把那些能吃的东西吃光，那还要卖钱呢。碰到什么难事儿就叫我。”我扯开嗓门不住地喊：“爸爸，青薄荷，半个安那给几个?”而顾客则只得耐心地等在一旁。“三个——”父亲在屋里喊着，嘴里塞满了饭。“可是，如果他买四分之三安那的青薄荷的话，就给他……”父亲说了一个复杂的打折扣的方法，可我从来都不会用。于是我就向那位顾客请求说：“您就只给我半个安那吧。”然后交给他三个青薄荷。如果我碰巧从那个大瓶中取出四个薄荷，我就吞进肚里一个，以减少麻烦。

每天，当邻家的一只古怪的小公鸡可能觉得我们已经睡足时，它便以啼声宣告天已破晓。它发出一声刺耳的啼叫，使得我父亲从床上一跃而起，接着他便唤醒我。

我在井边漱洗完毕，在额前抹上圣灰，然后便站在高挂在墙上的众神像前，用银铃般的声音高声背诵着各种圣诗。父亲观看了一会儿我的表演，便悄悄溜到后院给水牛挤奶去了。过后，当他提桶进来时，他总是说：“这回这牲口可真是出毛病了。今天它出的奶连半桶都没有。”母亲也总是回答说：“我知道，我知道。它变得固执了，就是这么回事。我有办法对付它。”她用一种神秘而又凶狠的口吻说着，接过桶

便进了厨房。没过一会儿，她又出来了，给我端来满满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

糖就放在一只旧锡罐中。罐子虽然锈迹斑斑，却盛着上好的糖。厨房里，布满烟迹的墙上有一个木壁架，糖罐就放在那上面，而我是够不到的。我担心随着我一天天长大，壁架的位置也会被越提越高。因为我记得，除非长辈们前来帮忙，我从来都够不到那只锈罐子。

天一亮，父亲便在凉台上坐好，准备教我文化了。他正襟危坐，身边放着一根细树枝。那时，有关儿童心理学的现代概念还不为人们所知，使用棍棒便是教育者们不可或缺的法宝。“孩子不打不成器”，父亲总是振振有词地引用着这条古训。他教我泰米尔文字母。他先将字母写在石板的两面，一次写两个。我则须不停地用石笔描他写的这两个字母，直到它们都臃肿变形，无法辨认为止。父亲时不时从我手中夺过石板，看看我的杰作，怒气冲冲地瞪着我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要是你把这些神圣的字母写走了样，你一辈子都走不了运。”他用自己的湿手巾将石板擦净，重新写上那些字母，把石板递给我，喝令道：“如果你这次再把它写坏了，我可要发火了。仔细照着我写的描，要描得完全一样。可别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说着还挥了挥手中的树枝威吓我。我恭顺地答道：“是，爸爸。”就又重新写了起来。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当时那副模样：伸着舌头，歪着脑袋，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石笔上。结果，石笔在石板上划动时便发出吱嘎吱嘎的刺耳响声。于是，父

亲又命令说："别让你那支鬼笔发出那些刺耳的声音。你怎么了？"学完字母接下来就是学算术。二加二，等于四；四加三，又等于别的什么数。某数同某数相乘，等于更大的数；而相除，则又变成更小的数。唉呀，老天爷，这些数字可真让我头疼。当鸟儿出了窝，唧唧喳喳地唱着，在凉爽的空气中飞舞的时候，我便诅咒起那可恶的命运来，是它把我紧紧禁锢在父亲的身边，而父亲的肝火也是急剧上升，越烧越旺。接着，仿佛是在回答我默默的祈祷，一位早来的顾客出现在小棚店的门前，我的功课便也骤然停止。父亲临走还甩下一句话："早晨我有的是事儿，干什么也比硬要木脑壳变成天才强。"

尽管这些功课对我来说显得那样的冗长不堪，可是母亲看到我时，却还要说："放你出来了！我真不知道，半小时里你能学到点什么！"我对她说："我要出去玩儿，不给您添麻烦。求求您，今天可别再上课了。"说着，我就出了家门，来到街对面那棵绿荫匝地的罗望子树下。这是一株古老的大树，枝叶繁茂，成群的猴子和小鸟，以嫩叶和鲜果为食，就在那浓密的枝叶间生息、繁衍。那啁啾啼鸣之声，不绝于耳。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了大大小小的猪，用鼻子拱着地上那层厚厚的落叶。我终日都在这里玩耍。我想我当时一定总和那些猪混在一起，玩一些异想天开的游戏，有时我甚至骑在猪背上。父亲的主顾们路过这里时都同我打招呼。我打弹子，滚铁环，还玩一只橡皮球。我玩得几乎忘记了时间，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也几乎全然不知。

有时，父亲进城买东西也带我一起去。他总是拦住一辆过路的牛车，搭车进城。每逢这时，我便焦急地在车旁转来转去，用乞求的目光可怜巴巴地望着父亲（因为大人们经常告诫我，不让我提出带我进城的要求），直到父亲说："爬上来吧，小家伙。"话音未落，我早已爬进了车里。挂在牛颈上的铃儿叮当作响，木头车轮嘎吱嘎吱碾过坎坷不平的路面，扬起一阵阵尘土。我紧紧抓住车两边的挡板，感到浑身的骨头都要震散架了。尽管如此，我依旧爱嗅车上的稻草发出的阵阵清香，喜欢观赏沿途的风光。那人和车，猪群和男孩，构成一幅生活全景，简直令我目迷心醉。

在市场上，父亲让我坐在一个木台上，由他熟识的一位店主照看我，然后他便到各处采购货物去了。我的口袋里装满了炒花生和糖果。我一面大声咀嚼着，一面观看市场上人们的活动。只见人们或买或卖，或吵或笑，或骂或叫。我记得，当父亲去远处购物时，有个问题总在我的脑海里嗡嗡作响："爸爸，既然你本身就是个店主，你干吗还要转来转去地到别人的店里买东西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我坐在那里凝视着午后的蒙蒙雾霭时，市场上无休止的喧闹声模糊了我的知觉，尘埃飞舞的强光使我顿生困意。于是，我倚着这父亲为我挑选的陌生地方的墙壁，昏然入睡了。

"我有个问题，先生，"那人说。拉朱点头说道："问题人人都会有的。"他突然现出一副大祭司的傲岸神态。自从此人凑上前来坐在他面前、凝视他的面孔的那一刻起，拉朱

便感到自己是举足轻重的了。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名演员，人家总是希望他说出合适的台词。而此时，对他来说，最恰当的台词便是："假若你能为我指出一个没有问题的人，那么，我就向你指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你知道伟大的佛陀是怎么说的吗？"那人又往他身边移了移。"一次，一位妇女哀号着来到伟大的佛陀身边，怀中还紧抱着她那死去的婴儿。佛陀说：'你去这个城里挨家挨户问问，看看哪家从来不死人。如果你能找到这么一家的话，就从那个人家里带一把芥末来给我，然后我就教会你如何征服死亡。'"那人听得入了神，口中啧啧赞叹着，问道："后来这个死婴怎么样了，先生？"

"他母亲当然只好把他埋了，"拉朱说，"因此，同样的道理，"他作着结论，可自己心里也拿不准这个比喻是否贴切，"如果你能给我指出一个没有问题的家庭，我也会授你一条包解一切问题的万全妙计。"拉朱这番极有分量的话语说得那人心服口服。他深施一礼，说："先生，我还没有告诉您我的名字呢。我叫维兰。我父亲一辈子结了三次婚。我是他第一个妻子生的长子，他第三个妻子生的幼女现在也和我们一起过活儿。身为一家之长，我总是想方设法让她在家里过得舒适。姑娘家需要的首饰啊，衣裳啊，她可是应有尽有。可是……"他略微停顿了一下，还没说出下面的惊人之语，拉朱便抢先替他把话说完了："那位姑娘却不领你的情儿。"

"一点儿也不错，先生！"那人说。

“她还不同意你为她定好的亲事，是吗？”

“哎呀，您说得太对了，先生，”维兰答道，大为惊讶。“我表哥的儿子是个出色的小伙子。我们连成亲的日子都定好了，可是，先生，您知道这姑娘都干了些什么？”

“一逃了事。”拉朱说，又问，“你是怎么把她找回来的？”

“我整整找了三天三夜，才在很远的一个村子里过节的人群中发现了她。那会儿人们正推着庙里的车子绕街走呢。来了五十个村子的人，都聚成一堆儿。在人堆里我挨个儿查看人们的脸儿，最后，看见她正在看木偶戏。现在，您猜她在做什么？”拉朱没有吭声，他决心要让维兰心甘情愿地自己将事情和盘托出。维兰结束了他的故事：“她整天呆在一间房里生闷气。我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她很可能是疯了。先生，要是我知道该拿她怎么办，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拉朱以一种哲人所特有的厌倦神情说道：“生活中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的。人不要遇上点什么事情就过分烦恼。”

“那我该对她怎么办呢，先生？”

“带她上这儿来，让我同她谈谈，”拉朱郑重其事地说。维兰起身，一躬到地，他想触摸拉朱的脚。拉朱后退着，避开他的手，“我不允许任何人这么做。只有神才有权接受人们的这种顶礼膜拜。如果我们企图篡夺他的权力，他就会使我们遭受灭顶之灾。”他仿佛感到自己已经达到圣人的境界。维兰恭顺地走下台阶，过了河，爬上对岸，他的身影

很快就消失了。拉朱忖道："我真该问问他那位姑娘的年龄。但愿她不那么迷人。我这辈子遇到的麻烦事儿够多的了。"

他长久地坐在那里，看着河水流入夜幕之中。周围，菩提树和榕树瑟瑟作响，声音有时很响，令人毛骨悚然。夜空很晴朗，拉朱无事可做，便开始数天上的星星。他自言自语道："我这是在为人类竭诚服务，我会为此得到报偿的。人们会说，'喏，就是这个人知道天上的星星到底有多少。假若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疑难问题，最好去向他请教。他会成为你夜空问题的向导的。'"他告诫自己，"数星星时要从天空的一角开始，然后，一片星群一片星群地数下去。千万可别从中天数到地平线，而要一直用前面说的那种方法。"这样，他居然还创造出一种理论。他开始从左侧棕榈树林边的上空数起，沿着河往上数，又数到河对岸。"一——二——五十五——"蓦然间，他发现，假如他查看得更为仔细些，便又会有一个新的星群跃入他的眼帘；可是，当他把这个新发现的星群也加进他刚数过的星数时，他又忘记从何处数起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数清夜空中的繁星。他感到精疲力竭，便在石板上躺下身来，在露天里睡着了。

早晨八点钟，强烈的阳光射到他的脸上。他睁开了双眼，看到维兰正恭恭敬敬地伫立在下面的台阶上。"我把妹妹带来了。"他说着，推过来一位十四岁的年轻姑娘。只见那女孩辫发紧束，佩戴着首饰。维兰解释说："这些首饰都是

我给她的，是我自己花钱买来的。不管怎么说，她到底还是我的妹妹啊。”拉朱坐起身来，揉着惺忪的睡眼。让他这就着手处理世俗事物，他可还没有准备就绪呢。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单独一人晨浴。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先到那里去等着我。”

晨浴完毕，他发现他们正在那座古老的、有柱子的大厅里恭候着自己。拉朱在大厅中央一个不高的台上坐下身来。维兰将一个篮子放在他的面前，篮中盛满了香蕉、黄瓜、切成一节一节的甘蔗、炒花生等物，还有满满的一铜碗牛奶。

拉朱问道：“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先生，如果您收下这些东西，我们会非常高兴的。”

拉朱坐着盯着那只装满食物的篮子。这些东西倒还不让人讨厌。眼下他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去，消化得了。要是在从前，他准会说：“谁稀罕这些东西。请给我咖啡和依德利①。早晨醒来，应该先喝咖啡，吃依德利才对。这些东西等以后有工夫再慢慢嚼去吧。”然而，他已经学会了不再挑肥拣瘦，现在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食物，他都能够吞咽下去。在狱中，有时，同牢房的狱友在看守的恩准下，设法托人从外面偷带进来一些难吃的食物，如放了六七天的、上面凝着一层早已变臭的油脂的羊肉块之类的东西，分给拉朱吃。拉朱记得，他是怎样在凌晨三点钟有滋有味地吞下

① 依德利为印度人爱吃的一种豆子。

这些东西，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吃是生怕别人会醒来要求和他分享。现在，凡是能吃的东西他都欢迎。他问道："你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给我？"

"这都是我们自家地里种的。我们能把它送给您感到不胜荣幸。"

拉朱感到无须多问了。在这种场合下，他已逐渐习惯于以主人自居。他已经开始感到别人对他的阿谀逢迎都是无法避免的。他凝视着送来的礼物，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突然，他提起篮子走进内殿。另外两个人也跟随着他。拉朱在黑暗的壁龛前停下了脚步。壁龛中有个石头雕像，这是一尊高大的四手神像，神像身上佩戴着神杵和神盘，神的头部雕刻得很精美，不过早于一世纪前便无人为它焚香供奉了。拉朱郑重地将食品篮摆在神像的脚下说道："敬请神先用。让这些祭品先到他的口中，我们吃剩下的。你们知道吗？这些东西敬献给神后，非但不会减少一星半点，反而会成倍增长呢！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他开始讲述起德瓦卡的故事。德瓦卡是古时候的一个人，他每天都在寺庙前乞讨，但他总是先把乞得的物品敬放在神的脚下，过后自己才享用，否则决不动用任何一件物品。故事讲了一半，拉朱猛然意识到，自己既记不清故事的经过，也讲不出故事的意义。他只得缄默不言了。维兰耐心地等着他把故事讲完。他天生好做别人的门徒，一个故事没有讲完，或是故事的寓意没有说出，从来也不会使他烦恼。他认为，这都是生活本身在作祟。当拉朱回转身来威严地朝河边的石阶大步

走去时，维兰和他的妹妹也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我怎么能记得清那么久以前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呢？那时，每天晚上，当我们等待着店铺打烊、父亲回家时，她都要给我讲一个故事。小店每天都要一直开到夜半时分。牛车排成长长的一列，很晚才从远处的村庄赶来，车上满载着椰子、稻米以及其他市场所需的货物。卸下挽具后，牲口就在那棵大罗望子树下过夜，而车夫们则三三两两地游逛到父亲的店里来，有的来闲扯聊天，有的则来购买食品或烟草。我父亲是多么喜欢同他们一起谈天啊，什么粮价呀，降雨量呀，收成呀，灌溉渠道的状况呀，等等等等。他们还谈论一些陈年的官司，经常提到法官啊、宣誓书啊、案子中的证人以及上诉书什么的。他们的谈话不时被一阵阵响亮的笑声打断。他们可能是回想起法律方面的某些荒谬和纰漏之处，忍不住大笑起来。父亲只要有人作伴聊天，便可以觉不睡、饭不吃。母亲一连打发我过去几次，看看父亲能否抽身回来。父亲是个喜怒无常的人，你简直无法揣测出，当他谈兴正浓时，猛不丁被人打断谈话他会做出何种举动。因此母亲总是教我前去，察言观色，相机好言提醒他该回家吃饭了。我站在小店的遮篷下面，咳嗽几声，清清嗓子，以期引起他的注目。但是他们的谈话是那样的令他入迷，他对我站的方向根本连瞥都不瞥一眼。结果连我也被他们的谈话吸引住了，尽管我一句也听不明白。少时，夜空中便会传来母亲那轻柔的呼唤声，“拉朱，拉朱”，于是父

亲便打住话头，看了看我，说："告诉你妈别等我了。跟她说让她在碗里放一把米和酪乳，给我热在炉子上，再放一片酸柠檬就行了。我过一会儿才回去呢。"一个星期他差不多有五个晚上要这样说，然后还要添上一句："今天晚上我真的不饿。"我相信，接下来他就要和老朋友们谈论健康方面的话题了。但是我可没有心思再听他们啰嗦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飞跑回家。虽然店里透出灯光，我家门槛上也洒着一盏灯笼的微弱光线，但是从小店到家门这一段路却是黑魆魆的，我估计这段路不过十码左右，却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害怕会突如其来地冒出个野兽或者鬼怪什么的把我抓了去。我母亲立在门口的台阶上等着接我，她说："他又说不饿，是不是，我一猜就是这么回事！他总是拿这个当借口，好跟那伙村里来的人聊上一整夜，然后回来眯上个把小时，等什么地方的那只傻公鸡一打鸣就起床。这样下去他的身体非得垮了不可。"我跟着她走进厨房。她将我的盘子和她的盘子一起放在地板上，把饭锅放在近旁，一边照顾我吃饭，一边自己吃着。墙钉上挂着一盏被烟熏黑的洋铁灯，就着灯的光影，我们吃完了晚饭。母亲在前屋给我铺好一张席子，我便躺下睡觉了。她坐在我身边，等着父亲归来。母亲近在身旁，使我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温馨感。我觉得我应当充分利用她在身边这个好机会，便抱怨说："我的头发里有什么东西，可难受了。"于是她便把手指插进我的头发中轻轻搔着，还挠着我的后脖颈。然后我又发令："讲一个故事。"她立即开始讲道："从前有一个叫德瓦卡

的人……”几乎每个夜晚，我都要听到他的名字被提起。他是个英雄、圣人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至于他做了些什么、或者为什么去做，我却从未听全过，还没等母亲讲完开场白，我便被睡眠征服了。

拉朱坐在台阶上，望着朝阳下那波光闪耀的河水。空气很清凉，此刻他真希望自己能够独自一人待在这里。他的拜访者们耐心地坐在下面的台阶上，等着他前去关照，一如病人们等候在医生的诊室里。蓦地，一阵不快袭上他的心头，维兰将自己的难题推给他解决，而他自身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呀。于是，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考虑你的问题，维兰，现在不考虑。"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维兰低声下气地问。

"就这样，"拉朱不容分说，已经打算结束谈话了。

"那我什么时候能再来打扰您呢？先生。"他问。拉朱傲然答道："等时机成熟了再来。"这样，他就把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维兰顺从地接受了他的答复，起身准备走了。维兰的这种举动颇能打动人心。拉朱又有些于心不忍了，他毕竟接受了人家那么些馈赠啊，应该有所表示才对。于是他又把口气缓和下来，说："这就是你说起过的那位妹妹吗？"

"是的，先生，正是她。"

"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将它考虑一下。我们不能强行解决问题。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等待

时机。你明白吗？”

“明白，先生。”他说。他用手指抹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说，“这儿注定要发生什么事儿就得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无法改变它，但我们却可以理解它。”拉朱正色答道。“而要做到理解正确是需要时间的。”拉朱感到，自己仿佛正生出双翅。他似乎感到，自己顷刻间就能够在空中飘飞，在古庙的塔顶上栖息。天地万物都不会使他惊异。突然，他发觉自己竟脱口问出：“我曾经坐过牢吗？或是曾经被轮回过吗？”能够从师父的口中听到这么长的一席话，维兰看上去如释重负，又很有些洋洋自得。他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那位桀骜不驯的妹妹，后者羞惭地低下了头。拉朱注视着姑娘，坚定地宣称：“注定要发生的总得发生，天地间的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它的进程，正如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条河的流向一般。”维兰和他的妹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条河，仿佛解决问题的线索就藏在那里，然后转身走了。拉朱目送着他们渡过河，登上了对岸。少顷，他们的身影便在视野中消失了。

2

我们注意到，房前地里正忙得热火朝天。每天早晨都

有一批人从城里赶来，然后便在那片地里忙上一整天。我们听说他们正在修铁路。他们也到父亲的店中买点心吃。父亲焦虑地打听着："我们这里什么时候通火车呀？"如果他们心情不错，他们便回答："大约六个月到八个月吧，谁说得准呀！"倘若心情不好，他们就会说："甭问我们。下回你就该让我们把机车开到你们店这儿来啦！"说完他们便恶毒地笑了起来。

工程进展得很快。往日里我在那棵罗望子树下所享有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那里停放着许多卡车，于是我就爬进卡车里玩。没有人注意我。我整天在卡车里爬进爬出，衣服上都沾满了红泥团。大部分卡车都是运载红土的，运来的红土全都堆放在田里。很快，我们的房前就堆起了一座小山，嘿，可真带劲。当我站在小山顶上的时候，我便能眺望远方，连曼皮山那朦胧起伏的轮廓也依稀可见。我变得与工地上的人们一样忙碌。我终日都与这些筑路工人作伴为伍，听他们谈话，和他们一起被玩笑逗得哈哈乐。工地上又开来许多运送木材、钢铁的卡车。到处都堆积着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不久，我开始收集锯下的废金属片儿和螺栓螺母。我把这些"宝贝儿"珍藏在母亲的一个大箱子中，就放在母亲那些从未上过身的古旧的绸沙丽之间，那块地方的使用权是属于我的。

一天，我正在那座小丘上独自玩耍，一个放牛的男孩赶着牛群来了。这个小家伙让牛群在工人干活的那个土丘下

吃草。而他自己呢，居然胆大包天地登上了我所占领的土坡。当时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是铁路所有者了，我可不想让别人非法侵入我的领地。于是我皱眉蹙额地冲着那个孩子咆哮："滚开。""为什么？"他问，"我的牛群在这儿呢，我得看着它们。"

"那就和你的牛群一块儿滚蛋，"我说，"要不然它们就得让火车轧死，火车马上就要来了。"

"让它们被火车轧死吧，这关你什么事儿？"他说，那副口气把我惹得火冒三丈，我大吼一声，飞身猛扑上去，嘴里还骂道："你这个兔崽子……"接着，近来刚学到口的其他各种脏话也接二连三地从我嘴里冒了出来。出乎我的意料，那个男孩没有把我击倒，而是尖声叫喊着跑到我父亲那里去告状："你的孩子在用脏话骂人呢！"听他这么一说，我父亲立即跳了起来。也合该我倒霉，当我已经重新玩我的游戏时，父亲风风火火地跑来，劈头就问："你管这孩子叫什么来着？"我的头脑足够清醒，知道我万万不可重复刚才的话。我眨巴着眼睛，一言不发。与此同时，那个放牛的孩子却一字不差地把我骂人的话重复了一遍。这对我父亲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强烈的作用。他用手扼住我的脖子，问道："这些话你都是从哪儿学来的？"我指了指那些在铁路上施工的人。他抬头看了看他们，沉默了片刻又说："噢，是这么回事啊，是吗？今后你可不能再到处闲荡，学些不干不净的骂人话了。这事儿我得上心。明天你就去学校，以后天天去。""爸爸！……"我叫道。他厉声说了一句话制止了我。

唉，这下我就得离开我心爱的地方，去一个我厌恶的地方了！

每天，在我动身去学校之前，家里人都要紧张地忙乱一阵。母亲早早地照顾我吃完饭，为我在一个小铝盒中装好午餐，让我下午吃。她小心翼翼地将我的书和石板放入一个大书包里，再把书包斜挂在我的肩上。然后给我穿上整洁的短裤、衬衫，把我的头发从额前梳向脑后，使一头鬈曲的头发垂在脖后。最初几天，我对这种精心的照料还很欣赏，但我自然很快就厌倦了。我宁愿待在家中，无人理睬，也不愿在大人忙乱地照料一番后被送去上学。但是我父亲一向是说一不二，执家教甚严。也许他不过是个势利眼，想在人前炫耀自己的儿子也进了所学校。每天早晨他都密切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直到我安然上路。他坐在小店里，每隔几分钟就要喊一声："孩子，你走了吗？"

我步行去上学，路途遥远，似乎总也走不完。没有同学与我同路。一路上，我时而自言自语，停下来观望路人；时而望着一辆乡下马车辘辘而过；时而观看一只蚱蜢钻到涵洞下。就这样，我磨磨蹭蹭，走走停停。等我拐进市场街时，我便听到我的同学们高声喊叫着齐诵课文的声音了。因为那个老头，也就是教我们的先生，相信他的学生只有用最大限量的声音念书，才能够学好。我不知道父亲是听了谁的建议才把我送到这儿来接受教育的。本来，时新的阿尔伯特教会学校离家很近，而就我来说，若能把

自己称作阿尔伯特教会学校的学生，我会感到骄傲的。但是我经常听到父亲宣称："我可不想把我的孩子送到那儿去。看来他们是想要把咱们的孩子都变成基督教徒，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亵渎咱们的神明。"我不知道他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但无论如何，他坚信送我去的那所学校是天底下最好的。他常对人吹嘘："这位老先生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中，有好多人现在都当了马德拉斯的大官，当了税务官，或是当了和他们差不多的官儿了……"其实，这纯粹是父亲自己的想象，要不就是教我们的那个老头杜撰的。没有人能想象出这里竟是一所学校，更不用说是一所出类拔萃的学校了。这是那种被称作"凉台学校"的学校，因为课堂就设在那位先生家的凉台上。他住在戈比尔巷的一所狭小的旧房子中，房前有一座水泥凉台。街上的排水沟就从凉台下通过。每天早晨，他在凉台上集合起二十来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他斜倚在角落里的坐垫上，冲着这些小家伙吼叫着，时时挥舞着手中的藤杖。所有的班级都同时在这里上课。他轮流照管着每一级的学生。我属于最小的初级班，仅仅学习字母和数字。他让我们大声朗读书上的内容，在石板上抄写字母，然后逐个检查批改一遍，用藤杖教训那些再三犯傻出错的学生。他还极好骂人。我父亲本来是想让我不再听到那些铁路工人的粗俗的语言，但是他把我送到老头这儿来念书可真是找错了地方。这老头习惯于把他的学生称作驴子，并且能把学生们的祖宗八代都骂遍了，包括父系和母系两支。

惹他发火的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在学习上出的错儿，只要我们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会生气。我想，光是看着我们，这些又矮又笨的小孩子，总是笨手笨脚的，什么事也干不好，就足以惹得他心烦意乱。当然了，我们还在他的凉台上大声喧哗吵闹。只要他进屋打一会儿瞌睡，吃些东西，或因家务杂事被唤进家里时（为此原因他一天总要被唤进去十几次），我们就开始在地上滚作一团，打架、抓挠、哭闹、喊叫。再不然我们就去成心打搅他的清净，窥探他的举动。有一次，我们溜了进去，穿过一间又一间屋子，最后来到了厨房，看到他正坐在炉前烘烤着什么。我们站在门口，说："噢，先生，您还知道怎么做饭哪！"然后就吃吃地笑了起来。听了我们的话，站在一旁的一位夫人也吃吃地笑起来。他凶猛地转向我们，喝令道："你们这些小家伙，都给我滚出去。不许到这儿来。这不是你们的教室。"我们仓皇四散，逃回原地。一会儿他又出现了，他拧我们的耳朵，直拧得我们尖声叫唤起来。他说："我之所以收你们这些恶魔来这里，是想让你们变成有教养的人，可是你们的所作所为却……"接着他列举了我们的罪过和劣迹。我们都表示悔过，于是他的口气也缓和下来了，说："从今以后，可别让我再在那根门槛后边的任何地方抓住你们。如果你们再闯进我家门，我就把你们送交警察。"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再也没有去偷看他家，但是他刚一转身，我们的注意力就又集中到凉台下的排水沟去了。我们从笔记簿上撕下一页页纸折成纸船，把它们放到排水沟里，让它们顺流漂下。时间不

长，我们就都玩上了瘾，由此还发展成为纸船比赛。我们匍伏在地上，观看纸船在排水沟中越漂越远。他警告我们说："记住，如果你们掉到沟里，你们就会发现自己被冲到萨罗逾河①里去了，我想，那我就得通知你们的父亲到那儿去找你们啦！"他为自己所描绘的凶险前景得意地笑出声来。他对于我们的兴趣只是每人每月一个卢比的学费，或是根据各人的意愿所折合成的任何实物。我父亲每月送给他两大块红糖，其他人则给他带来大米和蔬菜，或是别的什么他随时可能需要的东西。每当他家里的什么东西用完了，他便把某个孩子叫到身旁说："假如你是个好孩子，你就跑回家去给我拿回一点，请注意，只是这么一点点糖来。好，去吧，让我瞧瞧你是不是个机灵的孩子！"每逢这种场合，他的语调就变得和蔼可亲，娓娓动听。而我们也都以能为他服务为荣，缠着自己的父母拿出他所需要的物品，甚至还为能获得此种荣誉而展开竞争。我们的父母则都显出迫不及待的样子，急于满足这位先生的要求。他们之所以这样感恩戴德，可能是由于一天中的主要时间都是由他照看我们，从早上一直照管到下午四点钟才放学，然后我们就全速奔跑回家。

尽管这位老先生在教学中明目张胆地实行体罚，并且毫无章法，但我认为我们绝非一无所获，因为不到一年，我

---

① 萨罗逾河为印度一条有名的河。传说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那座著名的阿逾陀城便座落在这条河的河岸上。

便能够阅读较厚的书了，还会心算二十以内的乘法，足有资格念寄宿学校一年级的课程了。那位老先生亲自陪我去刚刚成立的寄宿学校，学校录取了我。他把我送到我的新班里，帮助我和另外两个同来的孩子找到座位，在告别之前还为我们祝福。看到他竟能如此和善地对待我们，我们都感到又惊又喜。

维兰突然出现，带来一个消息，说是出现了一个奇迹。他双手合十立在拉朱面前说："先生，事情的结果很不错。"

"我真高兴——是怎么一回事？"

"我妹妹来到全家人面前，承认自己干下了蠢事。她答应了……"他继续解释说，那天早上，全家人正聚在一起，姑娘突然出现在大伙面前。她面向着大家说："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干蠢事。现在我要按照哥哥和家里别的长辈们告诉我的去做。他们最清楚怎么做对我们最有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维兰说，"我用力拧了自己一把，看看我是在做梦，还是醒着。这姑娘的事儿往我们家投上了一道阴影。除了为分财产打官司，解决财产引起的麻烦事儿，我们还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呢。你瞧，我们很疼爱这个姑娘，看着她在黑屋里生闷气，不吃不喝，不梳洗打扮，我们心里够多难受啊。我们想尽办法使她快活起来，可都没有用，只好让她去。为了她，我们大家都很伤心。所以，今天早晨她辫子梳得油光水滑，头上插着花儿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都大吃一

惊。她显得挺精神，说：'这些日子我让你们伤透了脑筋。请大家都原谅我。今后，兄长们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等我们的惊奇劲儿过了以后，我们自然要问：'你打算嫁给你表兄吗？'她没有马上回答，只是低头站着。我妻子把她叫到一旁，问她我们能不能给那家捎个信儿去，她同意了。现在我们已经把喜讯传开了，很快我们家就要举办婚礼。我已经把钱、首饰和一切东西都准备齐全了。明天一早我就把吹鼓手们召来，尽快把这件事儿办完。我已经请教了算卦先生，他说这日子吉利。我要赶紧把喜事儿办了，连一秒钟都不想耽搁。"

"是怕她又变卦吗？"拉朱问道。他知道维兰为什么这么心急火燎地急于把此事办完。这个中的理由不难猜测。但是他的一番话语却使另一位佩服得五体投地。维兰问道："先生，您怎么知道我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呀？"拉朱保持着沉默，他不把对方的敬意挑起来是不能开口的。不过，情况很有些不妙，他险些就要泄露自己的身份了。但他却机警地对维兰说："我的猜测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呀。"对方很快回答："这话可不是该您说的，先生。有些事情在伟人看来可能非常容易，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可怜的普普通通的凡人来说，是永远也不会知道别人的脑子里都想些什么的。"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拉朱仅仅问道："你知道新郎有什么意见吗？他也准备好了吗？他对她的拒绝有什么想法？"

"那姑娘回心转意以后，我就请我们的祭司去和他商

量这件事儿。祭司回来说那个小伙子乐意。他愿意既往不咎。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

“确实，确实，”拉朱说。他别无他话可讲，也不希望自己说出任何显得过于高明的话来。他开始为自己近来的聪明过人担忧。他害怕开口说话，他必须保持沉默。然而沉默中却潜藏着更大的危险。他权衡再三，一心要谨慎从事，但这也救不了他。维兰的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一天，他来邀请拉朱去参加妹妹的婚礼。拉朱不得不花费很长时间，费尽口舌，才将他打发走。不过，维兰给他带来了用几个特大盘子装着的水果，上面还盖着绸布。当昔日拉朱带着旅游者们穿过古代的宫殿和大厅时，他也曾想象过要用这一类赠物来启迪他的旅游者。此刻，他彬彬有礼地收下了维兰的礼物。

他没有参加姑娘的婚礼。他不想在人群中抛头露面，也不想因转变了一位固执的姑娘的态度而让人们前呼后拥地围在自己身边。但是他并未能够逃脱婚礼。假使他不去参加婚礼，婚礼就必然来找他。那天，维兰一大早就带着姑娘和她的丈夫以及一大队的亲友来到那所庙中。看来，姑娘本人早就把拉朱说成了自己的救星。她早已逢人便讲：“他不同任何人说话。但是他只要看你一眼，你就起了变化。”

围在他身边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维兰每天在田里辛劳一天之后，都要来到这儿，坐在下面的台阶上。如果拉朱

有话要讲，他就洗耳恭听；拉朱无话可说，他也同样心满意足，感恩不尽。当夜幕降临时，他便一言不发，起身离去。不知不觉地，其他一些人也开始定时前来。拉朱不好盘问别人的身份，河岸是个公共场所，更何况他本人也还是个不速之客呢。人们不过是坐在下面的台阶上注视着拉朱，长久地注视着他。他不必与任何人说话，他仅仅坐在原地，眼睛望着远处，望着河水，望着对岸，苦苦思索着，下一步该往哪儿去，做什么。人们悄无声息，甚至没有一声耳语，生怕打搅了他。每逢这时，拉朱便感到浑身都不自在起来，巴不得自己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摆脱他们。整个白天，周围几乎阒无一人，但一到晚上，村民们干完了一天的活儿，就都到这儿来了。

有一天晚上，在人们到来以前，他走到庙的后院，在开满了红木槿花的巨大的灌木丛后藏下身来。他听到人们在河边台阶上的谈话声，知道他们来了。他们压着嗓门低声交谈着，绕过庙房，从木槿树丛旁走过。拉朱的心突突地跳着，他蹲伏在那里，活像一只陷入绝境的困兽。他屏住呼吸等待着。他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为自己辩解，万一他们在这里发现了自己，他就说自己正在沉思，而为此木槿树荫正是个适宜的场所。总算幸运，他们没有在那儿寻找他。他们站在树丛附近，压低嗓音，满怀敬畏地耳语着。一个人说：“他能上哪儿去呢？”

“他是个大人物，他什么地方都可能去，他可能有无数事情要做。”

“嗨，你们可不知道，他已经出世了。他除了沉思，什么事都不做。唉，真可惜！他今天不在这里。”

“只在那里和他一起坐了几分钟——啊，就给我们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啊！你们知道，我的那位表兄昨天晚上来了。把那张期票还给了我。只要那张期票还在他手里攥着，我就觉得好像我往他手里塞了一把用来杀我自己的刀子。”

“今后咱们什么都不用怕了。能有这样一位伟人来到咱们中间生活，咱们可算是交上好运了。”

“可是他今天不见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永远离开咱们？”

“如果他走了，那可真是咱们的不幸。”

“他的衣裳还都在大殿那儿放着呢。”

“他无牵无挂的，还在乎什么衣裳？”

“昨天我带来的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

“把你今天带来的也留在那里。他出游后一定会回来的，也会感到饿的。”拉朱对此人的好心肠很是感激。

“你们可知道？有时候这些行瑜珈的人能够单凭意念，就游一趟喜马拉雅山。”

“我想他不是那种行瑜珈的人，”另一位说。

“那谁说得准呀？有时候光看外表会看错的，”又有人说。然后他们走开了，来到平常坐的地方坐下。拉朱听到他们相互交谈了许久，后来便起身走了。拉朱能听到他们涉水过河时脚溅起的泼喇泼喇的水声。“趁着天色还不太

黑，咱们走吧。听说这段河里面有一条老鳄鱼。”

“有一回，我认识的一个男孩就被鳄鱼咬住了脚踝骨，就在这个地方。”

“后来怎么样了呢？”

“他被拖下了水，第二天……”

拉朱远远听到他们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从他藏身的地方向外窥望着，对岸人影幢幢，依稀可见。他等待着，直到他们的身影全部消失，才走进庙里点上灯。他感到饿。他们给他留下了食物，用一张芭蕉叶包着放在那尊古老石像的垫座上面。拉朱的内心充满了感激。他祷告着，希望维兰永远不会想到他不屑食人间烟火，而是靠呼吸空气生存。

翌日清晨，他早早起了身，晨浴后，在河边洗了衣服，然后点燃炉子为自己煮咖啡。这时他感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惬意得很。今天，他必须对自己的去向作出决定：要么回到自己出生的城镇，忍受几天人们的讥笑和白眼，要么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他能去哪儿呢？他从没经过训练，不会干那些苦营生来维持生活。现在他在这里过的简直就是饭来张口的日子。只要他等着，就会有人不辞辛劳地为他送菜送饭。假如他离开这里到别处去，肯定再也不会遇上这种便宜事了。别的能有碗饭吃的地方只能是监狱。他现在能去哪儿呢？无处可去。牛群在远处的山坡上吃草，为此地平添了一种极为静谧的气氛。他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

继续扮演维兰硬塞给他的角色。

下此决心后，他便开始为迎接维兰及其朋友们晚间的到来做准备了。他一如往常坐在石板上，神色圣洁而安详。从前他生怕自己说的每句话都比别人高明，这种念头确曾搅得他心神不宁。为了谨慎从事，他经常缄口不言。而现在这种忧虑已经烟消云散了。他决心使自己尽量显得高明，要让自己口吐珠玑、出言不凡，使自己尽可能发挥出所有的智慧的光和热，毫不吝惜地向他们提供所需的一切指导。他决定要为自己演好这出戏精心安排一个舞台。为此，他特意将他的座位移到庙的内殿里。这样的背景才显得相得益彰。他估计维兰及其他人将要到来时，便端坐在那里。他有些激动不安地期待着他们的到来。他使脸色平静下来，摆好姿势迎接他们。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将庙里的墙壁涂上一抹粉红。四周的椰子树梢上红光熠熠，仿佛在燃烧。百鸟啁啾鸣啭之声越来越响，宛若一支奏鸣曲，又逐渐平息下来。夜幕降临了。但无论是维兰还是别的什么人，却连个影子都没有出现。那一夜他们没有来。他已经无饭可吃，这还不是最使他担忧的事儿，他还剩有几只香蕉可供充饥。倘若他们再也不来了呢？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惊慌失措起来。整整一夜他都躺在那里，辗转不安。原有的担忧又一起向他袭来。如果他返回城里，他就必须将自己已经抵押出去的房子搞回来。他必须为自己在自己的家中争得一块生存之地，或者搞到现金将房子赎回。

他心中盘算着是否要涉水过河，走到村里去寻找维兰。不过，这样做似乎又有失尊严，会降低他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他们很可能会从此对他不屑一顾了。

他看到河对岸有一个孩子在放羊。于是便拍着手喊道："到这儿来。"他走下台阶冲着对岸叫着，"我是这所寺庙的新祭司，孩子，到这里来吧。我这儿有个大蕉给你。你来拿去吃吧。"他挥动着那只大蕉，心想自己也许是孤注一掷。这可是他所拥有的最后一只水果了，眼看这最后的一点点食物顷刻之间就要化为乌有，就像那孩子会走得无影无踪一样。或许维兰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多么急需食物啊。而他只能躺在这里活活饿死，直到他们发现他在庙中已变成一堆白骨，将他的尸骨抛洒在这座弃庙的四周。拉朱一边挥动着香蕉，一边这样想着。那个男孩被香蕉所吸引，立即渡河过来。他身材很矮，河水一直浸湿了他的耳朵。拉朱说："孩子，把你的头巾摘下来，把身子擦干。"

"我才不怕水呢，"他说。

"你可不该把浑身弄得这么湿。"

孩子伸手索要大蕉，并说："我会凫水，我老是凫水过河。"

"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这儿见过你啊，"拉朱说。

"我不上这儿来。我往下游走过去些，在那儿游。"

"你干吗不上这儿来呢？"

"这个地方有鳄鱼，"他说。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鳄鱼。"

"你迟早总会看见的，"他说 "我的羊一般都在那边吃草。我来看看这儿是不是有个人。"

"为什么？"

"是我叔叔让我来看的。他说：'把你的羊赶到庙的前面，看看是不是有个人在那里。'所以我今天就来了。"

拉朱把香蕉给了男孩，说："告诉你叔叔，就说那个人回到这儿来了，让他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吧。"

他没有问男孩的叔叔是谁。无论他是谁，拉朱都欢迎。男孩将香蕉皮剥下，一口吞下整个香蕉，又嚼起香蕉皮来。"你怎么吃皮呀？吃皮会生病的。"拉朱说。

"不会生病，"男孩答道。看来他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拉朱含混不清地哄着孩子说："你一定是个好孩子。现在你就回去，告诉你叔叔……"

孩子走了。临走时还叮嘱他："在我回来以前，帮我照看好那些羊。"他指了指对岸山坡上他的羊群。

3

一个晴朗的日子，位于罗望子树那边的火车站竣工了。钢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几根涂着红绿条纹、闪着彩色灯光的信号标杆立在车站上；于是我们的天地便以铁道

为界，整整齐齐地划分为两个部分。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的全部业余时间都消磨在铁道线上。每天，我们沿着铁轨漫步，一直走到半英里外的涵洞。我们还在我们的月台上踱来踱去。车站的院子里栽种了一棵金马胡树苗。我们穿过走廊，偷偷地朝即将成为站长室的房间里张望。

一天，我们全都放了假。“今天火车要到咱们镇上来了。”人们兴奋地说。车站上悬着花彩，飘着旗帜。一个吹笛人在吹着笛子，乐队奏着乐曲。人们在铁轨上剖开几只椰子，接着，一辆机车喷着白烟，拖着两节车厢向站台驶来。此时，城里的许多头面人物都聚集在站台上。他们中有税务官、警察长、市长以及当地商界的许多人士。他们的手里都挥动着绿色的请柬。警察守卫在站台周围，不许人们进入。对此我有一种受人愚弄的感觉。想到竟然有人禁止我进入站台，这真使我怒不可遏。我挤过最远那头的栏杆。当机车驶来时，我恰好在那里迎接它。大概是我的个子过于矮小，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站台里摆着几张桌子，那些公务在身的士绅们团团围坐在桌边，吃着茶点。少顷，几个人站起身来发表了讲话。我只听懂了他们在谈话中不时提到的“玛尔古蒂”这个词。接着就是一阵掌声。乐队奏乐，机车鸣笛，铃声大作，信号员也吹响了哨子。随后，那些将饮料点心一扫而光的大人先生便爬进了火车。我很有些要仿效他们的意思，但大批的警察阻止了我。火车开动了，不久便从视野中消失。现在允许大群的人登上月台了。那一日，父亲店里的销售额创造了新纪录。

当一位站长和一个搬运工到车站后面我家房子对面的小石房中走马上任时，我父亲已经变得相当富有了。他置下了一辆马车和一匹马，用以进城购物。我母亲对此并不起劲："你干吗没事找事，尽自找麻烦？这又是马，又是马料的，光是那对水牛就够费事的了？"他并未详细回答她的问题，仅仅搪塞道："你根本不懂这些事情。每天我要进城办那么多事儿，我还得经常去银行呐。"提到"银行"这个词时，他骄傲地加重了语气，但这并未能镇住母亲。

这样，我家院中又盖起了一间茅顶小棚，一匹褐色小马拴在那里，父亲还找来一个马夫照看它。由于这马和大车，我们成了镇上人们闲谈的话题。但是母亲的态度却从未转变过。在她看来，父亲置办车马纯粹是为了满足他那强烈的虚荣心。尽管父亲再三解释，可总也说服不了她。她认为父亲有些不自量力，对自己做的生意估计过高。只要她发现父亲待在家中，而车马却没有派上正当用场，她就絮絮叨叨不停地数落父亲。她希望他一天到晚都乘着车子在街上逛，而他每天在城里办事的时间却连一个小时都超不过，他总是准时回来照管店铺。现在他已经托一个朋友每天照看店铺几个小时。我想，母亲的聒絮不休还是卓有成效的，因为，此时父亲的自信心已去之大半。每当他返回家里，将车马闲放在罗望子树下时，他总是一副深表歉疚的样子。他常说："要是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坐车去市场嘛。"但是母亲对他的这片好意却嗤之以鼻。她说："我每天能上哪儿去呀？等到以后哪个星期五要去庙里时，这车倒没准

有用。可是咱们不定多长时间才去庙里一次。难道为了这个，你就该一年到头都置备着这么排场的全套马车吗？你知道喂马的草和料要多少钱买吗？”所幸的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父亲听腻了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便认真考虑起要把那匹马处理掉，还认认真真考虑一下别人提出的一项异想天开的建议——将一个“弓形弹簧”装到车轮上，把大车改装成一辆独牛驾驶的牛车。他在市场大门口认识的一位铁匠答应帮他改装。

那个替我们喂马的马夫听到父亲的想法后，讪笑着说，这个建议根本就行不通。他极力想使父亲相信，那位铁匠会把大车改为一件只能放在罗望子树下让人休息的家具。“你倒不如听信把马变成犍牛的保证呢！”他说。随后他又出了个主意，倒很迎合父亲那种生意人的心理。“让我到市场上拉客去。所有的草料都是我出，只让我用用你们的马厩。我每天交给你两个卢比，每月还另交一卢比的马棚使用费，剩下的钱归我。”这倒是个相当诱人的解决方法。父亲何时需要，何时便可以用车。无需承担义务，每天还可以净赚一笔钱。然而几天过去了，车夫却辩解说没人雇车。暮色苍茫时分，在我家房前，父亲和那个车夫之间常常争吵。父亲极力逼他交出那两个卢比。最后，母亲也加入了这场口角，她说：“甭信这些家伙的话。今天街上有那么多过节的人，他倒说他一点儿钱也没有赚着。这叫咱们怎么相信他呀？”母亲坚信，车夫把赚来的钱都拿去喝酒了。父亲反驳道：“他喝了酒又怎么样？这关我们什么事儿。”这

种争吵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每天晚上，那人都站在树下，低声下气地乞求免交那两个卢比。显而易见，他一个人独吞了所有的钱。因为没过几个星期，那人便来说道："这马越变越瘦，连跑都跑不稳了，也不听使唤了。咱们最好还是快点儿把它卖了，再买一匹马来。因为所有的乘客都一个劲儿地抱怨，说坐这辆车太不舒服，到头来全都少付车钱。车轮上的弹簧也得换了。"那人不断地建议最好把这套车马卖了，再置一套新的来。只要他的话被母亲听到了，母亲便大发雷霆，冲他吼着说，光是侍弄那一马一车就已经让我们吃够了苦头。这种状况使得父亲也束手无策，对于索回那些钱也不抱什么希望了。直到有一天那人暗示说，有人愿出七十卢比买下马和车。经过讨价还价，父亲把价钱提到七十五卢比。最后，那人自己带来了现金，将马车赶走了。显然，他由于经营我们的马车生意，已赚了不少本应属于我们的钱。但不管怎样，摆脱了这件令人头疼的事儿我们还是很高兴的。那人做了一笔十分精明的交易，因为一俟列车开始定时到达火车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那套车经常载着旅客进城，生意煞是兴隆。

我父亲被授权在火车站开设了一家商店。这家商店多么气派啊！店里铺着水泥，设着货架。店堂是那般宽敞，以至于当父亲将他棚店的存货一古脑儿都搬到这里时，也仅仅摆满了四分之一的地方，四周沿墙还有那么多空地儿。当父亲看着这些空荡荡的地方时，不免感到沮丧。生平第

一次，他开始感到自己原来并没有做过什么大生意。母亲也早已来到店里观看搬运货物的情况，这时便奚落他道："有这么多货物了，这下你该想买汽车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了吧？"父亲从未提起过买汽车的事情，但是母亲总爱找他的岔儿。父亲无精打采地说："扯那些事儿做什么？"他沉思片刻，说："我至少还需要价值五百卢比的货物，才能摆满这些空地方。"这时，站长先生，一位头缠绿色头巾、架着银边眼镜的老人来到店里视察。父亲一见到他，就变得格外恭顺。站长身后，站着身穿蓝衬衫、头扎蓝头巾的搬运工卡里阿。他们一来，母亲便悄然退下，回家去了。站长歪着头，从远处打量着商店，那神态宛若一位艺术家在审视一件工艺品。那个永远忠实的搬运工效仿着他，随时准备附和他说出的无论什么话。站长说："把这些空地儿都上满货……否则，地方治安检查员就会来问这问那，什么事儿都插上一脚。要知道，让你开这爿商店可不容易了……"父亲让我坐店照看，他去城里采买货物。"别摆太多的大米和别的东西……这些东西让别的商店去卖。"站长出着主意，"坐火车的乘客是不会在旅途中买罗望果和小扁豆的。"父亲二话不说，便接受了他的指示。此时，父亲已将站长视若活的神明，对他是言听计从。因此，不久，在父亲新开张的店里，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只见墙钉上挂满了大串的香蕉，货架上摆着成堆的曼普橘和大盆的炒货，玻璃罐中装着五颜六色的薄荷及糖果，还有大量的各式面包。摆出的货物简直令人垂涎欲滴。此外，他还上了几货架成包的香烟。他

必须预测出每一类旅客的需求，做好一切准备。他让我管理他的棚店。他的老主顾们还是一如既往，到棚店里来聊聊天，买买东西。但他们发现我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我也感到听他们谈论官司、灌溉之类的事情实在是枯燥乏味得很。我还太年轻，难以理解他们所说的全部问题，体会不到他们谈的事务中的精细微妙之处。我听着他们的谈话，却毫无反应。不久他们便发现我不是他们的理想的谈天伴侣。于是他们又慢慢悠悠地踱到另外那个店里，去找父亲聊天做伴，乐得我一个人耳根清净。但他们又发现那儿根本不是他们呆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那里的环境过于优雅，一切都那么陌生。

不久，父亲便不声不响地又回到他棚店的老座位上去了，而将新店的生意托付给我。玛尔古蒂附近的某一座桥梁刚一竣工，我们的铁路便开始定期通车了。每天，都有整整两列火车进站，一趟是来自马德拉斯的午班车，另一趟是从特里奇来的晚班车。观看站长和穿蓝衬衣的搬运工一天两趟“接车”和“送车”的活动，可真令人激动。我对店里的工作也确实变得非常积极。你大概已经猜到了，我们家生意的扩大帮我达到一个梦寐以求的目的——我终于不声不响地退了学。

4

那只香蕉创造了奇迹。那个男孩挨家挨户地通知，说是那位圣人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于是，男女老幼蜂拥而至。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要一睹他的风采，瞻仰他光辉的面容。孩子们围在他身旁，满怀敬畏地凝视着他。拉朱打算捏捏几个孩子的脸蛋，说些无聊的话语，甚至说些孩子气的话，以缓和一下周围的尴尬气氛。他起身走到孩子们跟前，问道："你们学什么功课呢？"他摆出一副在城里所见过的大人物的姿态。但在这里模仿大人物提出这种问题，可以说是愚蠢之举，因为孩子们吃吃地傻笑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我们没学校可上……"

"那你们一天到晚都做什么呀？"他问道，实际上对同他们有关的问题毫无兴趣。一位老人插言说："我们不能像你们城里人那样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他们还得出去放牧呢。"拉朱不满地啧了啧舌头，他摇了摇头，于是人群显得惶恐不安起来。拉朱正色道："首先，孩子们必须读书。当然，他们必须帮助父母，但是他们也必须抽时间学习……"他灵机一动，蓦然想到一个主意，于是他继续说："如果他们白天抽不出时间念书，为什么不可以在晚上集中起来学习呢？"

"在哪儿啊？"有人问。

“也许在这儿。”拉朱说，指了指大殿。“也许你们可以问问你们的一位老师。你们当中没有学校老师吗?”

“有，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道。

“请他来见我。”拉朱威严地下了命令。那语气俨如一位大学校长要召见一个无故缺席的助教。

第二天下午，一位剪着短发、缠着头巾、面容羞怯的男人出现在寺庙的大殿中。拉朱刚刚用完午餐，正在大殿中舒舒服服地午睡，他舒展着肢体躺在凉丝丝的花岗石地板上。那位怯生生的男人站在一根古老的柱子旁边，清了清喉咙。拉朱睁开了双眼，茫然地看着他。在这种场合下，人们不习惯对于来者的身份和目的刨根问底儿，因为有这么多人来来往往。拉朱挥动着手臂示意来者坐下后，便又入睡了。当他醒来时，他看到来人紧靠着他坐着。“我就是那个教员，”那人说道。蒙眬之中，拉朱儿时对学校老师的恐惧心情又恢复了，刹那间他懵然忘记了，儿时的事情早已过去了多年。他一下子坐了起来。那位教师不禁有些诧异。

他说：“您先别忙，我可以再等一会儿。”

“没关系，”拉朱说，他又恢复了常态，也对周围的环境清楚些了。“你就是那位学校教员吗?”他傲慢地问道。他思忖了片刻，又笼统地问：“怎么样?一切还好吗?”那人仅仅回答：“与平日没什么两样。”

“你满意吗?”

“满意不满意又有什么关系?”来人说，“我只是真心诚

意去做，尽力把工作做好。”

“是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论做什么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拉朱反问道。他东拉西扯，半天也没有说到正题上。因为，在沉沉地睡了一觉之后，他的头脑还有些懵懵懂懂。此刻，那些孩子的教育问题尚未在他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他泛泛而论道：“毕竟，一个人的责任……”

“我是尽力而为，”另一位警惕地说，他不愿让步。就这样，他们不着边际地谈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那位乡村教师自己将问题挑明了：“您好像是提了个建议，要让孩子们晚上集中在这里上课。”

“啊！是！”拉朱说，”当然是我建议的。不过，这个问题完全要由你来决定。毕竟，只有自助才是最好的帮助。我今天可能在这里，而明天就可能离开。一切都得由你来安排。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需要一个地方——你就可以利用此地。”他用力挥动着手臂，那神态活脱是一位向整个社会赠送了一件礼物的人物。

那位教员若有所思，少顷，他开始说：“这件事我也定不下来，不过……”

但是拉朱猛然间变得爱好争辩和态度明确起来，他用权威的口气说道：“我乐于见到孩子们成为有文化、有智慧的人。”他又以热烈的口吻加上一句，因为这样听起来更为雄辩有力：“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使人人幸福、聪慧。”

这种极其强烈的利他主义精神使教员慑服了。他说：

"好吧，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拉朱仅仅说了一句："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接受指导的工具而已。"以此认可了对方的话。

结果，那位教员在返回村里时，同以前相比，已判若两人。第二天，他带着村中的十二个孩子又回到那个有柱大殿里。孩子们额上涂着圣灰。当教师给他们讲课时，他们的石板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这声音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拉朱坐在他的台上，慈爱地望着他们。教员对于学生的数目深表歉疚，因为他只能集合起大约十二个学生："他们不敢在夜间过河，他们听说附近有一条鳄鱼出没。"

"倘若你心路纯正，问心无愧，一条鳄鱼又能把你怎么样呢？"拉朱神色庄重地说。他表达的这种观点真是绝妙之极。拉朱如此才思如涌，连他自己也十分惊诧。他对教员说："别因为只有十二名学生就垂头丧气。假如你真心诚意地教好十二名学生，那与教好百倍于这个数字的学生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位教员建议说："您不要把我估计得过高。不过，您能不能在方便的时候给这些孩子讲讲话呢？"这就给拉朱一个在孩子们面前发表自己关于今生来世见解的机会。于是他给他们讲述了神明和圣洁，讲述了《罗摩衍那》① 以及史诗中的人物；他给他们讲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完全陶醉于自己的声音之中。当他看到在若明若暗的光线下，孩子们仰着小脸，聆听自己讲话时，他仿佛感到

① 《罗摩衍那》为印度古代著名的两大梵文史诗之一。另一史诗为《摩诃婆罗多》。

自己的形象也变得高大了。拉朱深深感受到整个场面的庄严肃穆，这种感受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为强烈。

现在回想起来，我确信自己原本不是这样一个不中用的人。我感到我们通常都不能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一个恰当的评价。我记得自己曾经怎样地无时无刻不在充实自己的头脑。在我经管车站商店的日子里，我阅读了相当数量的各种读物。我坐在店中出售面包和汽水。有时，学校的学生们委托我为他们代卖书籍。虽然父亲对于我们的商店自视很高，对此我却不能苟同。不就是售出面包、饼干再收下钱吗，这种工作在我看来是那样的平淡乏味，我总感到自己干这种活儿是大材小用……

我父亲死于那一年的雨季，他是猝然去世的。那一天，他在棚店中卖货，与他的老朋友们闲谈到深夜；然后他点清现款，回到家中，吃完米饭和酸奶后，躺下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适应了这种孀居的生活。父亲为她留下了一笔足以舒适度日的钱财。我尽可能多花些时间陪她。在她的应允下，我关闭了父亲的棚店，专门经营车站上的商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展了一些新的业务。我进了许多旧报刊，收购并出售教科书。当然，我的顾客并不很多，但是火车正送来日益增多的学生。十点三十分的那趟慢车载满了去阿尔伯特教会学校的年轻人，而这趟列车恰好在马尔古蒂发车。我喜欢与人们谈话，我也乐于听人们谈。我喜欢这样的顾

客，他们张开口不仅仅是为了塞入一只大蕉，同时也要说些什么。他们可以就任何题目发表谈话，就是不要扯些什么庄稼的长势收成，农产品的价格，以及打官司之类的事情。而父亲的那些老友在父亲过世之后，便光顾得越来越少了，终于全无了踪影。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再也无人听他们闲扯了。

学生们等车时便聚集在我的店中。渐渐地，往日摆着椰子的地方出现了书籍。人们将旧的书、偷来的书以及形形色色的出版物倾销给我。我拼命讨价还价，买进时，显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而售出时，又是一副小心在意的表情。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桩正当的买卖。但是那位站长（他本人及其子女不仅可以在我的店里任意赊欠，而且他本人还享有从堆放在我店前的越来越多的出版物中随意抽取任何阅读材料的特权）是位待人友善的人。当初，我曾四处搜寻旧的包装用纸，却由此而发展为经营书籍的买卖，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不愿意看到人们买下东西后，把东西拿在手里就走，我喜欢将货物尽量包得好。而只要是我父亲经管商店，他便会说："如果有人带着张纸来买东西，那他愿意包什么就包什么，但我可不能给他包。我们不能干赔本的买卖，出不起这份包装纸。要是有人想打油，那就让他带个罐子来盛好了。难道我们还得白贴他个罐子吗？"当他奉行这一宗旨时，任何人都休想从我们店中找到一张纸片。他去世后，我采取了一种新的方针。我四处寻觅废旧报纸、书籍，并因此而远近闻名，不久我就搜

集了一大堆。一有空闲我就坐下来将其分类。在火车没有到来时，站台上变得一片宁静。这时，信手拿起一捆分好的书，悠闲地倚在座位上读着，间或停下来，望望门外田野里枝叶浓密的罗望子树，那真是再惬意不过了。无论是令我兴趣盎然的，还是兴味索然的，迷惑不解的，甚或是令我坐着就打瞌睡的，我都拿来读。我读那些能激发起人的高尚思想，能产生具有感染力的哲学思想的书籍。我既凝视着古老庙宇和废墟的画面，也看新式建筑和战列舰的画页，我还长久地注视着士兵们和令我想入非非的美貌少女的图画。我从阅读中学到许多东西。

拉朱在课堂上的谈话使孩子们听得如痴如迷，甚至连他们的老师也坐在那里呆呆地听入了神，惊奇地张大着嘴巴。他们回家后便向家人描述他们听到的那些奇妙事情。他们迫不及待地等着第二天晚上的到来，好回到庙里去听更多的奇事。很快，孩子们的父母也与孩子们一同来了。他们抱歉地解释说："您瞧，先生，孩子们回家太晚了，他们害怕走夜路回家——特别害怕夜间过河……"

"太好了，太好了，"拉朱说，"我本想亲自建议你们陪孩子来的。想不到你们自己就想到这一点了，我很高兴。这没有坏处。事实上，你们也不妨注意听听，也许会同样有所获益的——张开耳、闭住嘴，你将会前程远大。"他说着，还想出了一句高明的格言。

人们在他身旁围成一圈。他们坐着仰视着他，孩子们

坐着仰视着他，那位教师也坐着仰视着他。村民们带来的灯笼把有柱大殿照得亮如白昼。这里仿佛成了一个即将举行盛大集会的场所。拉朱感到自己犹如一个已经走上舞台的演员，面对观众的翘首以待，他却说不出一句台词，做不出一个动作。他对教师说："我想，你还是像往常那样，把孩子们带到角落里去上课吧。把这盏灯拿去——"他口中虽这么说着，心里却不禁想道，自己怎么会对这些本不属于他的孩子，对这位不必服从他的教师下达命令呢，还让他拿走一盏同样不属于他的灯。教师开始执行他的命令，但孩子们却迟迟不肯离去。他说："你们先得上课，上完课我就来给你们讲话。现在我先要和你们的家长谈谈——我给他们讲的事情你们不会感兴趣的。"孩子们这才站起身来，和教师一起走到有柱大殿另一边的角落里。维兰鼓足勇气建议道："先生，请给我们讲道吧。"听了他的话，拉朱的脸上毫无表情，仿佛正陷入沉思。维兰又说："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您的智慧中获得益处了。"其他人也都轻声附和着。拉朱感到很为难，他想："看来我不得不扮演人们希望我扮演的角色，想躲也躲不开了。"他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暗暗思索着，却苦于不知从何谈起。难道他能给他们讲马尔古蒂的旅游胜地，或是给村民们上上道德课吗？从前有个某某人，当他做某某事时他感到全然不知所措，于是他便祈祷，这么做是好还是坏呢等等，等等，难道他就说这些吗？他感到一阵烦躁。眼下，他最有权谈论的唯一话题，似乎便是监狱生活及其益处了，特别对于他这样一个被误认作圣人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人们仍在恭恭敬敬地等待着他灵感的到来，他几乎要脱口喊出："喂，傻瓜们，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一个人呆在这里？要是你们给我带来了食物，那就把它留在这里，然后走开，让我一个人清净清净，谢谢你们啦。"经过一阵长时间的、令人难耐的沉默，他终于说出了下面的话："一切事物都需等待时机。"维兰及其坐在前排的朋友们立时显得焦虑起来。毫无疑问，他们对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但他们还不大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又顿了一顿，他才一本正经地继续说："改天我再给你们讲。"有人问道："先生，为什么要改天呢？"

"因为事情就是这样，"拉朱故弄玄虚地说，"在你们等着孩子们下课的这段时间里，我劝你们把一天从早到晚的全部言行都细细地想一遍。"

"什么言行？"一个人问，他对拉朱的建议实在是困惑不解。

"你们自己的，"拉朱说，"回想一下从黎明时起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好好反省反省。"

"我记不清楚了……"

"是啊，所以我才说要反省，要回忆。如果你连自己说过的话都记不清，你又怎么能够记住旁人的话呢？"他的揶揄话语把听众都逗乐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压低了的笑声。笑声平息后，拉朱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主动地独立思考，而不允许自己像牲畜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走。"他的劝告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人们温和地低声表示异议。维

兰问道："先生，我们怎么能够按您说的去做呢？我们要种地，还要照看牲口……日子一直就这么过着，还挺顺心。但是我们怎么能考虑哲学问题呢？这可不是我们能考虑的事情，师父，不可能的。只有像您本人这样的智者才该为我们考虑那些事情。"

"您为什么要我们把从黎明时起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回想起来呢？"拉朱自己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于是他便说："你们这么做做就知道为什么了。"看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能够说出使人迷惑不解的话。"如果你不做做看，你又怎能知道你会不会做呢？"他问道。他将这些单纯无知的人拖入了混沌迷离的泥淖中，并使他们越陷越深。

"我连我刚才说过的话都记不住。一个人的脑子里还要装那么多别的事儿，哪能全都记得住呢？"他的一个受害者哀叹道。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正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加以解决的问题。"拉朱说。"除非你们这样去做，否则是不会体会到其中的乐趣的。"他从人群中挑出三个人，说："等你们明天或改天再来我这里时，你们每个人必须至少给我重复出早晨以来说过的六句话。我只要求你们记住六句话，"他恳求说，那神态宛若一个正在做出巨大让步的人，"而不是六百句。"

"六百句！先生，有谁能记住六百句话呢？"一个人惊异地问。

"唔，我能，"拉朱说。他的话引起一片啧啧的称羡声，

而这正是他所期望的，他认为自己应当受到称羡。不久，孩子们上完课回来了，拉朱仿佛是得到了救星。他站起身来。似乎在说："今天就到这里吧。"随即走向河边，人们跟着他，"这些孩子一定困了，把他们安全护送回家，以后再来。"

当人们再次在这里聚会时，拉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节目。他轻柔地拊掌击节，吟唱出一首附有叠句的圣歌，以便听众们跟唱。古老的大殿中回荡着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齐声跟唱圣歌的声音。有人带来一些高高的铜灯，将其点燃。一些人往灯里注油，另一些人则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用棉花捻出了灯芯。人们还自动带来了几幅镶着框架的小幅神像，将它们悬挂在柱子上。不久，妇女们便开始在白天结伴前来，擦洗地板，用彩粉在地板上绘出图案。她们在各处挂上鲜花、青枝绿叶和各种花彩，使古老的有柱大殿大为改观。有人在大殿中央的台子上铺上柔软的彩色毯子。地板上还铺了席子，供人们聚会时坐。

拉朱很快便意识到，假若他美髯飘拂、长发垂颈，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更为神圣、高大。一个脸儿刮得光光、头发剪得短短的圣人形象是反常的。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渡过了他彻底改换容颜之前的几个难堪的阶段。在他的美髯长得足以覆盖住他的脸部并垂到前胸之前，有一个时期，他的胡须乱蓬蓬的，像一把把扎撒开的钢针，对此他也毫不介意。当他能够沉思地手捋长髯时，他的威望早已急剧地增长了，其程度是他当初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的

生活已经突破了个人的圈子，聚在他身旁的人数量之多，使大殿早已容纳不下了，人们不得不挤在外面的几条走廊里，一直坐到了河边。除了维兰及有数的几个人外，拉朱从不费心记住人们的面孔或名字，甚至不屑于知道听他讲话的是谁。现在他似乎属于整个世界了。他的影响是无限的。他不仅吟哦圣诗，演讲哲学，甚至还到了给人开方治病的地步。孩子们夜间不能安静入睡，便由他们的母亲带到他这里来；他按按孩子的肚子，开出一方草药，同时说："如果他夜里还睡不安宁，你就把他再带到这儿来。"人们普遍相信，在他抚摸一个孩子的头时，这个孩子各方面的状况都会变得更好。当然了，人们也向他诉说划分祖辈财产时发生的种种纠纷和争执。他每天下午不得不抽出几个小时来处理这一类问题。现在他很难有时间独自一人呆上一会儿了。他的生活已经紧张到这般田地：他只得很早起床，在他的拜访者们到来之前，匆匆忙忙处理一下所有的日常私事。他紧张得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了。惟有当更深人静之时，河面上沸腾的人声已经平息下来，他才能长长地舒上一口气。这时他才又变成了他自己，能够像常人那样吃饭、喊叫和睡觉。

5

我开始被称作“铁路拉朱”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由于听说过我的名字，在他们乘坐火车到达马尔古蒂车站时，也开始打听起我来了。有些人，你从他们的脸上便能一眼看出，他们不会寂然无声，无人过问。我想，我就是属于这一类人。虽然我从未主动去结识过什么人，人们却设法前来找我。刚下火车的人们总是在我的店里驻足，买一瓶汽水，要一包香烟，浏览一下书架，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发问：“到……有多远？”或者：“去……走哪条路？”或是：“此地有许多古迹吗？”要不就是：“我听说在这些山里的某一个地方，有你们那条萨罗逾河的发源地，那儿是一处风景胜地。”听到这一类询问，我马上想到，自己对这类问题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从不说：“我不知道。”我想那不是我的性格。假若我要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的生活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了。可是，我却偏偏要说：“噢，是的，是个迷人的地方。你没去看过吗？那你可得抽时间去一趟，要不然你可就白来一趟啦。”现在想来，我很遗憾自己当时怎么会那样说话，完全是扯谎。但这并非因为我有意说谎，而仅仅是因为我想要让人快乐。接下来，来者自然要问路了。于是我就说：“假如你沿那条路到市场广场，那

你就去问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这种指路方法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不久，一个人便要求我带他去市场广场找出租汽车。正好，车站的搬运工有个小儿子，当列车即将到达时，他就做打信号扳道岔的工作，而其他时间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要做。于是我便托这个小伙子在我帮助那位旅游者找寻出租汽车时照管商店。在市场的喷水池边，站着加夫尔那家伙。他像条老鲨鱼一般，正搜寻着猎物。他从乡间搜罗来所有被人废弃的汽车，把它们拼凑成一辆特别的车子，给它们注入了新的生命，然后便驾驶着这辆车穿山入林。不拉客时，他一般都坐在喷水池边上，而他的车便卧在紧挨着街沟的路旁。“加夫尔，”我放开喉咙喊道，“这儿有一位很好的先生，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想去看看……你得把他平安地送去再送回来……我就是为这个才亲自带他来找你，尽管这个时间我不应当离开我的店。”然后我们就讨价还价。我允许那位顾客说个价钱，并总是试图压服加夫尔答应他出的价。而当顾客一眼瞥见那辆车，显出迟疑不决的样子时，我又站在加夫尔一边为他辩解：“加夫尔弄这么一辆车来，决不是傻瓜。他费尽周折，四处搜寻，才搞到这么一辆特殊型号的车。只有这辆车才能爬上所有那些特别难走的地方，有的地方根本就无路可走，可是加夫尔能送你去那儿，而且还能在今天的晚饭时间准时把你送回来。是不是，加夫尔？”

“嗯，”他慢吞吞地说，“去一趟就是七十英里的路程，现在是一点钟。如果咱们立刻动身，半路上汽车轮胎又不爆

裂的话……”每逢这时，我就使劲地推搡加夫尔，使他从未能把话真正说完。当他们返回时，严格说来，已不能称作晚饭时间了，除非你连半夜时分也包括在晚饭时间里。但加夫尔确实是把他完整无损地带回来了。他按动车喇叭叫醒我，拿了他的车费，便离开了。那位顾客则要乘第二天早上八点钟那趟火车走。他只好权且在我的商店遮篷下的台上躺下来过夜。他要是饿了，我就打开店门卖给他水果等物充饥。旅游者们个个劲头十足，只要有东西可看，什么方便不方便的，他们才不在乎呢。为什么竟会有人放着舒坦日子不过，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偏要颠簸百多英里的路程，去看个什么地方，我总也想不通。不过，好在我也不用打听这内中的原因；这就如同我不去管人们在我的店里吃什么东西，抽什么烟一样。我只管向人们提供，别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在我看来，行上百英里路去看什么萨罗逾河的发源地，还得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然后再回到我这里来，这纯粹就是件蠢举。在那以前，我连听都没听说过那条河的发源地。但是那位到那儿去了一趟的人却对该地赞不绝口。他还说：“唯一使我感到遗憾的，就是我没把妻子和母亲一起带来去看看那个地方。”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每一个游览了名胜古迹的人全都懊悔他没有同妻子或女儿一起来，他们说话的神态活像他们欺骗了别人，使那些人无缘享受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后来，当我成了一个红极一时的导游时，我总是用这样的话勾起我的顾客的无限懊丧之感。我说：“这种眼福真该让你全家都享受到。”于是那人便会赌

咒发誓，说到下一个旅游季节他定将他的一家子全都带到这里来。

那位去了一趟河源的人整夜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那个地方：就在那块盆地的最高点上如何有一个小小的神龛。"这肯定就是有关投火的帕尔瓦蒂[①]女神的神话故事中所提到的萨罗逾河的源头。神龛里的一根柱雕实际就描绘了女神投入火中以及水从那个地方漫上来的情景。"等等，等等。有时，某个具有学术头脑的人来到这里，还会对上述事实再加上几点，譬如说，那个神龛的圆顶一定是建于公元前三世纪啦，或是说雕刻上的衣饰体现了公元三世纪的风格啦等等。不过这对我来说反正都是一样的。而我对于某个特定地点的年代的说明，则要视我当时的心境以及我所陪伴的不同对象而定。倘若他看上去像是个搞学问的人，那么我就小心翼翼地避免提一切具体事实和数字，让自己只限于一般性的泛泛描述，而让那人自己去谈实质性的问题。你可以肯定，那人是乐于得到这样一个机会的。另一方面，如果我碰巧遇上一个没什么头脑的人，那我就由着自己信口雌黄了。我随手向他指出某物是世上最大、最高、独一无二的东西。我随口就说出一些数字。有时，我将一处遗址说成是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建筑，有时又把它说成是公元十三世纪的遗物，这都要依说话时的心情而定。如果我对所陪的游

---

① 帕尔瓦蒂，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湿婆的妻子，喜马拉雅山王的女儿。

客感到厌倦了，有时我便说一些大杀风景的话，“这肯定是近二十年内建成的，后来被毁掉了，变成一堆废墟。我们这里这种地方多得很，遍地都是。”不过我也是经过几年的磨练才达到这般充满自信、旁若无人的境地的。

那位搬运工的儿子整日坐在我的店中。我每晚只花些时间清点一下现款和货物。至于他为我照看商店应得多少报酬，我们并未正式商定，我只是不时地给他一小笔钱。对此，只有我的母亲提出了异议：“拉朱，你干吗要让他给你工作？要么你就正式委托他经管商店，要么你就自己经营。可别像现在这样整天到乡下闲逛了。你这么做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啊？”

“您不懂，妈妈，”我一边吃着晚餐，一边说，“这个工作可比我开店强多了。我游览了许多地方不说，为这个还得到报酬哪。我乘着别人的小汽车或大客车去玩，和他们谈话，有时他们还请我吃饭，为此他们还付钱给我。您知道我现在多有名气吗？人们从孟买、马德拉斯、还有其他地方，从好几百英里远的地方来找我。他们管我叫‘铁路拉朱’，他们告诉我，就连勒克瑙都有不少人熟悉我的名字呢。这可是件能出名露脸的事儿，是不是？也不用卖给人家火柴呀，烟草呀什么的。”

“可是，你父亲不是也卖这些东西吗？难道他还过得不够好吗？”

“我也没说过我反对做这些生意。我还是要照管商店的……”一句话说得老人高了兴。在熄灯前，母亲偶然提了一

两句她乡下侄女的事儿。她总是希望有一天我会答应娶那个姑娘，尽管她从来没有直说过。她说："你知道拉丽塔在学校里得奖了吗？我今天收到我哥哥来的信里面说的。"

甚至还在火车冒着白烟从外信号所那儿开过来时，我便能嗅出车上是否有我的顾客了。我具有像用水预卜未来的人的那种本能。若是我预感到一笔好的交易在向我招手，我便慢悠悠地踱向即将进站的火车。我能够一步不差地正好站在我所期待的旅游者将要下车寻找我的地方：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来者挂在肩上的照相机或者望远镜向我表明了他的身份；即使这些东西他一件也没带，我也能认出来。倘若在列车尚未徐徐进站时，你发现我已经向栅门的方向走去了，那你就可以断定，这趟车上没有我的顾客。仅仅几个月的工夫我就成了一名老练的导游。我曾把自己看作是名业余导游、职业店主。而现在我却日渐把自己当作兼职店主、专职导游了。甚至在我没有游客可陪时，我也不回店里去，而是去坐在喷水池边上的加夫尔那里，听他谈论他那辆用废车零件拼成的汽车。

我把我所有的顾主分成几类，他们确实是各不相同的。其中有些人还是摄影迷，这些人要是不通过他们的相机取景器，是不看任何景物的。他们刚一下火车，连行李都顾不上提，就迫不及待地问："这儿有冲洗胶卷的地方吗？"

"当然有啰，马尔古蒂照相社是最大的一家……"

"假如我想买胶卷，当然，我随身带着足够的胶卷，但是

万一我用完了……你认为这里能买到超全色、三色或其他胶卷吗？"

"当然。这是他专营的项目。"

"他冲洗相片，是不是立等可取？"

"当然，还没等你数上二十下呢——他简直是个巫师。"

"很好。现在，你先带我去哪儿呢？"这是一般的顾客通常要提的问题。我早已准备好了一切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一般不会马上回答问题的后半部分，诸如我先带他去哪儿这样的问题。这需视情况而定。我得等获得某些数据后才敢回答。这些数据就是他准备在此地逗留多长时间，花费多少钱。带领游客游马尔古蒂及周围的风景胜地都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既可以带一个人粗粗瞥上一两眼，也可以带他细细地看遍所有的名胜古迹。这都是可以灵活变通的。我既可以陪他们几个小时，带他们粗略地看几个地方；也可以一连陪他们整整一个星期，让他们尽情饱览山水风光，或是去做考古研究。对于一个顾客究竟要给予多少，保留多少，我确实无法立刻做出决定。除非让我知道此人带着多少现金，或者如果他带着支票簿，其可靠程度又如何，关于支票，这又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了。有时，游客会主动给某人填写一张支票。当然了，我们的加夫尔，或是照相社，或是曼皮山顶林中别墅的主人是不会收下他的支票的，他们不会就这样轻信一个陌生人。我必须用极为委婉的方式拒绝来人的支票。我说："唉，我们这个镇的银行系统状况之糟糕，恐怕连您都难以想象。有时他们要花上二

十天的时间来辨认一张支票，可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哪里等得起哟？”我真有些故作惊人之语，至于我们镇上银行业的声誉是否为此蒙受了损失，我才不管呢。

从一个游客刚一下火车起，我就开始仔细观察他是如何处理他的行李的，是雇用搬运工呢，还是愿意亲自动手，让十个手指头都吊满了行李。这一切我都必须在瞬间观察清楚。出了车站，还要看看他是步行去旅馆，是叫出租车，还是与一辆单架马车讨价还价。当然啦，他这一切我都帮他去办，但我总是抱着与己无关的心情。我之所以为他奔走张罗，仅仅是因为他从踏上站台的那一刻起就找“铁路拉朱”，并且我还知道无论他来自何方，是远是近，是南是北，都是带着对我的良好印象而来的。到达旅馆后，我的职责就是要根据游客可能有的意愿，为他提供最好或是最坏的房间。那些要住最廉价房间的人往往会说：“毕竟，这房间不过是用来睡觉的。反正我一整天都得外出，何必要在一间整天都要上锁的房间上面浪费钱呢？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是，是，确实是这么回事，”我点头称是，仍旧不回答“你先带我去哪儿”的问题。可以说，我依旧把来人置于考察之中，置于严密仔细的观察之中。直到此时，我还决不会提出任何建议。你不用指望一个刚下火车的人会头脑清楚。他得盥洗、换衣，喝些咖啡，吃些依德利豆，以便恢复精神。然后，你才可以指望南印度的任何人能够头脑清醒地思考今生来世的一切事物。假若他主动请我用些点心饮料，我就

知道了，他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由开放的类型①。但是，在我们的交情进一步发展之前，我是不接受他的好意的。在适当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打算在这个镇上逗留多少时间？"

"最多三天。我们能在三天里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吗？"

"当然能。不过，这还要取决于你最希望看什么。"然后我就让他招供（这是打个比方），我努力套出他所感兴趣的事儿。我说，从现代发展的眼光来看，马尔古蒂有许多古迹，也有许多风景可供观光等等。假若有人是作为朝圣者而来的，那么我可以带他去分布在整个地区方圆五十英里地的十二所庙宇。我还可以带他沿着整个萨罗逾河流域去找供他沐浴的圣水，当然啦，要从位于曼皮山峰的河源开始。

在作为导游的生涯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两个人会对同一件事情感兴趣。正如人们对食物的口味各不相同，人们对游览观光的趣味也不尽相同。有些人想看瀑布，有些人想看废墟（嗬，当他们看到残垣断壁、碎砖烂瓦和残破的偶像时，他们简直是欣喜若狂），有些人想去拜神，有些人寻找水电站，还有些人则只希望找到一个美好的地方。譬如曼皮山顶上有玻璃墙的别墅，从那里你可以看到一百英里以外的地平线，还可以观赏到野兽在四处觅食。就是这

---

① 印度的种姓制度规定，不同种姓之间的人不能同餐共食，尤其高等种姓的人不能同低等种姓的人一起进食，以防自身被玷污。本文中的游客不问拉朱的种姓便请他吃东西，说明他不是恪守种姓制度的保守者，思想比较开放。

类游客也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于观光完便返回的诗人；另一类则是赞美自然，陶醉其中，留连忘返的人。还有一种现象令我难以理解，像曼皮山"峰顶山庄"这样一个富于诗意的美好所在，竟会对某些人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我就认识一些带着妇女去那里的人。本来，人们都会认为，一个林木蓊郁、可以鸟瞰一条峡谷的宁静地方，用来沉思或者作诗是再合适不过的，但有人却仅仅用以刺激肉欲。当然，我的职责并不是对此作出评论，我的责任只限于将他们带到那里，等着加夫尔准时回来开车把他们送回去。

我有几分惧怕那种一味向我提问的人，他们简直成了我的考官了。这些人都有一整张包括此地全部名胜的单子，坚持要使自己的钱花得值当。"这个镇的人口是多少？""这是什么地区？""你别唬我了。我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时候建成的……不是二世纪，而是十二世纪。"或者告诉我单词的正确发音"r—o—u—t—e①不是……"我在他的面前显得温顺而谦卑，感激地接受着他对我的教正。最后他总是问道："如果你连……都不知道的话，你把自己叫做导游又有什么用呢？"等等。

你一定会问，我干导游这一行收入如何。嗯，这也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要视周围的环境和我所陪伴的客人类型而定。我一般陪客观光至少收十卢比，如果我陪伴的路途远，我就多收一些。除此之外，加夫尔，照相社，旅馆经

---

① route为英文词，意为路，路线。

理，以及不论哪个我所介绍的接待顾客的人，再根据一定的价目表给予酬金。干这一行，在我教别人的时候，自己也学到了东西，而在我学习的同时又赚到了钱，整个工作真是其乐无穷。

当地还举行一些别开生面的盛会，例如，诱捕象群。在冬季，林业部的人员精心制定好一个捕象的计划。他们监视着象群的活动，将整整一群象包围起来赶入围栏中，大批大批的人赶来观看捕象。到了预定捕象的日子，人们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请求我在曼皮山广阔茂密的竹林中为他们寻得一个好位子，以便观看这一壮观的场面。人们认为我对负责驱赶象群的人们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那是因为，我事先要去几趟他们在林中的营地，为林业部的官员们从城里捎去所需的物品。当观看赶象的时间到来时，只允许那些与我同来的人进入专用围栏的大门。这项活动使我们这些人既快乐又忙碌，同时也能得到优厚的报酬。我在成群的来访者身边周旋着，不断地重复说："你们听我说，那群野象可以看上好几个月呢……"等等，几乎把嗓子都说哑了。你不要以为我个人喜欢大象，只要是我的游客们感兴趣的事情，我也就感兴趣。我个人的喜好是次要的。如果某人想看看老虎或是想猎获一只，我也知道上哪儿去安排这种事情。我设法找来一只羊羔作饵引诱老虎，还让人建起一些高台，让那些勇敢的狩猎者在老虎来吃羊羔时，可以出其不意地开枪射死那只可怜的野兽。尽管无论是羊羔死还是老虎亡我都从不忍心去看，倘若有人想见一条眼镜

蛇王伸缩它那硕大的头部，我还认识可以让蛇提供这种表演的人。

有一个从马德拉斯远道而来的姑娘，一到马尔古蒂就问："你能让我看到一条眼镜蛇吗？一定得是条眼镜蛇王，还能在长笛的伴奏下跳舞。"

"为什么呢？"我问。

"我曾经看见过一次。就是因为这个，"她说。她的丈夫说："我们还得考虑其他事情呢，罗西叶，这件事等等再说吧。"

"我也没请这位先生马上就办到啊。我没那么要求。我只是提了一下，也没说别的。"

"假如你对这种事情感兴趣，你就自己安排吧，可别指望我跟你一起去。我见不得蛇——你感兴趣的尽是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他竟然奚落这样一位非凡的姑娘，我的同情完全在那姑娘一边，她是那样秀美可爱。自从她一到来，我就扔掉了我的卡其布猎装和围裤，精心修饰了一番。我决心把自己打扮得象样些，于是便穿上了绸上衣和饰有花边的围裤。我的心思没白用，当我离开家时，连母亲都赞叹道："嗬，简直像个新郎！"在我们去饭店接他们时，加夫尔也朝我一个劲地眯眼，还说了许多取笑的话。

她的突然到来很出乎我的意料。那个男人是先来的，我将他安置在阿南德·薄梵饭店。在游览了一天以后，一天下午他忽然对我说："我得去车站接马德拉斯来的火车，还

有一个人要来。"他甚至没有停下来问我火车几点钟到达，就匆匆走了。他仿佛预知一切。他是个非常古怪的人，总是不愿意解释他在做什么。若是他事先告诉我他要去车站接这样一位美人，我也许就会把自己打扮得得体些了。结果，我就穿着平时穿的卡其猎装和围裤，一身无论何时都不会讨人喜欢、但对于我这一行却最为方便实用的装束上了车站。在她从火车上走下的那一刻，我真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也许你会把她想象成一个妖冶魅人的姑娘，不是的，她并不很妖娆，但她的身段确实很美，轻盈苗条。眼睛闪闪发光。肤色不很白皙，而是微微发黑，这使她看上去给人一种朦胧可见的感觉，犹如透过一层淡淡的椰汁去看她。要是你觉得我有点诗兴大发的话，就请原谅我。我找了个借口把他们送到饭店，旋即匆匆跑回家梳洗打扮去了。

在加夫尔的帮助下，我简单打听了一下有关耍蛇的人的事。他带我找到一个住在艾拉曼大街的人，那人有个在市政府工作的表兄，说是认识一个耍眼镜蛇王的人。在我带那对游客外出游览时，我继续寻访打听，而把他们留在北区伊斯瓦拉庙里，由他们去辨认庙中石墙上雕刻着的《罗摩衍那》中的情节。那石墙上布满了细小的雕像，数目不下几百个呢。那个男人俯下身来，全神贯注地研究着，试图一个不拉地把它们搞清楚。这些雕像我倒都认得，蒙着眼睛也能说出它们的排列顺序。但是他根本就用不着我费口舌讲解，他全都了如指掌。

我简单打听了一下，很快就返回庙中。此时，我发现那

个姑娘正站在一旁，一脸的厌倦神情。我建议道："要是你能出去一小时，我就带你去看眼镜蛇。"她露出高兴的神色，轻轻拍了拍正俯身在看雕刻的丈夫的肩膀，问道："你打算在这里呆多长时间?"

"起码两个小时，"他头也不回地说。

"那我出去一会儿，"她说。

"请便吧。"他说，然后对我说："你们直接回饭店，我自己回去。"

我们从市政府找到我们的向导，请他上了车。汽车沿着沙地行驶，穿过那勒波园，爬上了河的对岸。一路上到处只能见到木轮牛车留下的车辙。加夫尔愠怒地盯着坐在身旁的那人说："难道你想让我把这车变成牛车吗? 老是拉我们在这些鬼地方转悠。咱们到底往哪儿去呀?我看那儿除了火葬场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说着，指了指河对岸的缭绕青烟，那是从一座孤零零的有围墙的院落里升起来的。后座上正坐着那位天使，我不希望有人在她面前说出如此不吉利的话来。于是我急忙高声谈些别的事情，以盖过加夫尔的声音。

汽车开到河对岸的一片棚屋前，刚一停下就见许多人的头都从棚屋中伸了出来。几个浑身一丝不挂的孩子走了出来，站在汽车周围，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这些乘车人。我们的向导跳下了车，快步走向村街的那一头。少顷，带回一个系着红头巾、仅穿一条内裤的男子。"这个人有眼镜蛇王吗?"我上下打量着他，迟疑地说："让我看看蛇吧。"听到我

的话，那些男孩子都说："他家里有一条很大的眼镜蛇，是真的。"于是我便对那位女士说："咱们去看看好吗？"我们动身走时，加夫尔道："我得留在这儿，不然这些捣蛋鬼会把这辆车报销的。"我让另外两位先走一步，悄声对加夫尔说："加夫尔，你今天的情绪怎么这么坏？你毕竟还走过更难走的路，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啊！"

"我刚添置了新的弹簧和减震器。你知道它们有多贵吗？"

"噢，你很快就会把这些钱赚回来的。高兴着点儿。"

"我们有些乘客需要的是拖拉机，而不是汽车。哼，那个家伙！"他颇有些不满。我知道他的脾气不是冲我们发的，而是冲向导发的。因为他说："我想最好让他步行回城。一条爬虫，也至于这么大老远儿的跑来看，怎么还会有这种人？"我让他独自留下了，想使他高兴起来是白费劲儿。也许在他出来之前，他老婆曾找他的碴儿叨唠来着。

当耍蛇人把一条蛇从篮子里引逗出来时，那姑娘正站在一棵树的树荫里。蛇相当大，它头颈一伸一缩，发出嘶嘶的响声。孩子们尖叫着四散而逃，接着又跑了回来，耍蛇人冲他们吼着："你们可别把它惹急了，要不它会挨着个儿地追你们！"我叫孩子们保持安静，对耍蛇人要求说："你可千万别让蛇溜出来啊。"姑娘建议道："你得吹笛子，让它竖起头来跳舞。"那人拔出一管葫芦状的笛子，尖声吹了起来。眼镜蛇竖起身子，前后左右地扭动起来。整个场面简直令我作呕，然而姑娘却仿佛着了迷。她专心致志地观看着蛇身

的扭曲摆动。她轻舒手臂，模仿蛇的动作摆动着手臂，她随着蛇舞的节奏扭动了整个身躯。这一切都不过发生在瞬间，却足以向我表明，站在我面前的是当今最伟大的一位舞蹈家。

晚上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我们才回到饭店。她一下车，便停下身来轻声咕哝了一句："谢谢。"没有针对任何人，随即上了楼梯。她的丈夫正在门廊处等候，他说："今天就这样吧。我想，你们以后再把结好的帐单给我。明天十点钟我还需要车。"说完，他转身回他的房间去。

这时，我感到很恼火，他把我当成了什么人？这个家伙，就知道对我说他这个时间想要车，那个时间想要车的，难道他认为我是个招徕顾客的人吗？这使我大为恼怒。不过平心静气地想想，我也的确是个招徕顾客的人，我所做的事不过是整天和加夫尔打交道，同其他人、同耍蛇人和游客周旋应酬，迎来送往。那个男人甚至不屑于告诉我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也不告诉我他第二天早上想要去哪儿，一个怪家伙。

一个可恨的家伙。在此之前，我还从没有这么恨过一个顾客。在驱车返回时，我对加夫尔说："明天早上！听听他要车的那个口气，好像这车子是他亲爷爷的财产！你知道他想上哪儿吗？""我干吗要费神打听这些？他出钱要车，这就齐了，就可以乘我的车。只要有人出钱雇车，我才不管是谁付的钱呢……"说着说着他就扯远了，扯到个人的处世哲学上去了，我可没心思听他谈这个。

母亲像往常一样等着我。给我端饭时她说："你今天去哪儿了？都做了些什么？"我对她说了去找耍蛇人的经过。"他们可能是从缅甸来的，那儿的人们都崇拜蛇，"她说。"我有个表哥原来在缅甸住过一段时间，他给我讲过那边蛇女的事情。"

"妈妈，您别瞎扯了。她是个好姑娘，而不是什么崇拜蛇的人。我想，她是个舞蹈家。"

"啊！舞蹈家！可能是。不过你可别跟这些跳舞的女人搅在一起，她们可都不是好东西。"我没有答话，默默地吃着饭，试图在心目中重温姑娘那温馨的美好形象。

第二天十点钟我到了饭店。加夫尔的车子已经等在门廊处了。他一看见我，便叫道："啊哈！又打扮好了。你真了不起，我得好好向你学学！"他冲我眨了眨眼睛，对此我只当作没看见，仅仅用公事公办的口吻问道："他们在吗？""我想是在吧，我只知道他们还没有出来呢。"加夫尔说。本来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儿，他却足足叨叨了二十句。他有些反常，变得这么饶舌。我突然意识到，在那个年轻女人面前，他很可能也动了心，并急于在她面前卖弄一番。我不禁感到一阵嫉妒。我妒火中烧，郁郁不乐，心中暗想："要是加夫尔以后再这么发展下去，我就得把他甩开，另物色别人，就这么办。"我可不需要多嘴多舌，喜欢插手的出租车司机。

我上楼来到饭店二楼二十八号房间门口，下命令似地敲响了门。"等一等。"一个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是那男人

的，而不是我所期望的那姑娘的声音。我等了几分钟，不由得烦躁起来。我看了看表，都十点钟了，可那人却还说什么“等一等”。难道他同她还在被窝里不成？我觉得这倒是个破门而入的绝好时机。门开了，他走了出来，已穿戴完毕，一切就绪。他将门在身后关上，我惊呆了，差一点儿没脱口问出："她怎么了？"但我克制住自己的冲动，顺从地跟着他下了楼。他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倒好像我穿戴起来是为了博得他的欢心似的。在上车前，他说："今天我还想研究一会儿那些壁雕。"

"行啊，行啊，"我想，"研究壁雕也行，干别的事也行，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干吗非要我陪你去呢？"他仿佛是在回答我心中的想法，说道："然后——"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读了起来。

看来，此人真的会一辈子都死盯着那些墙壁，而撇下她一人孤零零地在饭店中独守空房。怪人！他为什么不带她一起去呢？也许他是心不在焉忘记了吧。我问："没有别人来吗？""没有，"他简短答道，仿佛已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看着手中那张纸问道："你知道这一带有洞室壁画吗？"我对他的问题一笑置之。又说："当然了，人人都不爱参观那种地方，但也有少数内行的游客坚持要看。不过……不过……这要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夜里可能就回不来了。"他走回自己的房间，几分钟后又回来了，一脸的沮丧神情。与此同时，我在加夫尔的帮助下，已算出了这趟旅程的费用。我们知道去洞室的那条路要经过那幢叫作"峰顶山

庄"的林中别墅。人们一般都在那里住下过夜，而后还要步行两三英里下山。我知道洞窒在何处，话虽这么说，这却是我第一次将去亲眼见识这些洞。马尔古蒂仿佛每一次都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新的游览胜地。

那人在车座上往后一靠说："你恐怕还不懂得如何同妇女们打交道吧，是吗?"我很高兴他这次变得这么富有人情味。我说："我是不懂。"随即笑了起来，心想，如果我显得很欣赏他的玩笑话，他会高兴的。然后我又壮着胆子问道："出了什么麻烦事吗?"我的一身新装和新的举止给了我新的勇气。假若我身着卡其布猎装，我是不敢坐在他身旁，或是以这种方式同他交谈的。他脸上露出友好的笑容看着我，探过身来说："假如一个男人须求得心绪宁静的话，他最好把女性忘掉。"在三天的交往中，这还是他初次同我这样无拘无束地交谈。在此之前他总是寡言少语的。看到今天他如此反常的健谈，我断定情况一定相当严重。加夫尔手托着下颏，坐在他的座位上。他故意不看我们。但他的整副神态都分明在说："真倒楣，和你们这两个消磨时间的人在一起，把我一上午的时间都白白浪费掉了。"我心里在酝酿着一个大胆的主意，假若我的主意成功了，我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假如失败了，这个男人会把我一脚踢开，或是将警察唤来。我说："要我代你去试试吗?"

"你愿意去吗?"他问道，颇有些喜出望外，"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那就去吧。"我没再听下去，赶紧走了。我跳下车，一步四阶地上了楼梯。我在二十八号房门口停了下来，

喘口气，使呼吸恢复正常，然后敲响了门。"别让我心烦了，我不想和你一道去。让我一个人果着吧。"房里传来那位姑娘的声音。我迟疑起来，不知该怎么说。这是我初次单独同这个非凡的姑娘讲话。也许结果是自己闹了个笑话；也许是大获全胜。我该怎样通报自己的姓名呢？她会知道我的赫赫大名吗？我说："不是他，是我。"

"什么？"那个甜美的声音问道，语调中夹着困惑与恼怒。我又重复了一遍："不是他，是我。你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我昨天不是和你一起去找那个耍蛇人来着吗？我整宿都没睡着觉，"我压低嗓门加上一句，通过门缝用耳语般的声音说，"你的舞姿，你的身段，老在我眼前晃动，我一夜都没睡好觉。"

几乎还没容我把话说完，门就半开了。她看着我，"哟，是你！"她说道，眼睛一亮，若有所悟。"我叫拉朱。"我说。她仔细打量着我，"那当然，我认识你。"我和蔼地微笑着，尽量做出最甜美的笑容，仿佛是应一位摄影师的要求而笑。她说："他在哪儿？"

"在车里等你。你不准备外出吗？"她头发蓬乱，眼睛发红，眼眶中浮着泪花，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棉布纱丽，没有施脂粉，也没有搽香水，但是我准备就这样将她带走。我对她说："你就这样外出吧，没人会介意的。"我又添上一句："有谁会为一条彩虹装饰打扮呢？"她说："你以为说这些话就会讨得我的欢心吗？你以为你能说服我改变主意吗？"

"是的，"我说，"为什么不能呢？"

“你干吗非要让我跟他一起出去？你走吧，让我安静安静吧。”她睁大眼睛说道，这又给了我一个凑近她的脸耳语的机会，“因为没有你生活就会那样的黯淡无味。”

她本可以推开我的脸，叫道：“你怎敢这么放肆地说话！”并将我赶出门去。但她却没有这么做。仅仅说：“真没想到，原来你是这么一个讨厌的家伙。那你就等会儿吧。”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真想使劲打门，拼命喊一声，“让我进去！”但是我还没有丧失理智，我克制住了自己。这时我听到一阵脚步声，只见她的丈夫前来探究竟来了。

“喂，她到底去不去呀？我可不准备浪费一整……”

“嘘，别作声，”我说，“她马上就出来了。请回到车上去吧。”“真的！”他惊异地咕哝了一声，“你可真是个巫师！”他轻手轻脚地转身回到汽车上去了。不一会儿，那位女郎真的出来了，像梦幻中的人一般。她说：“咱们走吧。但是我还是要使你大吃一惊。”

“什么？”

“我要乘下一趟火车回家。”

“我们要去一个奇妙的地方。看在我的份上，请你像往日一样动人可爱吧。”

“好吧，”她边说边走下楼梯，我跟在后面。她打开车门，她丈夫挪了挪身子，为她腾出了块空地儿，她径直上了车，坐到座位上。我从另一边上了车，坐在她丈夫身旁。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打算坐在加夫尔身旁的。这时，加夫尔转过头来问是否开车走。“要是去峰顶山庄的话，咱们今晚就回

不来了。”

“我们尽量回来吧，”那男人恳求说。

“我们尽力而为吧。不过如果实在回不来的话，咱们不妨准备在那儿过夜。带上要换的衣服。不会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请加夫尔在我家门前停一下。”

女郎说：“请等一下。”她飞也似地跑上了楼，又拿着一个小提箱回来了。她对丈夫说：“我把你的衣服也装在这里面了。”丈夫说：“很好：”并微微一笑。她也报之一笑，在笑声中，上午的紧张空气部分地缓和了。不过，气氛还是有些不自然。我请加夫尔在火车站停一下车，车头不朝着我家。我不希望他们看见我家的房子。“请稍候片刻。”我冲出了车。帮我照看商店的小伙子一眼瞥见了我，他张开嘴正要说些什么，我没有理他，一溜烟跑回了家。我拿起一个手提袋，边跑出去边对正在厨房里的母亲说：“我今晚可能不回来了，不用等我。”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到达了峰顶山庄。看房人见到我们很高兴。他时常从我这里得到丰厚的酬金，当然了，那都是我顾主出的钱。我总是事先就向顾主们强调：“你可得让那位看房人高高兴兴的，这样他才会好好照顾你，甚至会给你搞来最难搞到的东西。”此刻我又将这一套话重复了一遍。那位丈夫（从现在起，他就被称作马可了）说：“好吧，就这么办吧。我就托你啦，帮我们把这儿的一切事情办妥。你知道我一生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不想被琐事缠身。花

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告诉那位管房人约瑟夫给我们从两英里以外他那个村子里取些吃的东西来。我对马可说：“您能给我些现款吗？帐我以后再报。这样我就不必因为付一点点钱而老来麻烦您了。”你无法预料他对我这种要求会作何反应，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有时他会大声宣称他对于钱是多么的不在乎；没过一会儿他突然又显得出奇的吝啬，所作所为活像一个查帐的。但是正如我所发现的那样，只要给他开一个收据，他最终会付清一切费用；不给他开收据，他一个安那也不会出手，而假如你给他一片纸的话，就可能使他注销他的全部财产。现在我已经了解他的这套把戏了。此时，我看到他踌躇不决，不知如何作答，便说：“我保证每次付钱都让人写好收据给你送来。”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他打开了钱袋。接下来，我还得把出租车的事项安排好，加夫尔将在第二天下午返回。我让加夫尔在一张收据上签了字，然后又给了约瑟夫一些钱，让他从村里的旅馆给我们带些食品来。由于我负责安排这些事项，我简直无暇注视我心上人的脸庞了，尽管我不时匆匆地朝她那个方向瞥上一眼。“洞室离这儿大约有一英里地远，沿那条路下去。”约瑟夫说，“现在我们去不成了，明天早晨吧。要是吃了早饭就去，你们还能赶回来吃午饭呢。”

峰顶山庄坐落在曼皮山巅的悬崖之上——路就通到这所房子为止。北边的凉台罩着一层玻璃墙，透过它你可以眺望到一百英里之外的地平线。在我们脚下，莽莽丛林向下一直延伸到山谷。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你还可以看到萨

罗逾河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向着远方流淌。夜晚，各种野兽就在玻璃墙外踅来踅去，对于那些热爱野生环境，喜爱观赏野生动物的人来说，这里不啻是个天堂。那个姑娘欣喜若狂。山庄掩映在葱茏的林木之中，她像孩子般欢叫着从这棵树跑到那棵树。而那男人却冷眼旁观着，似乎任何吸引她的事物都使他感到不舒服。蓦地，她停下身来，凝眸眺望着几千英尺以下的沐浴在阳光中的平原。我担心当夜晚到来时她会感到害怕。我们听到豺的嗥叫声，以及形形色色的啼鸣号叫之声。约瑟夫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食品篮，将它放在桌子上。他带来了早上吃的牛奶、咖啡和食糖。还告诉我煤炉放在什么地方。女郎叫道："我要不叫醒你们，你们谁也别起床。让我来给你们大家准备咖啡。"约瑟夫说："请从里面把门锁上。"接着又说，"如果你们夜里坐在那个凉台上，你们就能观看老虎和其他野兽在黑地里走来走去。不过你们可不能发出一点儿声响，这是诀窍。"我们看着约瑟夫提起一盏提灯，走下台阶。后来我们又看到他的提灯在路边的树叶间影影绰绰地闪烁了一会儿，接着便消失了。"可怜的约瑟夫，他一个人就敢下山，胆子有多大啊！"姑娘说道。对此丈夫漫不经心地答道："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可能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你认得他吗？"他转向我问道。"认识。他是在那个村子里出生的。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来看管这个地方了。他起码有六十岁了。"

"他是怎么变成基督徒的？"

"这里曾有过传教的人，您知道，传教士在各种地方落

脚，”我说。

约瑟夫给我们留下两盏灯，都是铜制的，里面灌满了煤油。我把其中的一盏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另一盏给了那个男人，让他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房中的其他地方则是漆黑一团。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外边天空中的群星。我们围坐在桌旁。我知道盘子放在何处。我把盘子摆在桌子上，盛上饭食，或者不如说，打算盛上饭食。这时约摸为晚上七点半左右。我们已经观赏过了壮丽的日落景象。我们还看到了日落后北部天空中变幻着的紫红色彩，对此大家都赞叹不已。我们发现，虽然落日已经完全西沉，但那红色的余辉依然照亮着树梢。我们想出一些人们常用的话语来抒发自己的赞美之情。那男人不过是随声附和着我们，人云亦云而已。我变得那么富于诗情，他猛不丁说道：“嘿，拉朱，原来你还是个诗人哪。”我以得体的谦虚接受了他的赞扬。吃晚饭时，我拿起一只盘子打算盛饭。她说：“不，不，让我来给你们俩盛，我最后再吃，就像个道地的主妇那样。”

“啊哈，这可是个好主意。”那男人打趣道。她伸出手来让我把盘子递给她，但是我偏要坚持自己动手。她猛不防冲上前来从我手中抢走了盘子。啊，那瞬间的接触使我刹那间只觉得头晕目眩，我什么都看不清了，一切都融入一片甜蜜而又灰蒙蒙的雾霭之中，宛若处在氯仿麻醉剂之下。整顿饭的时间我都在回味着那甜蜜的一触。我们吃了些什么，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一概不知道。我低头坐着，不敢正视她的面孔，惧怕与她的目光相遇。我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吃完

饭，她是什么时候端走盘子的。我仅仅意识到她那轻柔的动作。我的思绪一直滞留在她那金子般的一触上。在我头脑中，有一个声音不断地说："不，不，这样做不对。记住，马可是她的丈夫，这种念头根本就不该有。"然而我却不能够打消这个念头。"他会拿枪崩了你。"我内心深处的谨慎的良知在告诫我。"可他有枪吗？"另一个声音又说。

饭后她说："咱们到玻璃凉台上去吧。我得看野兽。你想它们这会儿会出来吗？"

"我想会的，只要咱们有耐心，有运气。"我说，"不过，难道你不害怕吗？你得在黑暗中等着啊。"她嘲笑我的担忧，邀请马可和她一起去。可是，他却说他想独自一人呆着。他将一把椅子拉到灯旁，拿出了他的公文包，很快便埋头在他那堆文件中了。她说："把你的灯遮上。我可不想让你把我那些野兽给吓跑了。"她蹑手蹑脚地来到凉台上，拉过一张椅子坐下。半路上她曾对我说："你也有文件要看吗？"

"没有，没有，"我说，打不定主意是回我的房间还是同她一起去。

"那就一起来吧。你一定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黑地里让那些四处乱跑的野兽吓唬吧？"我看了看那个男人，想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是他却完全沉浸在文件当中。我问："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不需要。"

"那我去凉台啦。"

"去吧，"他说，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她紧靠玻璃墙坐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墙外。我轻轻地在她身旁放了张椅子坐下身来。过了一会儿她问我："连个鬼影都没有。我都怀疑，野兽到底会不会到这儿来。或许，那不过是人们的传说吧？"

"不，许多人都见过它们。"

"什么样的野兽？"

"狮子……"

"这儿有狮子？"她说着笑了起来："我在书中读到过，狮子只生活在非洲。但这真的是……"

"不，请原谅。"我自知失言，急忙说："我的意思是指老虎、豹和熊什么的，有时还能看到大象穿过山谷，或到池塘边来喝水。"

"我打算在这儿坐一整夜。"她说，"他嘛，当然高兴一个人呆着喽。这里我们至少有宁静和黑暗，有让人喜欢的东西，有要在黑暗中等待的东西。"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身上散发出的馥郁香气使我神魂颠倒，玻璃墙外，夜空中星光灿烂。

"大象不会打碎玻璃闯进来吧？"她打着呵欠问道。

"不会的，那边还有一道深沟，它们过不来的。"一些明亮的眼睛在树叶间闪闪发光。她拉住我的衣袖，兴奋地轻声说："有东西来了，会是什么呢？"

"大概是只豹子。"我说，想使谈话继续下去。哦，这低语，这群星，这黑暗——我激动极了，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你感冒了吗？"她问。我说："没有。"

“那你出气怎么这么粗呀?”我真想把自己的脸贴近她的脸蛋,轻声说:“你的舞跳得真是好极了。你很有才华,以后再跳一次吧。愿神保佑你。你不想成为我的情人吗?”但是幸而我克制住了自己。我转过身来，只见那位马可已轻手轻脚地走来了。“运气如何?”他轻声问道。

“刚才有动物来过,可是又走了。坐下吧，您不坐吗?”我说着把椅子让给了他。他坐下来,注视着玻璃墙外。

第二天早晨，我发现空气又变得紧张沉闷起来——头天晚上那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已一扫而光。当他们的房门打开时,只有他一人走了出来,已穿戴完毕,准备就绪。我也已经用炭炉煮好了咖啡。他走了过来,机械地伸出手,好像我是个站在咖啡馆柜台后边的人。我给他倒了一杯咖啡,说:“约瑟夫还带来了午餐,你不尝尝吗?”

“不,咱们走吧。我急着要去洞室呢。”

“那夫人呢?”我问。

“别管她,”他惆怒地说,“我可闲荡不起，浪费我的时间。”情势一如昨天。看来，他们每天早上的精神状态都是如此。昨天夜里在凉台上,当他走过来坐在她身旁时,他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啊!那天晚上,他们又是多么亲热地走进饭店的啊!他们一到早上就咬牙切齿地翻了脸,夜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他们在床上不睡觉,只吵架,或者她总在枕边训斥他,从而使他厌倦了吗?我真想大喝一声:“嘿,恶魔,你都对她干了些什么?让她一早起来就生这么大的气。要知道,你的手里有一件多么难得的宝贝,你却不识它的价

值，真是猴子捡到了玫瑰花环！”蓦地，一个令我怦然心跳的想法袭上我的心头——也许她又在佯装生气，好让我能够从中调停吧！他放下杯子说：“现在咱们走吧。”我不敢再问他妻子的情况。他正不耐烦地挥动着一根小手杖。夜里他会用这根手杖对付她吗？虽然我当时想她想得发疯，但我还是把持住了自己，没有脱口问出“要我去叫她吗？”这样不该问的话，那很可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仅仅问道：“她知道这儿有咖啡吗？”

“知道，知道，”他不耐烦地叫道，“把咖啡留在那儿，她会喝的。她有足够的头脑照管自己。”他旋开了门把手，我们就出发了。路上我仅仅回了一次头去看，希望她的身影会出现在窗口，把我们唤回去。“我走这么远路来，难道是为了陪这个恶魔吗？”随着他走下山坡时，我暗自问道。如果这时他一失足滚落到山下，那才叫妙呢！歹念，真是歹念。他走在我的前面，我们就像一对非洲的猎人——事实上，他那身装束，加上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顶盔状遮阳帽和厚厚的茄克，活脱是个野蛮的非洲猎人。我们面前的这条路穿过草丛和灌木丛直通峡谷，而洞室就在这条路的半路上。突然间，我的心头一阵火起，他行路的速度是那样的快，就好像他认识路似的。一路上还不停地挥舞着手杖，紧抱着他的公文包。哪怕他把紧抱公文包的热情放在别处一半呢！我冷不防问道：“您认得路吗？”“啊，不，”他说。“可您正在给我带路呢！”我说，极尽讥诮嘲讽之能事。他叫道：“唉呀！”一副张皇失措的样子。他跨到一边说：“好，给我带路吧。”接着又

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柔和的光线。"

洞室的入口处掩藏在一丛茂密的兰德那树后。用锈蚀的铰链连结的大门洞开着。当然了，这里到处都是坍塌的砖块和灰泥。这个洞室仅用一块岩石覆盖着整个洞顶。为什么竟会有人不辞艰辛地在一个僻远的地方建造这么个东西，我无法理解。他站在洞外，审视着入口处："你瞧，这个入口肯定是后人加上的。洞室本身呢，我看出来了，一定是公元一世纪左右的产物。而入口和门的修造日期则要往后推。你瞧，那种高大的入口以及有雕饰的门廊，其样式是在公元七、八世纪才开始时兴的。那时，南印度的统治者们已经开始热中于……"他滔滔不绝地讲着。看来，已经死亡衰败的东西比生气勃勃、活蹦乱跳的东西更能打开他的话匣子，激发他的想象力。在他面前，我身为向导，却几乎无事可做，他对于一切都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他一进洞，就把外部世界及其居住者们忘得一干二净。洞顶很低矮，但是每一英寸墙上都布满了人物画。他点燃了墙上的火把，还从衣袋里取出一面镜子，将它放在洞外，以使阳光反射到洞中的墙上。许多蝙蝠从耳旁呼呼飞过。地板千疮百孔，破败不堪。但他却毫不介意。他开始忙着测量、记录、拍照，同时还喋喋不休地说着、讲着，根本就不管我是否在听。对他这种收集古迹资料的工作，我腻烦透了。那些壁画表现了史诗和神话中的故事情节，壁画上的各种图案，包括男人、女人、国王以及动物，都是以一种自身所特有的古怪透视法和比例画出来的，就像那些岩石本身一样古老。诸如此类的壁

画我见过几百次了，再多看我认为没有任何意义。我对它们毫无兴趣，正如他对其他事物毫无兴趣一样。“当心，”我说“这些缝隙里可能有蛇。”“噢，不会的，”他满不在乎地说：“蛇一般不到这种有趣的地方来。再说，我还有这个呢。”他挥动着手杖说，“我对付得了，我才不怕呢。”我突然说：“我好像听到汽车的声音。要是加夫尔来了的话，我想我得回别墅去一趟。那么，我可以去一下吗？一会儿我还回来呢。”他说：“留住他，别让他走了。”

“如果你要回去，可要沿着原路走，这样才不至于迷路。”他没有吭声，又继续他的研究了。

我一口气跑回山庄，在后院里喘息了片刻，然后边往里走，边用手向后梳理着头发，使神色镇静下来。我一进院子，便听到了她的声音：“找我吗？”她正坐在树荫下的一块大石头上，我上来时她一定看到了我。“你还在半英里路外我就看到你了——不过你可没看到我。”她说，听那口气，就好像抓住了我的什么短处一般。

“你在山顶，我却在谷底呀，”我说着，走到她跟前，彬彬有礼地询问她是否喝过了咖啡。她显得既悲哀又深邃。我坐在她近旁的一块石头上。她说：“就你一个人回来了。我想他还在死盯着那些墙吧？”

“是的，”我简单答道。

“他无论去哪儿都忘不了干这种事情。”

“这个，我想他不过是对此感兴趣吧。”

“那我怎么办呢？我可是对别的事情感兴趣啊。”

四

“你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呢？”

“除了那些冰冷的、老掉牙的石头墙，我都感兴趣，”她说。我看了看表，离开他已近一个小时了，我却还在浪费着时间。时间正一分一秒地从我的指缝间溜走。要是我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切莫错过这个良机。我大胆地说：“你们每天晚上一般都不睡觉，光是吵嘴，是吗？”

“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只要一开口谈话，就对所有的事物争吵不休，我们对大多数事物的看法都不一致。然后他就走开，不来理我。等他回来时，我们又和好如初了。事情就是这样。”

“到了晚上又开始争吵，”我说。

“是的，是的。”

“简直想象不出竟会有人跟你争吵——能和你在一起肯定是幸福极了。”

她警觉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坦率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曲。如有必要，我今天情愿毁灭自己，也要把这些话告诉她。若是她想一脚踢开我，她尽可以这样做，不过要听完我的话。我坦露了自己的心迹。我赞美她的舞姿，我大胆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不过却是将其巧妙地夹在对她的艺术的赞美之中顺便说出的。我在这句话中将她称作艺术家，而下一句紧接着就把她叫作我的情人。诸如：“多么美妙的蛇舞！啊，我整夜都在思念你。世界上第一流的艺术家！你难道不知道我每时每刻都是何等地思慕你吗？”

我的话果然起了作用。她说："你对我如同兄弟（"啊，不"我真想大声叫喊），我告诉你都发生了什么事……"她给我讲述了他们每日吵架的原因。

"那你们到底为什么要结婚呢？"我不顾一切地问道。她神情郁悒，说："我也不知道，那是碰巧就……"

"你嫁给他是因为他富有，"我说，"于是你舅舅①和你家里的其他人就都劝你嫁给他。"

"你听我说，"她拉着我的衣袖，开始讲述自己的身世，"你能猜出我属于什么阶级吗？"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大胆地猜道："不管是什么阶级，都肯定是属于最好的一类。不过我可不信什么阶级不阶级，种姓不种姓的。无论你属于哪个种姓，你都是你们种姓的光荣。"

"我们家世代是隶属于寺庙，为寺庙跳舞，我母亲，我外祖母，以及在她以前的母亲，都是如此。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在我们村的寺庙中跳舞了。你知道人们是如何看待我们种姓的吗？"

"是世间最高贵的种姓，"我说。

"我们被看作妓女，"她直言不讳地说，而我听到这个词却不禁打了个寒噤。"人们认为我们不体面，人们认为我们不文明。"

---

① 作者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人。在该邦中还留有不少母系社会的遗风。如不少族的家谱须按女方系统续，姓氏也随母系姓。在处理家庭事务上，舅舅享有很大的权力。这一点在此部小说中得到体现。

"这种狭隘的观念在旧时代或许确实存在过，但是现在可不同了，情况变了，今天，种姓或阶级已不复存在了。"

"我母亲为我安排了另一种生活。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送我上了学。我学习成绩很好，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但是大学一毕业，问题也就来了：我是做一个舞蹈演员呢，还是做其他工作。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就是你常可以看到的那种征婚启事。上写：'一位喜爱学术研究而又富有的单身汉欲求得一位受过教育、容貌秀丽的姑娘为偶。种姓不限；但必须容貌秀丽，具有大学学位。'我问自己：'我漂亮吗？'"

"啊，那还用问？"

"我手中抓着一卷大学文凭拍了张照片，将它送到登广告的人那里。就这样，我们会面了。他审查了我和我的文凭，我们就去登记结了婚。"

"在你刚见到他的那一刻，你喜欢他吗？"

"现在别问这些，"她冷冷地对我说，"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家的人曾经商量了很久。问题在于，嫁给这样一个财富和地位都大大超过我们的人是否合适。但是我家的全体妇女都十分兴奋、激动，都说没想到像他那样的人竟会屈尊娶我们这种地位的姑娘。于是做出了决定：即使为此不得不做出牺牲，放弃我们的传统艺术，那也是值得的。他有一所大房子，一辆汽车，他是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在马德拉斯郊外有一幢房子，他独自一人住在那里，根本没有家累，终日只与书本纸张做伴为伍。"

“所以你连婆婆都没有！”我说。

“我倒宁愿有个婆婆，什么样的都行，假如这就意味着我会有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丈夫的话，”她说。我抬眼看了看她，想揣度她话里的意思，然而她却垂下了眼睛。我只好去凭空猜测了。她说：“他只对绘画、古老的艺术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感兴趣。”

“不过我想，能活动的东西他就是不感兴趣，”我说。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为她生活中的不幸而慨叹不已。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头。“一想到你这样一颗明珠竟然湮没无闻，我心里真是很不痛快。假使我处于他的地位，我就要使你成为世界的皇后。”她没有推开我的手。我让自己的手滑动着，触到她那柔软的耳朵，又把手指插进她的头发中。

加夫尔的汽车没有来。一位过路的卡车司机捎来了口信，说是加夫尔的汽车出了故障，要第二天才能来。我们一行人当中并没有人对此真正介意。约瑟夫对我们照料得相当不错。马可说，车不来，倒还能使他更加从容地研究那些墙壁呢。我也同样毫不介意。这真是天赐良机，每天夜晚，趁着马可坐在他的房间里深入思考他的笔记时，我便可以拉着她的手在玻璃幕后观赏野兽了。

当加夫尔的汽车终于到来时，马可说：“我打算留在这里。这里需要花费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长。你能从我饭店的房间中把我那只黑皮箱带来吗？我有些文件放在那儿了。假如你没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倒希望你还能回来。”

我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然后又抬眼看了看那个姑娘。她的眼中含着无言的恳求，我答应了。

“你可以把这件事看成是你本职工作的一部分，”他说，“除非你觉得它会妨碍你的日常事务。”

“好吧，”我迟疑地说，“您说得对，这的确会给我的工作带来不便，不过我同样愿意为您效劳。一旦我负责某人的事项，我总感到，将他们安全送走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当我正要上车时，她对丈夫说：“我也回城里一趟。我想从我箱子中取些东西回来。”我加上一句：“我们今晚可能回不来了。”

他问妻子：“你能行吗？”

“能行，”她说。

当我们驱车行驶在下山的路上时，我发觉加夫尔总是通过反光镜在看我们。我们挪动身子，避开了他的视线。我们在晚上到达了饭店，我跟着她走进她的房间。“我们今晚要回去吗？”我问她。

“为什么要回去？”她反问道，“假使加夫尔的车在半路上抛锚呢？最好不要在那条路上冒这个风险吧。我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过夜。”

我回家去更衣。母亲一看见我，就仿佛知道了一切。她脸上布满疑云。我什么都顾不上了，匆匆忙忙地梳洗打扮，又取出另一套特意添置的衣服。我把换下的旧衣卷作一团递给母亲，“请您告诉店里那个帮忙的小伙子，把这些衣服送到洗衣人那里去洗烫整齐。明天我可能还要穿。”

"变成花花公子了吗？"她边说边端详着我，"你现在怎么总是外出呀？"我找了些借口搪塞了一番，就又出门了。

那天，我自己掏钱雇加夫尔开车带我们游览。我变成了真正的导游。我用前所未有的热情向她介绍着这座城镇的景物。我带着罗西叶游遍全城。带她去看了市政厅大楼，游览了萨罗逾河。我们坐在沙滩上，大嚼着一大袋盐炒花生。她的举动简直像个婴儿，兴奋、激动，对一切事物都感到新奇。我领她逛遍了郊区百货商店，告诉她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这大概是她生平第一次见识世界，她欣喜若狂。加夫尔趁我一人呆在商店外边的一会儿工夫，警告我说："记住，她可是个有夫之妇。"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你干吗要跟我说这个？"

"别生气，先生，"他说，"悠着点儿劲。我只能说这些。"

"你想到哪儿去了，加夫尔。她就像我的妹妹一样，"我说，试图堵住他的嘴。他只好说："你说得对，这关我什么事？毕竟那个人还在那儿，他才是她真正的丈夫。而我呢，有工夫还得为自己的老婆操心呢。"我离开他，回到商店里。她挑中了一个色泽鲜艳的银质孔雀胸针，我付了钱，将胸针别在她的纱丽上。我们在塔姬饭店的露台上进餐，从那里她可以眺望到逶迤流淌的萨罗逾河。当我向她指出这一点时，她说："这景致确实很美。不过，我已经观赏了山谷、树林、小溪的优美景色，足够我受用终身的了。"我们开怀大笑，接着又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她喜欢逛市场，喜欢在拥挤的饭店里用餐，喜欢漫步街

头，还喜欢看电影——这些平平常常的娱乐活动仿佛都已离开她多日了。我在电影院门口打发走汽车，我不想让加夫尔监视我的行动。电影散场后我们步行回到饭店。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上映的是部什么片子。我包了个包厢，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绉绸纱丽，显得那么楚楚动人，使人们都不住地盯着她看。

她的双目由于快乐和感激而熠熠闪光，我知道，我已使她对我感恩不尽了。

时近午夜。坐在饭店服务台后面的人漠然地看着我们走了过去，没有显出丝毫的兴趣。饭店的工作人员都要学会去除好奇心。在二十八号房门前我踟蹰起来。她打开门，走进房间，踌躇着，将房门半开着。她立在那里对我注视了片刻，就像第一天见面时那样。“我可以走了吗?”我轻声问道。“可以走了，晚安。”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不可以进去吗?”我问，极力显出一副悲哀欲绝的样子。

“不行，不行，走开，”她说。但是我一阵冲动将她轻轻推开，一步跨进了房门，将整个世界锁在了门外。

6

时间在一天天流逝。然而对拉朱来说，每天都是那么相

似，总是忙忙碌碌，被这种活动排得满满的。拉朱已计算不出过去了多少时间。数月（也可能是数年）过去了。他是根据几个突出的时日来计算时节的，譬如在一月份的收获季节，他的门徒们便给他带来甘蔗和红糖蒸饭；而当他们带来甜食和水果时，他就知道是泰米尔新年①到了；在十胜节②到来时，他们又额外送来灯盏，并将灯点亮，而妇女们则要一直忙上几天，用彩纸和光灿灿的金属箔装饰有柱大殿；到了灯节③，他们又给他送来新衣和爆竹，于是他便专门邀集孩子们燃放爆竹。就这样，他大略地估算着时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旱季、雨季和雾季。他这样计算了三轮，然后就算不清楚了。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必要记住日期。

现在他已是长髯拂胸，长发覆背了。他还在颈间戴上一串念珠。他的双目放射出温和、慈爱的光芒，闪射出睿智的光辉。村民们不断地给他送来这么丰盛的东西，使他已经丧

---

① 泰米尔新年，是泰米尔人最重要的节日，也叫庞格尔节，这个节日是在太阳直射在南回归线的时候（即我国的冬至时）过。这时在印度正是水稻、甘蔗、香蕉、椰子等收获的时节，因此也是农民的丰收节。

② 十胜节，也称胜利节。是庆祝罗摩讨伐楞伽，斩除十首罗刹王的节日。这个节日从印度历七月（相当于阳历的九—十月）的第一天一直过到第十天。整个节日期间，要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同时演出“拉摩里拉”（罗摩生平）剧。

③ 灯节，是迎接女财神罗其密的节日，时间在印度历的八月（相当于阳历十—十一月）的朔日（即完全无月光之日）。过节时，家家户户都要粉刷墙壁，打扫屋舍。傍晚，在墙头院落点上一排排小油灯，意思是给罗其密照路，请她到自己家来。

失了积累物品的兴趣。当一天结束时，他总是尽其所有散给人群。人们给他带来硕大的菊花花环，成篮的素馨花瓣和玫瑰花瓣，他又将这些全都回赠给妇女儿童。一天，他对维兰提出了异议：“我是个穷人，你们也是穷人，你们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些东西？以后可不要再送了。”但是根本就不可能制止人们送这送那，他们喜欢送给他礼物。他开始被聚集在身边的人称作斯瓦米①，而他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作庙宇。“斯瓦米这么说了，斯瓦米那么说了……”“我要去庙里”云云，已经成为人们常挂在嘴边上的话语。人们由衷地热爱这个地方，他们将庙里的墙壁粉刷一新，还在上面画上红饰边。

这一年的上半年，雨水丰足，每天晚上，雷声大作，倾盆大雨要一连哗哗哗地下上两个小时。后来，雷声不再那么隆隆作响，但雨水仍是连绵不断，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然而，下雨并没有影响庙中的聚会。人们披着硕大的竹席，撑着伞，或顶着椰叶来到庙里。大殿在雨季变得更为拥挤，因为人们不能再涌入外面的院子。但是这种天气却使这种集会变得舒适、有趣，也很凉爽。沙沙的雨声、树间飒飒的风声以及暴涨的河水（这使得人们将孩子高高地举在肩头，并只在某些水浅的地方涉水过河）都为这个活动平添了一种特殊的魔力。拉朱喜欢这个季节，因为此时到处是一片青翠葱绿，而天空的云彩也是千变万化，美不胜收。所有这些奇

---

① 斯瓦米，有主人、师父、精神导师等意。

妙的景象他都可以透过有柱大殿观赏到。

然而，到了这一年的岁末，他猛然发现，天空总是十分晴朗，从无一丝浮云，仿佛夏季仍在延续。拉朱询问道："这雨都上哪儿去了呢？"

维兰耷拉着个脸："有好些日子没下雨了，斯瓦米。本来到这个时节黍子已经该收割了，可全都被晒枯了秆儿。真急死人了。"

"上千棵香蕉树苗也都死了。"另一个人说道，"谁知道是不是还要这么旱下去呀？"他们显得焦虑不安。拉朱一向都是个预言家，他安慰他们说："这种事情本是很平常的，不要为此过于焦虑。咱们尽量往好处盼吧。"人们不再那么唯唯诺诺了："您知道吗？斯瓦米，我们的牛群放出去都找不到草吃，只能用鼻子嗅嗅泥就回来了。"人们怨声载道，拉朱却一一给予抚慰，人们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您知道得最清楚，师父。"他们说着离开了拉朱。拉朱想起，近来，他下河洗澡时，须多下三个台阶才能入水。他走下河来，站在那里望着河道。他向左方望去，只见那里的河水仿佛又流回了位于曼皮山脉的河源——那个他经常伴客游览的地方。那样一片小小的水洼，几乎不足一百平方英尺大小，加上那个小神龛——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竟使这里的河水少得如此可怜。他发现河的两边变宽了，露出更多的岩石，对岸的岸坡也似乎变高了。不久，干旱加剧的其他迹象也都显露出来。在丰收节①时，通常的欢庆活动没有举行。"甘蔗全都枯

① 见92页注①。

萎了，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摘到这么一节。请您收下吧。”

“把它给孩子们吧。”拉朱说。他们的礼物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远不如从前了。“占星术家说明年的雨期会很早到来。”有人说。人们时时处处都在谈论着雨，他们几乎无心再听他讲道、讲述哲理了。他们围坐在一起，诉说着自己的疑惧和期望：“斯瓦米，飞机在天空飞行真能搅乱云层，使雨量减少吗？天上的飞机可太多了。”“斯瓦米，是不是因为原子弹爆炸，才使云彩变干的？”科学、神话、天气预报、善与恶，各种话题都离不开雨。拉朱尽量给每个人以圆满的解答。但是他发现，他的这些解答根本就没使他们不再想雨。他下令说：“你们不要再过多地想着雨了。雨神有时也会戏弄那些没完没了总想着他的人。试想，要是有人一天到晚，每时每刻，连续不断总是重复你的名字，你会有何感觉呢？”他那幽默的比喻使得大家十分开心，然后大家便告辞了。但是形势还在继续恶化着。对此，无论是宽慰的话语还是理性的训诫都无济于事。有时，偏偏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有些事物人们既无法左右它，也无法做出抉择，哲理性的态度同样对它奈何不得，真让人无计可施。牛已产不出奶，也无力拉犁耕田。羊群的羊一个个变得像生了病似的，身上的毛大块大块地脱落，骨盆都突兀出来。

村里的井全都干枯了。大群大群的妇女头顶水罐来到河边，而河流也正迅速变细。从早到晚，打水的妇女如潮如流，络绎不绝。拉朱观看妇女们在对岸的高地上来来往往，鱼贯而行，宛若一幅图画，但却缺少画中的宁静。她们在河

床上的水坑旁吵吵嚷嚷，争先恐后，声音中充满了恐惧、绝望和悲哀。

土地很快龟裂开来。不久，人们发现一头水牛死在小路上。一天，维兰一大早就把这个消息带给了斯瓦米。当时他还在酣睡中，维兰立在一旁，说："斯瓦米，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怎么了？"

"牲口开始死亡，"他温静而恭顺地说。

"那你叫我去又有什么用呢？"拉朱从床上坐起来时，真想这么问一句。但他是不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他安慰维兰说："啊，不，这不可能。"

"我们发现一头水牛死在村外树林的小路上。"

"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是的，斯瓦米，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情况还不至于这么糟吧，维兰，它一定是死于别的什么疾病。"

"请一起去看看吧，要是您能告诉我们它是怎么死的，就会使我们宽心的。像您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去看看，说说是怎么回事。"

显而易见，他们都已经惊慌失措了，仿佛进入了梦魇的状态。斯瓦米对于牲畜，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差不多都是一无所知，就是让他去看看这头水牛也起不了什么实际的作用。但是既然他们要求他去，他就请维兰坐下稍候片刻，然后跟他一起上了路。村子的街道显得冷寂凄凉。孩子们

在土路上玩耍，因为他们的老师带着准备呈交给税收部门要求免税的请求书进城了，因此日读学校暂不开课。妇女们头顶水罐在街上穿梭往来。当她们走过拉朱一行的旁边时，有人说："今天差点儿连半罐水都打不上来了。这个世界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啊？斯瓦米，你可得给我们指条路啊。"拉朱仅仅抬起手来挥了挥，似乎在说："安下心来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这就去和众神商量，把这件事安排好。"一小群人尾随着他和维兰去林中小路，他们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样的话。有人说起了邻村发生的更为可怕的事件，什么霍乱蔓延啦，数千人死亡啦等等。其他人则将他喝斥住，说他在散播骇人听闻的消息。拉朱几乎不去理会周围人七嘴八舌的话语。

就在村外那条通往树林的崎岖小路上，一头骨瘦如柴的水牛躺在那里。鸦和鸢已在它上面盘旋，看到人们到来，便四散飞开。水牛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腐臭，这使拉朱联想到眼前的季节。这臭味不可能用预言来驱散。拉朱用上衣掩着鼻子，朝死牛的尸体注视了一会儿。他问："这是谁家的？"他们面面相觑，"不是我们的，"有人说，"是邻村的。"这种看法使人们略微松了口气。倘若这头死牛来自邻村，那关系就不大了。现在，任何事，任何解释，任何借口都能够宽解人心。"这牛不属于任何人，"又有人说，"它好像是头野水牛。"这样说更好些。原来问题还会有其他的解释和答案，这使拉朱如释重负。他又盯着死牛，补上一句："它一定是挨了毒虫的咬。"这种解释简直令人鼓舞。他将目光

避开那些光秃秃的树枝，避开那覆盖着被烈日晒得发白的干土的、没有一丝绿意的土地，转身走了。

斯瓦米的这种解释使大家高兴起来，这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安慰，紧张的空气顿时变得轻松了。晚上牛群回圈时，他们看着牛群，不再焦虑不安。“附近的草还够牛吃的，”他们说，“斯瓦米说水牛是被毒虫叮死的。他什么都知道。”为了证明这一点，人们讲起许多有关动物的神秘死因的传闻：“有些蛇咬牲畜的蹄。”“有几种蚂蚁的叮咬能把牲畜致于死地。”

各处又发现有更多的牲畜死亡。刮一下土地，只会扬起一团烟尘。大多数人家的粮仓里装的还是上一年打下的粮食，新粮颗粒无收，所积粮食日益减少。村里商店的店主坚持索要高价。人们买一点儿米，他竟要价十四安那。一个买米的人气得火冒三丈，打了他一记耳光。店主手持斧头跑了出来攻击那个顾客。于是那些同情顾客的人聚在店前，闯了进去。夜里，店主的亲友及其同情者们又拿着撬棍和刀子赶来，向那些人发起了进攻。

维兰一伙人也操起刀斧投入了这场械斗。尖叫声、呐喊声、诅咒声响彻云霄。剩下的一小堆干草也被点燃了，火光映红了夜空。拉朱听到喊叫声，走出庙一看，在黑暗中只见火光冲天，小丘那边的景物都被照亮了。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前，一切还都显得那样宁静安谧。他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村里的人都不知怎样才能保持安静了。他们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这样的话，我想我还是找个新的安身之地

吧。”他又回去睡觉了，对于人们的举动不再有任何兴趣。

但是，第二天一大早，消息就传来了。当他还在蒙眬中时，维兰的弟弟就赶来告诉他说，维兰在械斗中被打倒在地，他的头负了伤，还被烧伤数处。他又举出一串在械斗中受伤的妇孺的名字。他们打算今夜集合起来去攻击另一伙人。没想到事态竟然发展到这般地步，拉朱惊得瞠目结舌。他不知道现在人们希望他做什么，是为他们的出征祝福，还是阻止这一举动。就他个人而言，他巴不得他们相互间打得脑袋开了花才好，免得他们一天到晚总是为旱灾担惊受怕。他很同情维兰的状况，问道：“他伤得重吗？”维兰的弟弟说：“啊，不。只不过砍伤了几处。”仿佛觉得伤了这几处还不够似的。拉朱犹疑了片刻，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去看望维兰，不过他实在懒得动弹。如果维兰受了伤，那把伤治好就是了。现在他弟弟对于他伤情的轻描淡写的说法，不管是真是假，正合他的心意。没有必要急着去看他。他担心如果长此以往，人们成了习惯，动辄就来惊动他，把他叫走，那他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他对维兰的弟弟说：“你怎么没受伤哇，你是怎么保护自己的？”

“我嘛，当时我也在场。不过他们没打着我。要是他们敢碰我一下，瞧我不撂倒他们十个才怪呢。可我哥哥呢，他太不当心了。”

“别看这人瘦得像根扫帚柄，口气还真够大的。”拉朱暗忖道。他出了个主意：“告诉你哥哥把姜黄根粉敷在伤口上。”听来人那漫不经心的谈话口气，拉朱都怀疑这小子本

人当时是否从背后给了维兰一击。这个村子里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当地所有的兄弟之间都同室操戈，讼争不休。在当前这种易动肝火的局势下，人们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维兰的弟弟起身要走了。拉朱叮嘱说："告诉维兰要绝对卧床休息。"

"哦，不，师父。他怎么能休息呢？今天夜里他还要去攻打那伙人呢。不把他们的房子烧了，他是不会休息的。"

"这样做可不对，"拉朱说。这些人怎么这么好斗，他真有些被激怒了。

维兰的弟弟是村里一个智力低下的人。他约摸有二十一岁，有些半痴。他在维兰家里的地位与仆人相差无几，是维兰生活中的另一个精神负担。他将村里的牛赶到山上去吃草，以此打发日子。每天清晨，他把各家各户的牛集中在一起赶到山脚下，看着它们，晚上再把牛赶回村来。他终日懒洋洋地躺在树荫里，太阳升到头顶上了，便吃一团小米饭，然后看着太阳慢慢地西斜，再将牛赶回家。从早到晚，除了牛以外，他几乎找不到人说话。于是他便以平等的地位与牛谈话，还对它们以及它们的祖宗八代肆意谩骂。假如哪天下午，哪个人有幸到那片寂静的树林中去看看，那么他便可以听到群山都回响着他用木棍赶牛时，向牛群甩出的一串串经过挑选的叫骂。村里人认为他尚能胜任这个简单的活儿，每户每月付给他四安那工钱。再重要些的活人们就不敢托付给他了。村子里只有少数几个人从未拜访过斯瓦米，他们在晚间更喜欢躺在家中睡大觉，他便是其中的一

个。然而他现在却来了，差不多是初次来访。其他人都在一心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而他所包揽的活计又受到了旱灾的影响，此时，人人都认为仅仅把牛赶出去嗅嗅干沙子，每月付给那个白痴四个安那是愚蠢的。

他今天早上到这里来，不是因为有人派他来给斯瓦米捎信，而是因为他实在闲得无聊，突然心血来潮，想：我不妨也去庙里看看，接受斯瓦米的祝福。本来村民们是绝不想用那场殴斗来引起斯瓦米注意的，尽管械斗完毕后，他们可能轻描淡写地向他描述一番。但是这个小伙子主动将这消息带来，他极力为自己人的行动辩护。他说："可是，斯瓦米，他们凭什么要砍我哥哥的脸啊？"他怒冲冲地说，"难道应该听任他们干这些坏事吗？"拉朱耐着性子与他争论："是你们先动手打的店主，是不是？"那小伙子曲解了他的话意，说："我可没打店主①。打他的人是……"他说出几个本地人的名字。拉朱实在懒得纠正他的错误并提高他的理解力。他仅仅说道："这样做不好，谁都不应当打架斗殴。"他感到要对他做一番有关和平相处的伦理学方面的说教是不可能的，因而仅说道："任何人都不应当打架斗殴。""可是他们打呀！"小伙子争辩说，"他们来打我们。"他顿了顿，搜肠刮肚地想着下面要说的话，接着又说："而且他们很快就要杀死我们了。"拉朱只觉得心烦意乱。他可不愿意出这么大的乱

① 在当地人使用的语言中，表示尊敬的"您"和"你们"为同一个词，维兰的弟弟智力低下，因此曲解了拉朱的话意。

子，因为这会打破此地与世隔绝的状态，把警察惊动来的，他不希望任何人来这个村子。拉朱忽然认真地考虑起这些问题来了。他抓住来人的上臂说："去告诉维兰和其他人，我不希望他们再这么打下去。……我以后会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做。"小伙子还打算重复他那几句争辩的话，然而拉朱不耐烦地说："别说了。你听我说。"

"是，师父，"小伙子说，颇有些被拉朱那突如其来的激烈态度吓住了。

"去告诉你哥哥，立刻就去，不管他在哪儿。就说他们要是再不变好，我可就不吃东西了。"

"吃什么？"小伙子迷惑不解地问。

"就说我不吃东西了，别问吃什么。直到他们变好我才吃东西。"

"变好？在哪儿啊？"

老实说，这些话的涵义是小伙子所无法理解的。他本想再问一遍："吃什么呀？"但是由于恐惧，他没敢再问。他睁大两眼，琢磨半天，怎么也不能把那场械斗与眼前这个人的食物联系起来。那人还是紧紧抓住他的左臂不放，此时，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赶紧从这可怕的紧握中挣脱出来。他感到，自己孤身一人来找这个人真是打错了主意。这人那布满胡须的脸庞与他靠得那样近，吓得他魂飞魄散。这个人没准能把他生吞下去。他不顾一切地急着要逃离这个地方。他说："好吧，先生。我照着你说的去做。"拉朱一放开他的胳膊，他便箭一般地窜出了大殿，不消片刻便越过沙滩，跑得

无影无踪了。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村里的长者当中。这些长者正神色庄重地围坐在村子中心的一个台子旁，讨论着旱情。这座砖砌的台子是围绕着一棵古老的菩提树修建的。在菩提树下，竖着几尊石像，村里的人时常为石像涂上油，前来参拜。这个台子颇有几分像曼加尔的村公所。它有大树的浓荫遮蔽，既凉爽又宽敞。台子的一边，总有一群男人聚集在一起商讨着村里的问题；而在另一侧，头顶满载的篮子的妇女们则歇脚休息；孩子们在这里追逐嬉戏；村中的狗也在这里睡觉打盹儿。此时，村中的长者们正坐在这里商量着旱情，商讨着今夜的战斗以及有关的策略。对于这次征战，他们还是顾虑重重。至于斯瓦米会如何看待这整个事件，就只有事后才能知道了。他可能不同意他们的作法，因此在他们自己尚未考虑清楚之前，还是不要惊动他为妙。毫无疑问，那帮家伙应该受到惩罚。请看，在这些讨论的人当中就有不少被打得浑身青紫，遍体鳞伤。但是他们惧怕警察。他们还记得，在前一次两派发生械斗时，政府派来了一支警察武装。警察们在村子里住了很长时间，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白吃白喝不算，还要村人们付出酬金。长者们正讨论得起劲，维兰的弟弟突然闯了进来，使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怎么了，兄弟？”维兰问。小伙子停下身来，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人们抓住他肩膀使劲摇晃他，这使他更为惶惑惊恐，半晌才说出话来：“斯瓦米，斯瓦米，不想再吃东西了。别再给他送吃的去了。”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因为……天不下雨。”他又说。蓦地，他记起了那场械斗。“别打了，他说。”

“谁叫你去那儿的？”他哥哥声色俱厉地问道。

“我……我本来没想去，可是我……我也不知怎么就上那儿去了，后来他问我，我就告诉他……”

“你告诉他什么了？”小伙子突然变得谨慎起来。他知道，要是他说出他曾经向斯瓦米提过那场冲突，他准得挨一顿痛打。他不愿意让人抓住肩膀——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愿意被人抓住，不管用什么方式。可是刚才斯瓦米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时，还用胡须扎他的脸，而现在这些人又撕扯他的肩膀。他感到很悲哀，自己总是被人抓住不放。最好不要掺和他们的任何事儿。他们要是得知他曾经给那位师父讲了械斗的事儿，非得把他的肩膀拧下来不可。于是，他绞尽脑汁，尽力想把这件事遮掩过去。他眨动着眼睛，他们又追问他：“你告诉他什么了？”

“天不下雨，”他说，提起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话题。他们拍着他的脑袋，鄙夷地说：“好一个传递消息的大先知呀！我想，要不是你告诉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不下雨哩。”接着，人群中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小伙子也傻笑着，但极力想忍住笑。

继而他又想起斯瓦米托他带的口信，心想，还是说一下保险些，不然让那个大人物知道了，会诅咒我的。于是他又回到最初的话题说：“在事情没有变好以前，他不想吃东

西。"看到他的神态那么正经，语气那么郑重，人们不禁问道："他说什么来着，告诉我们原话。"小伙子苦苦思索了片刻，说："告诉你哥哥别再给我带任何吃的了，我不再吃东西。假如我不吃，就会变好的，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们愣怔地望着他，颇有些疑惑不解。他笑了，大家竟如此看重他，他很是洋洋自得。人们都陷入了深思。

俄顷，一个人说道："曼加尔有斯瓦米这样的伟人住在我们中间，真是有福之乡啊。只要他与我们同在，就会保佑我们永世平安。他就像圣雄一样。当圣雄甘地绝食时，印度发生了多少变化啊？这个斯瓦米就是甘地那样的人。他如果绝食，天就会下雨的。出于对我们的爱他才准备去肩负此任。他肯定会带来雨的，会帮助我们的。从前有个人一连绝食二十一天，结果使天降了滂沱大雨。只有伟人才会亲身肩负起这种重任……"一席话说得气氛活跃起来，人们忘记了械斗，忘却了一切烦恼和争吵。

整个村庄都轰动了。现在任何别的事情似乎都已经无关紧要。有人带来消息说，在河的上游发现一条鳄鱼死在沙滩上，那是因为河中已无水遮蔽鳄鱼，结果它便被太阳晒死了。又有人带来消息说，在附近村子的一个大湖里，由于湖水日益干涸，湖底露出了一座古老的庙宇。这所庙是一个世纪以前在这片湖水形成时沉没的。庙内的神龛中，神像依然完整无损——尽管在水下沉睡了这么长时间，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害。庙周围的四棵椰子树也仍旧立在原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细节传来。

现在，许许多多的人正穿越湖底去参观那座庙宇，有些人不小心陷入烂泥中丧了命。所有这些传闻现在都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而不是恐惧。他们现在甚至能够以更加宽容的眼光看待那位打顾客的店主了。“说到底，某某某也不该管他叫贱种，这话说得是不合适。”

“当然，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是要支持自己，不然要这些亲友还有啥用？”维兰气呼呼地想到自己额前的伤口，其他几个人也猛然记起他们受到的种种伤害。他们迟疑着，对应在什么范围内给对方以宽恕决断不下。他们安慰自己说，对方肯定有不少人现在也在治伤，这种想法非常令人欣慰。他们突然决定，要有个第三方面来进行仲裁，以使人们忘记那场械斗，不过要以对方赔偿烧毁的干草堆以及宴请自己一方的首领为条件……于是他们花时间讨论了议和的条件，继而全体起立，宣称：“咱们全都去向斯瓦米，向咱们的救星表示敬意。”

拉朱正等着人们给他送来照例应送的礼物和食品。毫无疑问，他的食篮中还剩有水果及别的食物，但是他希望他们能给他带来别的食物。他曾经建议他们给他搞些白面、大米粉和调料来。他想变变花样，调剂一下口味。他总是以巧妙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他一般都是把维兰唤到一旁，说：“你瞧，在带来其他东西的同时，若能搞些大米粉和辣椒粉，我就能做些别样的吃食。每逢星期三……”他阐明了他生活中的一些规则，诸如在某个特殊的星期三他

总是乐于用米粉及某种调料烹饪。当他提起这些事情时，总是神态严肃，以使他的听者将此事当作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一种能使他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能使他更好地领会上天旨意的内在的需要。他非常想吃"邦达"——一种他在火车站的铺子里常吃的食物。那是一个小贩卖的，他总是将这种食品装在一只木盘里，到车站上向旅客兜售。它是用面粉、土豆、一片洋葱、一片芫荽叶和一个绿辣椒做成的。嗬！那个香味就别提了！虽然那小贩炸"邦达"时什么油都可能用。他是那种不择手段的小贩，只要成本能再低些，他会毫不犹豫地用煤油炸食物。尽管如此，他还是能烹制出美味可口的食品。而当拉朱问起小贩是如何做出"邦达"的时候，他仅仅回答一句："只用一片生姜"，然后就急忙把话题扯开。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拉朱给听众讲解《薄迦梵歌》①时，他的头脑中突然闪现出这个念头，他要亲自烹制"邦达"——他现在已经拥有一只炭炉和一只煎锅，还有什么声音能比揉好的面团丢进滚油中的声音更为悦耳呢？他已经尽可能巧妙地将自己的需求一一告诉了维兰。

他听到小丘那边传来的人声，不禁舒了一口气。他定了定神，以便很快进入他的职业角色。他抚平须发，手拿一本书在他的座位上坐下。当人声离近时，他抬眼看了看，只见人群正越过沙滩走来，人数比平日多。一时间，他不禁暗

① 《薄迦梵歌》，古代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一个片断。以下凡的大神黑天的口吻讲述了一些宗教的和哲学的理论。经后世一些哲学家作注宣扬，成为印度教的重要经典。

暗纳闷。然而转念一想，也许是因为他及时制止了一场殴斗，人们都感到欢欣鼓舞，这才来的。想到他终于能够有所作为，拯救了村子，他感到欣慰。看来，维兰那位呆傻弟弟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他希望他们能带来一袋面。不过，张口就要面粉当然不合适，他们肯定会把它留在厨房里的。

他们放轻脚步，压低声音，走近有柱大殿。就连孩子们在靠近庄严的大殿时也放低了嗓门。

他们如往常一样，默然无语地围成一个半圆坐下。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妇女们立即忙碌起来，有的扫地，有的给微弱的灯火注油。在长达十分钟的时间里，拉朱既不看他们也不说话，只顾自己翻着书页。好奇心使他想看看维兰的伤势到底有多严重。他偷偷地瞥了他一眼，看到他额上的伤痕；又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四周，发现人们所遭受的伤害实际上比他想象的要轻。他又一次埋头翻阅书本，读了十分钟后，他才像往日那样抬起头来审视着人群。他的目光扫过他的那群听众，特意停留在维兰身上。他说："黑天①大神如是说——"他将书页凑近灯光，朗读了一段。"你们知道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吗？"他开始就一些互不关联的主题进行半哲理性的演讲，从食美馔佳肴开始扯到对仁慈的神的绝对信仰。他们静静地听着，没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插言，只是当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停下来歇口气时，维兰才说："您的祈祷一定能实现，一定能拯救我们的村子。村里

① 黑天，《摩诃婆罗多》中一位神化了的英雄，大神毗湿奴转世的一个化身。

的每一个人都日夜为您祷告，祷告您将平安无事。”拉朱如堕入五里雾中，不知对方所云。但又一想，他们惯于说这种言过其实、夸夸其谈的祝愿语，他们不过是感激他使他们的头脑有了足够的理智，不再去殴斗。人们突然变得话多起来，七嘴八舌的赞美声从四面八方向他投来。一个女人走过来用头触碰他的双脚。另一个人也跟着这么做。拉朱叫了起来：“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绝对不允许你们这么做。一个人决不应该伏在另一个人的脚下。”又有两三个男人走上前来，其中一个说道：“您可不是个普通的人，您是一位圣雄。能有幸触到您脚上的尘土，那才真是我们的大造化哪！”

“啊，不。不要这么说……”拉朱试图缩回他的脚。但他们簇拥在他的周围。他想要遮住自己的脚。这仿佛是在拿他的脚捉迷藏，他感到十分滑稽。他的两只脚简直无处可藏。他们从四面八方用力拉住他，看来，只要能使他伸出脚来，他们甚至准备胳肢他。他意识到自己确实无法拒绝人们的这种要求，还是顺乎人们的要求为妙。结果，每一个人差不多都触过了他的脚，后又都退下，但无人走开。他们围在他身边，没有一点儿要走的意思。他们凝视着他的面孔，以一种异样的眼光凝然不动地仰望着他。周围的气氛中有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庄严肃穆。维兰说：“您的苦行就像圣雄甘地的苦行一样。他给我们留下了您这样一位弟子来拯救我们。”他们用自己常用的粗犷而朴实的语言，用他们所能搜寻到的一切美妙字眼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有时他们一起张口，发出一片嘈杂的声音；有时他们一句话尚未说完，

就说不下去了。他明白了，他们是在充满感情地说话。他们感恩不尽地说着，尽管那些话听起来有些言过其实。人们七嘴八舌的话语使他莫名其妙，但他们对他的虔诚态度却是勿庸置疑的。他们的态度是那样的热烈，使他不禁感到，他们对自己行顶礼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似乎他自己也可能俯下身来，去触自己脚上的尘土，用自己的双眼紧贴在那尘土上面。他开始想到，自己的人品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告辞的时候到了，但人们却迟迟不肯离去。

维兰一定以为他今天在绝食呢，数月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没有带来任何食物。这没有关系。人们对他的绝食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使他不便开口就问："我做'邦达'用的原料在哪儿呢？"那样问太有失他的身份了，以后再提它也无关紧要。人们以为他正为阻止他们的殴斗而绝食呢，他也不打算告诉他们自己今天已用过两餐了，他无意将真情点破。他的眼睛有些低垂，显出疲惫的样子，这才更显得合乎情理嘛。现在，既然此次活动已经结束，他们为什么还不肯离开呢？他示意维兰过来，问："为什么不送妇女和孩子们回去？时间不是很晚了吗？"时近午夜，人群才离去。而维兰却仍坐在原地没动，他已在这个地方靠着柱子坐了一个晚上。"你不困吗？"拉朱问。

"不困，先生。想想您为我们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不睡觉又算得了什么。"

"别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这不过是我的职责而已，我不会做任何我不应该做的事情的。如果你想回家的话，尽

可以回去。”

“不，先生。我要等明天村长来换我的时候才回家。他五点钟来，要一直呆到下午。那一段时间我就回家，料理一下自己的事务，然后再回来，先生。”

“啊，根本没有必要总派个人守在这里。我自己会安排好的。”

“请您发发善心就让我们这样做吧，先生。我们只不过在尽我们的本分。您正在做出一个巨大的牺牲，先生，而我们最起码还能呆在您的身旁。瞻仰您的面容，我们就会得到您的功德，先生。”

这种态度确实使拉朱深受感动。然而他还是想，该将问题挑明了。于是他说：“你说得对。‘谁为牺牲者服务，谁就会获得同样的功德。’我们的圣典上是这样说的，你说得不错。我感谢神使我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你们相互间都已和平共处，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儿了。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全都顺利解决了。你可以回家去了。明天我就恢复正常进食，然后我的身体也会好的。你要记住给我带米粉、绿辣椒和……”维兰太尊敬眼前这个人了，他不便大声表示自己的惊异。但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您是期望明天下雨吗？先生。”“这个……”拉朱沉吟片刻。他感到奇怪，怎么又突然冒出了关于雨的话题？“谁说得准啊？那是神的意志。也没准下吧。”只是到了此时，维兰才走近前来，讲述了他弟弟告诉他们的话，以及此话对周围群众产生的影响。维兰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人们盼望救星做些什么——要站在齐膝深的水

中，仰望天空，口念祷词两个星期，这期间还要绝对禁食——然后，瞧，雨就会降下。不过肩负此任的人必得是位完人，是位伟人方可。现在，整个乡间都轰动了，人们兴高采烈，因为有位伟人已经同意肩负起这一艰巨的重任。

他说话时，那热切诚挚的语气使得拉朱直想哭。拉朱想起，不久前，他曾对他们讲起过这类苦行、它的价值及其方法。他的讲述部分出自自己的杜撰编造，部分出自他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传说故事。那一天，他向人们讲了整整一个晚上，全是有关这种苦行的事情，帮助自己将听众的注意力从旱灾上转移。他对他们说："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转的。就连那个能给你们带来雨的人也会突然出现的。"他们把他讲的话与现实情况联系起来，并加以运用。他觉得自己是自食其果，使自己陷入绝境，进退维谷，但又不能露出丝毫的惊恐。他感到，终于到他必须认真对待的时刻——他必须说到做到，言行相符。他需要时间，需要独自一人将整个事情从头至尾好好考虑一番。他走下自己的座位——这是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那个座位已经获得一种魔力，只要他还占据着它，人们就不会把他的话当作凡夫俗子的话来相信。现在他可意识到自己造下的罪孽有多么深重。他造出一个巨人，却本质孱弱；他造成一个权力的宝座，却是用石板制成。仿佛是被马蜂蜇了一口，他忽地一下子窜下座位，走近维兰。他的语调由于真正的谦卑和恐惧而压得很低，他的表情十分诚挚。维兰木然不动地坐着，宛若一具石头雕就的卫士像。

“听我说维兰，今夜我必须独自一人呆着。明天一整天我也得一个人呆着。然后到了晚上再来见我。明天晚上我再跟你谈。在那之前，不论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要来见我。”他的话听起来是那样神秘，那样重要，使得维兰二话不说就站起了身。“我明天晚上来见您，先生。就我一个人吗？”

“是的，是的，只能是你一个人。”

“好吧，师父，您自有您的道理。我们不应该刨根问底。有一大群人就要到这里来了，我让人到河边把他们拦回去。这虽然很难做到，但只要是您的命令，就必须执行。”他深施一礼便离开了。拉朱站在那里目送着他的背影。过了一会儿，他走近他用作寝室的里间，躺下身来。由于一整天没有上床休息，他浑身酸痛；今天发生的一系列意外情况使他精疲力竭。黑暗的房间中，蝙蝠飞来飞去。远处，村子里的喧闹声业已平息，万籁俱寂。他想要入睡，但却忧心如焚，难以安睡。他时睡时醒，心事重重，恶梦缠扰，好不容易捱过了三个小时。

难道他们真的想要让他饿上十五天，每天都在齐膝深的水中站上八个小时吗？他坐了起来。他很懊悔，自己不该把这个主意教给他们。听起来倒是蛮生动的。可是如若他早就知道自己要亲身一试的话，他很可能就会授以不同的方法了：他要让所有的村庄联合起来帮助自己吃上“邦达”，要一连吃十五天。他们须负责供应这种食物，中间不能间断。然后他这位圣人每天只消在河中站上两分钟，反正雨

迟早总会下的。他的母亲常说："善人无论生何地，大雨为之从天降，世界各地同受益。"这话引自一首泰米尔诗歌。他忽然想到，最好的方法还是一逃了事。他可以步行过河，随便在哪儿登上一辆公共汽车，逃到城里——那里的人不会过分注意他的，他们会认为他不过是一位大胡子游方僧而已。维兰及其他人也会寻找他一番，然后便会得出结论说，他已隐迹于喜马拉雅山了。但是这个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他又能走出多远呢？不出半个小时任何人就能认出他来。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他们会把他拖回来，因他愚弄了他们而惩罚他。甚至这种担忧也阻拦不了他，即便逃脱的机会只有一半，他恐怕也得准备冒此风险……然而他在回忆起大批的妇女儿童触摸他的脚的情景时，深为感动。他们那种感恩戴德的样子打动了他的心。他生火做了饭，到河里洗浴（在洗浴的地方，他不得不在沙上挖个洞，足足等了五分钟，冒出的水才装满了盆），然后三口两口匆忙吞下饭，生怕有人来看见。他存下一些食物，将它们藏在里间的圣殿中，准备作为第二顿饭夜间吃。他忽然想到，假如他们至少能在夜里让他一人留下的话，他就能够想些办法，渡过这场磨难了。那么，这场磨难也不过就是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倘若他们能够找到这么深的水的话），小声念八个小时的祷文（关于时间，在真正实行起来时，他可以适当地减少些）。这也许会使他身上抽筋，但他只好权且忍耐些日子。他相信，以后雨水迟早总会下的。唉，只要能想出什么办法来，他也不愿为禁食的事把他们全都给骗了呀。

晚上，当维兰到来时，他把维兰视为知己。他说："维兰，你一直是我的朋友。现在你必须听我说。是什么使你想到我能带来雨呢？"

"我弟弟这样告诉我们的。难道您对他不是这么讲的吗？"拉朱迟疑着，没有直接回答。也许到了这个时刻，他还来得及以实情相告，将整个错误纠正过来。拉朱犹豫了一会儿。真是本性难移，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不能正视铁一般的严峻现实。他闪烁其词地答道："我没问你这些。我想要知道的是，是什么使你这样看我？"维兰可怜巴巴地眨巴着眼睛。他还不大明白这位伟人的意思。他觉得那当然是指某种非常高尚的事情，但他却不知如何回答。他说："除了这以外，我们还应当做些什么呢？"

"过来，坐下听我说。你可以睡在这里。我是准备为你们这些人去绝食、去做任何事情的，只要我能帮助这些村子。可是这种事情只能由圣人去做，而我并不是圣人。"维兰忙不迭地连声表示异议。要打破维兰的信仰确实使拉朱感到痛惜，但这是他可望逃避那场磨难的唯一途径。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拉朱请维兰起身同他一起来到河边的台阶上。他在一级台阶上坐下，维兰坐在下面一级台阶上。拉朱走下来坐在他身旁。"你得听我说话，所以别离我这么远，维兰。我得在你耳边说话，你必须注意听我所要讲的事情……我不是个圣人，维兰。我不过同所有的人一样，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听听我的故事，你就会明白的。"已变成涓涓细流的河水正无声地流淌着。菩提树的干枯枝叶沙沙作

响。远处，一只豺在嗥叫，拉朱的声音在夜空中回响着。维兰毕恭毕敬地听着，没有一声惊奇或感叹的话语。他仅仅显得比平常严肃了些。由于操劳，脸上出现了许多道皱纹。

7

我已被马可接受为家庭的一员。我似乎已从为众多游客服务的导游，一变而为一种专为一个家庭效力的导游。马可是个脱离实际的人，在生活上毫无能力。他所能做的仅仅是抄写，临摹古物，以及就此写些文章。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那上面。生活中的一切实际事物他似乎都不会做，诸如寻找食宿、购买火车票这一类的简单琐事，在他看来简直都是了不起的大事。也许，他之所以结婚，是希望找到一个能照料他日常生活起居的人。然而不幸的是，他挑错了人。那位姑娘本身就是一位空想家，如果有过空想家的话。倘若她能遇上一位关心她的职业的丈夫，她必定会受益良多的。因此，在此地能有我这样一个能给她干点儿杂活的人，对她来说更是格外的宝贵。为了照料他们，我几乎扔下了手里的一切日常工作。

他在峰顶山庄滞留了一个多月，我全权负责处理他的一切事务。只要一张收条到手，花什么钱他都不吝惜。他们仍在饭店中保留着房间。加夫尔的汽车则长期雇用，马

可几乎快变成车主了。汽车每天至少在峰顶山庄与城里之间跑一个来回。约瑟夫对马可照料得那么周到，其他人一概不必为他操心。不用说，我好像是应当花费不少时间照顾他和他的妻子，而不牺牲我的任何其他工作。我每天的工钱他都付给我，同时还让我处理好我自己的“日常工作”。我所谓的日常工作听起来好像挺重要，其实不过就是陪伴罗西叶娱乐消遣。她每两天上山看望丈夫一次。近来她似乎格外挂念丈夫，对他分外体贴关心。而他呢，她对他冷也好，热也好，他都无所谓。他的桌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笔记和资料，他却说：“罗西叶，别靠近桌子。我希望你别把它弄乱了。这才刚刚收拾得有点条理。”我从不想确切知道他到底在做些什么。这与我毫不相干。而他的妻子似乎也不关心他正进行的工作。她问：“你的伙食怎样？”自从我们之间有了那种关系以后，她便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对待他。她为他整理房间，向约瑟夫嘱咐有关他的饮食的事。有时她说：“我要留在这里陪陪你。”而马可却心不在焉地随口答道：“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对了，拉朱，你是留在这里呢，还是回去？”我怦然心动，真想答应留下。但我知道，在山下我能与她整日厮守在一起。而现在呢，让她留下单独与他在一起，这才是礼貌的。于是，我眼睛望着别处说：“我得回去了。今天又有别的游客来，等着我去接待。我希望你不会介意。”“一点也不。你还有你自己的工作要干。我不应该总这么独占着你。”

“明天您什么时间需要车？”他看了看妻子，她仅仅说：

“明天，尽早来。”他照例说道：“给我带几张复写纸来，好吗？”

当汽车飞驶下山时，加夫尔的目光不时从反光镜里向我投来。近来，我已注意和他保持相当的一段距离。我不喜欢他对一切事物都过于饶舌。我害怕别人说三道四。我对于这类事情仍旧很敏感。单独与加夫尔在一起时，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除非他把话题限制在汽车方面，我才感到安心。可他偏偏又生性喜好东拉西扯。他往往从汽车谈起，但很快就把它与别的话题扯到了一起：“明天你得给我一小时的时间调调制动器。这到底是机械制动器。你知道；我还是坚持认为它们比液压的强。就像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老妻子比新派的姑娘强。嗬，时髦姑娘们的胆子可真够大的。要是我有工作非得留在山顶上，我才不让老婆单身一人住在饭店里呢！”这番话说得我很不自在，我巧妙地转换了话题。“你认为汽车设计者还不如你有经验吗？”

“嗨，你以为那些工程师就懂得多吗？你只管相信，就凭我能让一辆车的车轮在这条路上转，我就……”谢天谢地，总算把他的心思从罗西叶身上移开了。我心神不定地坐着，精神状态反常。但就连这一点也没能逃过加夫尔的目光。汽车驶下山时，他一个劲地叨叨：“拉朱，这些日子你可变得架子大了，不像我从前的那个老朋友了。”这话不假，我早就不再像往日那样无忧无虑，无牵无挂了。我一天到晚就像掉了魂似的，总想着罗西叶。不是沉浸在刚刚与她

度过的美好时光的回忆中，就是憧憬着下次相会的情景。我还须对付一些棘手的人和事，而她的丈夫则是最容易对付的一个。他是个好人，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工作，对别人过于轻信。尽管如此，我还是变得焦虑不安、疑神疑鬼起来，我总是怀疑，怀疑，一个劲地怀疑。我到底怀疑些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终日提心吊胆。为哪些事担心，却又理不出个头绪来。我心里乱成一团。我经常被种种突发的恐惧慑住；有时自惭形秽，总想着自己难以与心上人相配。我时常担心自己的脸可能刮得不够干净，而她会用手摸摸我的上唇就将我赶走。有时我又觉得自己衣衫破旧。那件绸上衣和饰有花边的围裤不是显得过分花哨，就是已经过时。我觉得她马上就会把我拒之门外，因为对她来说我过于不够时髦。这些念头驱使着我跑到裁缝那里做了几件漂亮的猎装衬衫和几条灯芯绒裤子。我在头发上也没少花钱，还买了搽脸香脂及各种香水。我的花销正直线上升。我的商店是我主要的经济来源，再加上马可付给我的日工资。我心里明白我是应该对店里的帐目查得紧些了。我将店托给那个小伙子照管，现在有些过于撒手了。母亲只要能遇到我，总是对我说："你得对那个孩子留点神了。我看见有好些人都在那儿白吃白拿。他收了多少钱，店里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数？"我一般都告诉她说："我当然知道对这些事应该怎样处理。您别以为我就这么大意。"于是她也就不说什么了。然后我来到店里，故意恶狠狠地说话，查帐。小伙子拿出一些帐本、现款和存货

清单，以及他照管商店所需要的其他物品，还谈了他碰到的一些问题。我无心听他那些问题，我还忙着想我的心事呢，所以我就对他说："少拿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来麻烦我。"还做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威胁要抓紧查帐，不过仅仅是做做样子而已。他总是说："有两个旅客来找您，先生。"真见鬼，讨厌透了，这会儿谁还需要他们呀？"他们想要做什么？"我颇为冷淡地问道。"想观光三天，先生。他们失望地走了。"这些游客总是找到店里来。虽然我本人已对这项工作毫无兴趣，可我的名声还在。"铁路拉朱"可是名闻遐迩的，香客们和游客们依然在寻求他的帮助。小伙子仍执拗地说："他们想要知道你在哪儿。"这可要慎重考虑，我可不想让这个蠢家伙叫他们到饭店的二十八号房间去找我。幸亏他不知道，否则他真没准能做得出来。"那我怎么对他们说呢？拉朱先生。"他一直称我为拉朱先生，他认为这样称呼显得既尊重又亲昵。我仅仅回答："告诉他们我很忙，这就够了，我没有时间，我非常忙。"

"那我可以给他们当导游吗，先生？"他急切地问道。这个家伙在一件工作上当了我的继任者不算，还想接二连三地在别的工作上也当我的继任者。下一回，他没准就该要我答应他去陪伴那位姑娘了！他的要求使我火冒三丈，我对他说："那谁照管商店呢？"

"我有个表弟。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照看一两个小时。"我想不出如何回答，也做不出决定来。烦透了，什么都让人厌烦透顶。我的旧的生活，我毫无兴趣的旧的生活，总

是缠住我不放。母亲一看到我，就用一大堆问题来麻烦我，什么要缴纳市政税款啦，厨房的排水瓦筒需要修理啦；什么商店啦，帐目啦，乡下来的信啦，我的健康状况啦等等等等，婆婆妈妈一大堆事。我觉得她就像梦魇中遇到的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含混不清地絮叨着，而这个小伙子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逼迫我，向我发动进攻。然后是加夫尔，那狡黠的话语和目光，就差没有指着我说三道四了。唉，我对这一切都厌烦透了。现在我无心做任何事情。我的心思在别的事上。甚至在钱财上，我也自欺欺人。明明只要看一眼我的存折，我就能知道我的储蓄情况是怎样地越来越糟。但只要柜台后面的人还能把我需要的现款如数给我，我就不想将它细细查看。幸亏父亲生前一贯节俭得近乎吝啬，我才能在银行里有个帐户。如今，我在生活中所能感觉到的，唯一实际存在着的就是罗西叶。为了能与她时时相会，为了使她笑靥常开，我费尽了心机，然而要做到这两点都远非易事。我真想与她形影不离，朝夕相伴，但是在那个饭店里可不那么容易做到。我无时无刻不在担着心，生怕坐在服务台后面的人和饭店服务员正在监视我的行动，在我背后说长道短。

我不希望在我去二十八号房间的路上受到别人的监视。我开始为这件事感到不好意思。我多么希望这饭店的建筑结构能够改变一下，好让我能不在服务台人员的眼皮底下上楼。我想，他一定记下了我和罗西叶到达饭店以及我离开的时间。我敢肯定，他那可怕的好奇心一定总在不停地

琢磨，琢磨着二十八号房间紧闭的房门背后我私生活的一切细节。我不喜欢当我走过时他盯着我看的那种样子，我不喜欢他嘴唇上的曲线。我知道他正在暗暗讥笑我。我真希望我能不去搭理他，可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还非得硬着头皮去和他不痛不痒地搭讪一两句话不可。路过他身边时，我极力装出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停下来说："报纸上登了尼赫鲁去伦敦的消息，看到了吗?"或者"这新的税收会把一切积极性都扼杀掉的。"他点头称是，还说了些什么事情，这就够了。有时我们也谈论一下印度政府的旅游计划以及建设旅馆饭店的计划。我不得不听着他信口开河——这个可怜的家伙从没想到，我现在对于旅游、赋税或什么别的任何事物的兴趣是多么的微乎其微。有时我也不很认真地考虑，是否换一家饭店。可是这又谈何容易，无论是罗西叶还是她的丈夫似乎都深深地爱上了这个饭店。他多少有些讨厌改变现状，尽管他从不下山；而姑娘则似乎已经在这房间里住惯了，从房间的窗口可以看到外边有一小片椰树林，看到人们用井水浇灌树林的情景。这种癖好令我很难理解。在其他方面，我发现姑娘也同样令人难以理解。我发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地已不像初时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当然，她还允许我向她求欢，但她也开始表现出对山上丈夫的过分挂念。她常常会猛地挣脱我的拥抱，说："叫加夫尔把车开来，我想去看他。"当时我还不敢冲她发火使性子，因此我便心平气和地回答："加夫尔要到明天这个时候才来呢。你不是昨天刚刚上过山吗，干吗还要去呢？他

只希望你明天再去那里。”

“是的，”她会说，随即陷入沉思。我不愿看到她这个样子坐在床上沉思——头发蓬乱，衣衫起皱，用手抱着双膝。“是什么使你不痛快？”我只好问她，“告诉我好吗？我随时都会帮助你的。”她便会摇摇头说：“他毕竟是我的丈夫呵，我得尊敬他。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那儿。”对于女性，我的知识少得可怜，而且仅限于与一人交往的经验。我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如何理解她说的话。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装腔作势——不知她现在这种姿态是装出来的，还是她过去说过的丈夫的缺点都是捏造出来的，仅仅用以诱惑我。情况真是扑朔迷离，令人摸不着头脑。我只得对她说：“罗西叶，你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加夫尔来了的话，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开车上山。”

“是的，是的，我知道，”她会这样回答，然后又陷入一种神秘莫测的沉默之中。

“你怎么了？”

她开始啜泣：“毕竟……毕竟……我的所作所为都对吗？毕竟，他一直待我这么好，给我舒适和自由。世界上有哪个丈夫会让他的妻子只身一人住在一百英里外的饭店里呢？”

“不是一百英里，只有五十八英里。”我纠正她说，“我是不是给你要些咖啡或者别的吃的？”

“不要，”她会断然加以拒绝，然后又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作为一个好丈夫，他可能不会介意。然而，不管丈夫

怎样对待自己，保护、帮助自己的丈夫难道不是做妻子的责任吗？”我本可以提醒她，她的丈夫对她是多么的漠不关心，可是她的最后一句话堵住了我的嘴。我真有些糊涂了，不知如何是好。对这种话题我自然是无话可讲，她说的话我没什么可补充，也没什么可反对。现在，与丈夫相隔的距离似乎迷惑了她的眼光。但我知道，只要她与丈夫一起呆上几个小时，她就会怀着对他的一腔怨怒悻悻下山，还会说出最刻毒的话来。有时，我真是衷心希望那人会从高高的山顶上下来，带着她离开此地。那样至少可以使这整个吉凶难卜的事情永告结束，也可以帮我恢复我在站台上的那摊工作。也许我就是现在脱身也还为时不晚。到底是什么使我对这个姑娘依依难舍呢？马可的工作持续时间越长，这种痛苦的局面也就持续得越久。可是他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似乎还是如鱼得水。这也许正是他终生求之不得的。但他为什么就不能替他的妻子干点儿什么呢？没有眼力的家伙。有时，我一想起他就心中火起。是他使我陷入这样一个无法解脱的尴尬境地。我不得不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住在山上呢？”她仅仅回答：“他整夜都不睡觉，光写东西，还有……”

“他熬夜写东西，那你白天可以同他谈话嘛。”我就说，显出一副不知真情的样子。

“可是他整天都钻在山洞里！”

“不过，你也可以去看看山洞呀，为什么不行呢？你也应该对它感兴趣啊。”

"他一个劲地抄呀画呀,谁也别想和他谈话。"

"那就别和他谈话,你自己也研究研究那里面的东西。一个好的妻子理应对她丈夫的一切活动都感兴趣。"

"确实。"她说完仅仅叹了一口气。我用这种话题同她谈话,真是太幼稚,太不明智了。这种谈话毫无结果,只能使她脸上布满愁云。

当我谈起舞蹈时,她的眼睛燃起了新的期望。毕竟,最初让我赞不绝口的是她的艺术。后来,我们一心一意要过情人的生活,就把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推到了脑后。逛商店,看电影以及情人爱抚的欢乐使她暂时忘却了最令她迷恋的艺术。但是这种忘却持续得并不长久。一天晚上,她开门见山地问我:"你也像他一样吗?"

"在哪一方面?"

"你也不喜欢看我跳舞吗?"

"没影的事儿。你怎么这么想?"

"原先你嘴上说得多动听啊,就像个酷爱艺术的人,可是现在连想都不想它一下了。"

她说的不假,我连忙道歉,紧紧握住她的手,赌咒发誓说:"为了你,我什么都愿去做。为了看到你跳舞,哪怕是献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告诉我都该做些什么,我会为你去做的。"

她喜笑颜开了。一提到舞蹈,她的双眸中便燃起新的热情。于是我便和她一同坐着,帮她幻想美好的未来。我

终于找到了能激发她感情的关键，并最充分地加以利用。她的艺术和她的丈夫不能够同时在她的心中占据位置，二者是互相排斥的。

她脑子里充满了计划。她计划每日清晨五时开始练功，要一连练满三个小时。她要有一个专用的练功厅，面积要大，要有足够她回旋转动的余地。厅里必须铺上厚实的地毯，脚踏上去既不感到过滑也不感到过于粗糙：她练习舞步时也不会打褶。在房间的一隅她要摆上一尊舞蹈之王①的铜像，这位舞王那最初的舞蹈曾经震动了三界②。她还要置一只高高的香炉，要终日青烟缭绕，香火不断。练完晨功后，她就叫来汽车司机。"你要买一辆车吗？"我问。"当然啦，否则我怎么能外出呢？到时候我会订那么多的演出合同，我必须有一辆汽车。车可不能不买，你不这么想吗？"

"当然，我会记住的。"

在午前，她还要花一两个小时学习古典艺术著作，学习有上千年历史的婆罗多牟尼著的《舞论》③以及各种其他书籍。因为，不正确地学习古典的方法，就不可能保持古典艺术形式的纯洁性。所有的书都放在她舅舅家里了。她不久就会给舅舅写信，请他把书都寄来。她还希望请一位学者

---

① 舞蹈之王即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湿婆大神。

② 三界，指天堂、人间和地狱。

③ 《舞论》，相传作者为婆罗多牟尼，即婆罗多仙人。成书时代约在公元前后不久，是现存的古代印度最早的、系统的梵文文艺理论著作，论戏剧、舞蹈、音乐等各方面。

来帮助她理解那些经典著作，因为它们都是用古老而简约的风格写就的。“你能给我请到一位梵文学者吗？”她问。

“当然能了。这里有几十位呢。”

“我还想请他给我念念《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的情节。因为这两大史诗是艺术宝库，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午饭后稍事休息，三点钟她便外出购物，开车兜风。晚上回家，或者是看场电影，当然了，这是指在晚间没有演出的情况下。如若有演出，她就打算休息到下午三点，只要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演出厅就行了。“半个小时足够了，因为我在离家前就化完妆，换好演出服了。”

她考虑到每一个细节，日夜梦想着这件事。她最急需的是要请一队鼓手和乐师来协助她进行晨练。等到她一切准备就绪，打算登台演出时，她便会告诉我，然后我就为她签订演出合同。我被她这股热情搞得颇有些晕头转向。我希望至少能听懂她的那些专用术语。我感到自己应立即学习掌握那些必要的舞蹈行话。我看着她，听她讲话，却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自己都觉得自己可笑。无疑，我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不懂装懂，听天由命；另一条就是老老实实，向她承认自己不懂。我听她讲了两天以后，终于坦白地供出：“我是个外行，不大懂得舞蹈的技术性问题。希望你能加以指教。”我希望她不要将我的话理解为我对舞蹈艺术的反感，这会把她推回她丈夫的怀抱。因此我注意强调自己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之情。这使我们更加亲密了。共同的

兴趣将我们的心靠紧了。无论走到哪里，她都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舞蹈艺术的各种精妙之处，讲解技术性问题，解释专业用语，仿佛在给一个孩子耐心讲解。她似乎愈来愈旁若无人。坐在加夫尔的车里时，她也会说："你知道什么是'帕拉维'①吗？这里最重要的是掌握好节奏。它的节拍不是简单的一二，一二；它在节奏上有各种差异，速度也不尽相同。"她念着"帕拉维"的节拍"哒——卡哒——基——哒——哒——卡"。我觉得很有趣。"你知道，要走好这种五拍或七拍的步法，就得扎扎实实地练习。当速度变化时……"这种话加夫尔尽可以偷听，在我们乘车上山时，步出商店时，坐在电影院时，都可以随他听个够。看电影时，她会蓦地大声叫起来："我舅舅有一首写在贝叶上的曲子，非常古老，谁都没有见过。我母亲是全国仅有的会唱这支曲子的人，她会边唱边舞。我要从舅舅那里把这首曲子也要来。我还要给你表演一下怎么跳。咱们回去好吗？我不想看这个电影了，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们很快就回到二十八号房间。她让我坐着别动，自己走进外间。她将衣衫掖好束紧后走出来，以便为我表演。她说："我给你表演一下这个舞的跳法。当然了，我现在不是在最好的条件下跳舞。我至少需要一名鼓手……搬开那张椅子，坐到床上去。得给我腾出块空地来。"她站在房间的一角，用低低的调子轻柔地哼起一支歌，一支表现朱木纳

① "帕拉维"，印度古典舞蹈中的一种舞步。

河岸边的一对情侣的古老的梵文歌曲。她翩翩起舞了，一举手一投足无不神韵流动。当她的脚轻轻地一举一落，踝铃发出清脆的丁当声时，我感到激动不已。虽然我对舞蹈一无所知，但我仍被她的舞姿、被舞蹈的韵律和节奏打动了，尽管我不大明白歌词的意思。她不时停下身来做着解释："那利的意思是姑娘，玛尼是宝石……整句歌词的大意是：我难以承受你投在我身上的爱的重负。"她气喘吁吁地讲解着，前额和唇上都布满了汗珠。她舞了几步，稍事停顿，解释道："男情人总是代表神，"她又不厌其烦地向我进一步解释了这支舞曲节奏的复杂性。地板被她的双脚蹭得咚咚作响。我担心楼下的房客会向我们提出抗议，可她从不在乎，从不为任何事情费神操心。经过她的悉心指点，我已经能够领会这支歌曲的宏大气势和象征手法。我看到了一位年轻神的少年时代，他恋爱结婚的过程，他所度过的从青年到老年的悠长岁月以及他那颗永葆年轻的心，宛若池中永不凋谢的莲花。当她用手指的动作表现莲花时，你似乎都能听到莲花周围的潺潺水声。她表演了将近一个小时，使我内心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欢乐。我可以坦诚相告，在我观看她表演的时候，我的心一时竟然摆脱了一切世俗的欲念，我只把她看作一个纯粹的抽象化身，她可以使我忘却周围的一切。我坐在那里，张着嘴巴，惊奇地望着她。蓦然间她停下身来，一头扑进我的怀中喃喃说着"最亲爱的，是你给了我新生的希望"。

再次上山时，我们已经想好了一条计策。我要把她留在山上，然后回城；而她则要在那儿逗留两天，忍受可能出现的孤寂和恼怒，与丈夫谈话。在我们进一步实施计划之前，必须彻底打通她丈夫的思想。她要用两天时间同丈夫谈。然后我就上山去见他们，再计划有关她职业的下阶段的工作。对于她丈夫对此会持何种态度，她突然变得非常乐观起来。在上山的路上，为了不让加夫尔听到，她不时俯过身来对我耳语："我想他会同意我们的建议的。"要么她就进一步地痴痴想望着："他不坏。你知道，他都是装的。他不过是假装不感兴趣而已。你压根儿不要跟他谈。我来谈，我知道怎么对付他。让我来办。"她就这样一路说着，直到我们到达山顶。"啊，看那些鸟！颜色多美！你知道，有一个小段子演的是少女怀中的一只鹦鹉。我以后跳给你看。"

马可心绪极佳，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欢迎妻子。"你知道吗？还有第三个洞室呢。一条地下通道通向它。我刮掉石灰，就看见记着乐谱的一整幅壁画，用的是一系列的符号。风格是五世纪的。我真不知道这么大的时代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他说，就站在凉台上迎接我们。他早就搬了张椅子坐在那里眺望着山谷，膝上放着一沓纸张。他向我们展示出他的最新发现。他的妻子看着这最新发现，恰如其分地显出欣喜若狂的样子叫道："啊！乐谱！真是妙极了！你一定要带我去看看，好吗？"

"好哇。明天早上同我一起去，我给你做讲解。"

"啊，好极了！"她装腔作势地叫道，声调极不自然，"我

要试着把乐谱唱给你听。”

“我怀疑你是否唱得出来，它比你想象的要难。”

她显得极度兴奋，似乎急于讨得他的欢心。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俩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也使我颇感不悦。他转过身来问我：“你怎么样，拉朱？也想看看我的新发现吗？”

“当然想看，不过我还得尽快赶回城去。我到这里来不过是把夫人送来，因为她总惦念着您，想知道您需要些什么东西，是否还感到满意。”

“唔，非常满意，非常满意！”他叫道，“那位约瑟夫简直太妙了。我听不见他的声儿，看不见他的影儿，可他把一切事情都给我安排得那么适时。你知道，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觉得，他动作轻柔得就像身上装了滚珠轴承似的。”

我在饭店的房间里看罗西叶表演时，也曾产生过类似的想法。她整套舞姿美妙轻盈，身子柔软得像没有骨架一样，与棱角分明的墙壁、地板恰成鲜明对照。

马可继续对约瑟夫大唱赞歌：“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你给我找到这么一个好地方，还有约瑟夫这么一个好人。他真是个奇才，可是却把才能都浪费在这荒山顶上了，多可惜啊！”

“您很有眼力。”我说，“我想，他要是知道了您的看法，一定会深受鼓舞的。”

“噢，我已经毫无保留地全都告诉了他。我还邀请了他，等他什么时候想下山定居，就住到我家里去。”

他变得那么健谈，那么热情，与往日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一人隐居在山顶，留连在岩洞壁画之间，使他的性情也变得活泼开朗起来。我想，倘使他能娶约瑟夫为妻的话，他该会多么快活满意啊！他侃侃而谈，我的头脑中却匆匆地翻腾着这些思绪。罗西叶继续像个贤妻似地说："我希望你的伙食还能比较像样，一切也都还好。如果有牛奶的话，我给你们煮咖啡好吗？"她跑进屋子又出来说："有牛奶。我给你们大家煮咖啡，用不了五分钟就得。"

我今天却感到颇有些不自在。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忧心如焚。我不知道他会同罗西叶说些什么，我真害怕他会伤害她。同时，又担心他会待她太好，使她不再喜欢我。我希望他待她好些，能听取她的建议，但仍让我来照顾她！想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我这些念头真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当罗西叶在里面手忙脚乱地煮咖啡时，他又给我搬出一张椅子来。"我总是在这里工作，"他说。我觉得他的惠顾似乎都为山谷增添了光彩。他从一个篰子里取出一沓纸张及几张照片。他对岩洞里所有的壁画都做了大量的笔记，对它们进行描述、誊写，做了种种的工作，纸页写满了一张又一张。这些笔记虽然艰涩难解，但我仍然显出兴致勃勃的样子看完了。我本想就其价值提些问题，可我又发现自己张口结舌，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用语。我真希望自己能在一所学习各行业的专门用语的学校里受过训练，那样我就可以以平等的地位与各色人等自由交往了。没人会像罗西叶那样听我为自己的无知辩白，并费心指点我。我

听着他讲。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串日期、证据、结论，讲述了各种绘画和雕刻。我不敢动问他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有何用途。当咖啡送来时（那是罗西叶放在一个托盘里送来的，她轻手轻脚、悄无声息地进来了，仿佛表明她的轻柔步履可以与约瑟夫的媲美；当她把杯子递到我的鼻子底下时，我吓了一大跳），他对我说："等到这些东西发表时，它会使我们现存的一切有关文明史的思想来一个改变。能发现这个地方，多亏你对我的帮助，对此我一定要在书中提上一笔。"

两天后我回到那里。我是正午时分到达的。我想在这个时候马可肯定已经下到洞室里，这样我就可能找到罗西叶，和她单独呆上一会儿。他们都不在别墅中。约瑟夫正在后房里为他们准备午饭。他说："他们下去了，还没有回来。"我察看着约瑟夫的脸色，似乎想从那里看出一些情况发展的迹象。然而他的脸色却让人捉摸不透。我快活地问道："情况怎样，约瑟夫？"

"很好，先生。"

"那个人对你的印象非常好！"我说，想奉承奉承他。但是他对此却反应冷淡。"那又怎么样！我只是在尽我的本分。对于我做的工作，有人诅咒，有人祝福。可是我才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呢。上个月有一伙人想要揍我，因为我说我不能给他们找来姑娘。可是我害怕了吗？我命令他们第二天一早就搬出去。这儿可是人住的地方。我毫不吝惜地做

出了一切努力，尽可能让他们过得舒适。有时候，要花上八个安那才能搞到一罐水，而我不得不把罐啦、壶啦都送到每一辆下山的汽车或卡车上去，等着车把水运回来。可是那些房客从来不知道这些个难处。我也不指望他们知道。我的职责就是供给，他们的责任就是付帐。可别把事情弄混了。我尽我的责，别人也得守别人的本分。不过要是他们把我看成拉皮条的，那我可就会火冒三丈了。”

“当然，这种事谁也不会乐意干，”我说，仅仅是想打断他那没完没了的唠叨，“我希望，这个人一点也不给你找麻烦。”

“唔，一点儿也不。他是个让人尊敬的人，是个好人。如果他妻子不来的话，他就更好。她不在时他是那么快活，你干吗要把她带回来？她好像老爱找碴儿，让人害怕。”

“好吧，我把她带下山，让那人得到安宁，”我说着，动身去洞室。由于马可多日的踩踏，草丛中的小路已变得光滑发白了。我穿过灌木丛，在穿越一段沙路时，我发现他正迎面走来。他穿着厚重的衣服，一如往常，公文包在他手下晃动着。他身后几码远的地方跟着罗西叶。从他们的脸色上，我看不出任何迹象。

“哈罗！”当我们迎面走近时，我欢快地叫道。他抬眼望了望，停下脚步，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他跨向一旁，让过了我，又向前走去。罗西叶像梦游一般尾随着他。对我，她甚至连看都没回头看一眼。我在罗西叶身后几码远的地方殿后。我们像商队一样进入别墅的大门。我觉得最好还是

仿照他们的样子，沉默不语；也像他们那样显出怏怏不乐、愁眉不展的神态，这样才与此时的气氛相符。

在凉台顶上他转身叫住我们。他说："你们两个谁也不必进来。"他径直走进他的房间，关上了门。

约瑟夫出现在厨房门口，手里还擦着一个盘子。"请问，现在可以开饭吗？"

罗西叶一言不发走上台阶，穿过凉台，打开他的房门，走进去关上门。他们都缄口不言，使我非常不安。眼前的情况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真有些茫然无措了。我原想他会与我们殴斗吵闹什么的，他现在这种举动实在令我疑惑不解。

加夫尔嘴里叼着根稻草走过来问道："咱们什么时候下山？"我知道他真正的意图并不是来问什么时候下山，而是来看热闹的。他一定和约瑟夫闲聊过，以此打发时间，他们肯定对那位姑娘说长道短，讲了很多闲话。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加夫尔？"我又没好气地补上一句："你还可以呆在这里看一场好戏嘛。"他走近我身旁说："拉朱，这样做一点儿也不好。咱们离开吧，不要去管他们。他们毕竟是夫妻，他们知道该怎样和解。来，走吧。回去干你的日常工作吧。从前你工作得多起劲呀，那时你真是无忧无虑，快活自在。"他的话无可指责。他的劝告无疑是合乎情理的。即使在那一时刻，假若神给了我足够的理智接受加夫尔的忠告，以后的情况也会与现在迥然不同。我本可以悄悄地回去，留下罗西叶单独同她丈夫一起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的话，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就可以少走许多曲折艰难的路程。我

强压住怒火对他说："到车那边等着去，我会告诉你的。"加夫尔嘟嘟囔囔地走开了。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他按车喇叭的声音，犹如一位恼怒的公共汽车司机，正不耐烦地催促那些在路边茶馆品茶的乘客。我决心不理睬他。我看到另一边的房门开了，马可的身影出现在前廊外。他说："司机，你准备走了吗？"

"是的，先生，"加夫尔说。

"那很好，"他说，然后拎起他的一包东西向汽车走去。我在大厅的玻璃窗后看到了这一切。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想穿过大厅，经过厅门出去，但是门已经闩上了。我快步转身，跑下台阶，绕到加夫尔的汽车那里。马可已经坐在汽车的座位上了。加夫尔还没有发动汽车的引擎。他不敢去问别人是否上车，只是用手摸索着开关的钥匙，以此拖延时间。他的车喇叭声竟会产生如此的效力，他一定感到惊异。天知道他为什么要按喇叭，也许是想试试它响不响；也许是闲得无聊；也许是要提醒所有的人，时间正在逝去。

"您去哪儿？"我鼓起勇气把头伸进车里问马可。

"我下山去饭店结帐。"

"您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目光凶狠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没有必要解释。我订了房间，现在要去结帐，就是这么回事。司机，你可以把你的帐单直接交给我。想让我付款就把收据准备好。"

"没有别人上车吗？"加夫尔看着别墅的方向，壮着胆子问道。那人仅仅答道："没有。"继而又说，"如果还有别人上

车，那我就下车。”

“司机，”我突然以命令的口吻说道。我这一声“司机”的称呼使加夫尔吓了一大跳。“送这个人去他想要去的地方，明天把车子给我开回来——你可以和他结清所有的帐。我自己用车的帐我另结。”我本可以傲然地进一步宣称，我乘车来是为自己办事情等等，可我又认为把这些事儿一古脑儿端出来没什么意思。我站在那里注视着马可，不知不觉地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我猛地打开车门，把他拽了出来。尽管他戴着沉重的盔样帽子和眼镜，他却虚弱不堪，加上连日钻洞室、看壁雕，这也耗尽了他的体力。“怎么？你还想对我粗暴？”他咆哮起来。

“我想和你谈谈。我希望你能谈谈。你不能就这样走了。”我感到他胸口一起一伏，呼吸十分急促。我平静下来，缓和了一下自己的态度，继续说：“进屋去，吃了饭，把要说的都说出来。咱们谈谈，好好商量商量，然后你愿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能把妻子抛在这种地方就走开。”我看着加夫尔说：“你不急着走吧，是不是？”

“不急，不急。吃了饭再来吧，先生。时间还很充裕……”

“我让约瑟夫把饭给你送去，”我又说。真遗憾，我竟然没有早些把握住局势。

“你是什么人？”马可冷不丁问道，“你和我有什么关系？”

“有很大关系，我帮助了你，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你的

事业上帮助了你。这几个星期我为你可没少负责任。”

“从此刻起我再也无需你的帮助了，”他吼道，“把你的帐单给我，把它了结了。”即使在他激动到了极点的时刻，他也念念不忘他的那些收据。我说：“我们最好还是心平气和地进屋坐下把帐算清吧。我这里还剩下一些你以前给我的钱。”

“好吧，”他咕哝着说，“让我们把一切全都了结，然后你就从我面前走开。”

“这很容易，”我说。“可是你听着，这座别墅有两套房间，我可以完全合法地租用一套。”约瑟夫出现在台阶上：“今晚您需要晚饭吗？”

“不要，”他说。

“我可能要。”我说，“约瑟夫，如果你忙的话，你就可以走了。我要是留下的话，会派人去叫你的。打开另一套房间，记我的帐。”

“是，先生。”他开了另一间房门的锁，我俨然以房主的神态大步跨了进去。我让门开着。这已是我的房间了，让房门半开，是我的自由。

我凭窗眺望。西下的斜阳为树梢涂上一抹灿烂的金辉，景色美得令人惊异。但愿罗西叶也能观赏到它。她正在房内。然而我已无权步入他们的房间。我在我那套房间的木椅上坐下，一筹莫展。我都做了些什么呀？我心乱如麻，理不出个头绪来。我无疑是成功地将他拉出了汽车。但是这样做对我们毫无意义。他把自己关进自己的房间，而

我也闷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假若我放他下山，那我至少还有机会把罗西叶找来谈谈她自己。现在我却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难道我还能出去让加夫尔再按按车喇叭，使那个人走出房门吗？

半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他们的房间依然没有一点动静。我蹑手蹑脚地走出我的房间，来到厨房。约瑟夫已经走了。我揭开锅盖，锅里放着饭菜，看来没有人动过。天知道他俩都饿着自己。我突然可怜起那个男人来了。罗西叶一定也早就饿坏了。她有个习惯，每隔两个小时就要吃些东西。在饭店里，我得不时给她要一盘吃食。外出时，沿途我也要时时停下给她买些水果或点心。现在这个可怜的姑娘一定早就疲惫不堪了，她还去了一趟洞室呢，上山下山地可没少走路。想到她，我突然感到一股怒火上升。她为什么就不能吃些东西，或者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却偏要在那里装聋作哑呢？难道那个恶魔把她的舌头割去了吗？想到这里，我真正感到心惊胆战。我把食物放到盘子里，再摆到一只托盘上，然后来到他们的门前。我踌躇了一秒钟，仅仅一秒钟。我知道，如果我再迟疑下去，就再也不敢进去了。我用脚推开了门。罗西叶躺在床上，双目紧闭。她是不是晕过去了？刹时间我不禁想道。我从未见过她处在这么悲惨的境地中。马可坐在他的椅子上，以肘支着桌子，用拳头托着下巴。我也从未见过他这种茫然发呆的样子。我不禁怜悯起他来。扪心自问，我要对这一切负责。我为什么不能当初不卷入这一切呢？我将托盘放在他面前。

看来今天人们都忘记吃饭了。心里不痛快，也不能不吃饭呀。”

罗西叶睁开眼睛，她的双眼红肿。她曾有一对活泼的大眼睛，可是现在它们仿佛又增大了一圈，显得红肿可怕而又暗淡无光。瞧她那样子，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她坐起来对我说：“你可别再和我们浪费时间了。你回去吧。我要说的只能是这些。”她的声音粗重沙哑，微微发颤，“真的，你现在就离开我们。”

这个女人着了什么魔？她是不是已经和丈夫沆瀣一气？她当然完全有权让我出去。也许她为自己做下的蠢事、为自己一直在纵容我而懊悔不已。我只得回答：“首先，你们得吃饭。你们有什么理由要饿着肚子呢？”她仅仅重复着原来的话：“我希望你走。”

“你不下来吗？”我固执地问马可。他仿佛已变成聋哑人，脸上毫无表情，好像根本就没听见我们说话。

她仅仅重复着那句话：“我要你离开我们，你听见了吗？”

她的语调使我畏缩、怯懦起来。我嗫嚅着说：“我的意思是说，你——或者他也许想下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厌恶地啧响舌头说：“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们要你离开。”

我火冒三丈，这个在四十八小时以前还偎依在我怀中的女人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呀。一时间，许多刻毒难听的话语一起涌上我的舌尖。但是尽管我怒不可遏，我还是理智地将那些话语强咽下去。我感到自己再在这里呆下去是很

危险的，于是我急忙向后转，大步流星地走到汽车旁。“加夫尔，咱们走吧。”

“就你一个人上车。”

“是的。”我砰地一声关上车门，坐到座位上。

“那他们呢？”

“我不知道。你最好以后再和他们结帐。”

“那我还得再来一趟和他们谈，谁给我付这趟车钱呢？”我敲打着自己的脑门儿，“去你的吧！你可以以后再把这些帐都结了。”

加夫尔坐在座位上，显出一副哲人的神态。他发动起车子，将车开走了。当我回头看时，我真希望她会从窗口望望我。可我没有这个运气。汽车飞速向山下行驶。加夫尔说：“你家的长辈该为你娶个新娘了。”我一声不吭，在愈来愈浓的夜色中，他说：“拉朱，我比你年长几岁。我认为这是你所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今后你会更快活的。”

不幸的是，加夫尔并未言中。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经历了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不言而喻，我尝到了失恋的各种滋味。我食不甘味，卧不安寝，坐立不安(无论在哪个地方我都呆不住)，心绪不宁，脾气不好，话不中听。不这样，不那样，我生活中增添了许多个“不”字。我认认真真地回到我日常的本职工作中去，然而我却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我辞退了照管商店的小伙子，坐在店中售货收款，可总觉得这一行真是无聊得很。火车到站时，我仍在站台

上踱来踱去。于是我理所当然地总会遇到游客要我陪他们观光。"你是铁路拉朱吗?""是。"然后那位肥胖的一家之父,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便走上前来。"你知道,我们来自……某某人向我们提到你的名字,说你肯定会帮助我们的……你瞧,我的妻子一心想去萨罗逾河源洗个圣浴,我嘛,则想看看捕象的营地。还有什么有趣的游览项目,请都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会非常感兴趣的。可是记住,只有三天的假期,超过一个小时都不行。我必须在……回到办公室里……"我差不多是心不在焉地听他讲。我事先就知道他要说的一切;我只留心听一下他们时间的安排,并注意估计一下他们打算花多少钱。其实就是对于后者我也没有兴趣。与其说我是有意去估算,倒不如说是机械地去做。然后我便唤来加夫尔,坐在车子的前座上,带着一行人去游览。路过新区时,我头也不回地指点着说:"弗雷德里克·劳利爵士……"因为在经过那尊雕像时,我确切知道他们会于何时提出"这是谁的雕像?"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何时提出我也知道,我早就准备好了答案:"此人是罗伯特·克莱夫留下来治理本地区的。他修建了这一地区所有的大蓄水池和堤坝,使这个地区得到发展。是个好人,因此为他立了雕像。"在维纳亚克大街十世纪修建的伊斯瓦拉庙中,我滔滔不绝地描述了一番四周墙上的雕刻。"倘若你在近处看,就能看到沿墙雕刻着史诗《罗摩衍那》的完整故事,"等等。我带他们来到曼皮山峰薄雾笼罩的高地,萨罗逾河的源头就在这里。我在一旁看着那位夫人率先跳入水洼中。那个男

人口中宣称着他不在乎，随后也仿效妻子的做法跳了下去。接着我又带他们参观里面的神龛，将柱子上古老的石雕指给他们看。石雕刻着湿婆将恒河水吸入自己缠结的头发中的情景①……然后我收取费用，从加夫尔那里抽取佣金，第二天将他们送走。我机械地做着这一切，没有丝毫的热情。当然，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罗西叶。“那家伙可能要把她饿死、逼疯，要么就把她丢在野地里喂老虎，”我对自己说。我终日里愁容满面，神情冷漠，这使母亲很纳闷，她想要弄清事情的缘由。于是她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答道。我平日里很少回家，而现在又总是不离家左近，这使母亲感到疑惑不安，然而她并没有刨根问底。我吃饭，睡觉，在车站上游荡，领着游客四处观光。但是我的心绪却一刻也没有安宁过。我的心儿时时都在受着煎熬，就像永远也摆脱不了这种心境似的。我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这种杳无音讯和反常的平静意味着什么呢？事态的这种发展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我曾经对此事有过各种设想，也曾做过美梦，幻想他会把妻子交给我说：“我很高兴你能照顾她和她的艺术。我想单独一人留下从事我的洞窟研究。你能为我们做这些事，实在太感谢你了。”有时我又想象，他可能会卷起袖子将我逐走——这两种结局我都设想过，可我从未想到会出现眼下这种莫名

---

① 湿婆，印度教三大神之一。传说恒河从天上下凡，被湿婆用头接住，河水被他的乱发缠绕住，就在他的发间回旋奔流，然后湿婆又把恒河投向大地。

其妙的僵局。更有甚者，那姑娘居然还那么凶悍地为他帮腔。她那两面三刀的做法，使我深感震惊。我总是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一遍又一遍地把对往事的支离破碎的回忆连结在一起，咀嚼着、品味着。与加夫尔在一起时，尽管我每天都渴望他能对此事略提一二，但我总是小心从事，极力克制住自己不去谈它。而加夫尔也很尊重我的感情，再未提起过此事。有几天，我需要他时，却四处不见他的踪影。于是我就想到他一定是去了峰顶山庄。我还尽量克制住自己不去走近阿南德·薄梵饭店。如果哪一位顾客需要住店，我就把他送到塔姬去。我没有必要为这些顾客而过分扰乱自己的心境。马可曾经说过他要直接与有关的人结帐。那好吧，就靠他自己去结吧。我参与此事是为了从他们那儿抽取佣金，从加夫尔本人那里也是如此。可是现在我准备整个儿放弃这些佣金。我无心赚钱。我已坠入一个布满愁云惨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钱财并不占有一席之位。我想，什么地方肯定还有些钱。母亲还能像以前那样持家过日子，商店也仍继续存在。我知道，加夫尔的帐也一定结完了。可他对此却只字未提。这样做更好，我不想再去揭那旧日的疮疤。

我感到日常生活是那样的索然无味，令人害怕，因为我早已习惯了那种充满魅力、富于浪漫色彩的生活。渐渐地，我对陪客观光也极度厌倦起来。我开始避开车站，而让搬运工的儿子去接待游客，他早就想插手这项工作了。当然，游客们也许会怀念我的口才和描述。但是近来我已经变得

反应迟钝、拙嘴笨舌了，他们可能宁愿要那个小伙子陪伴呢，因为他至少和那些游客一样对于观光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大概他也开始打起铁路拉朱的招牌了吧。

这种日子过了多少天呢？只有三十天，而我却觉得已经过了好几年。一天下午，我躺在家中的地板上睡觉。我被火车进站的喧闹声吵醒了。蒙眬之中，我意识到四点三十分开往马德拉斯的那趟邮车已经开走了。哐当哐当的火车声音消失以后，我正想重新入睡，母亲进来说："有人找你。"她没等我回答，就走进厨房。我起身向门口走去，只见罗西叶正站在门槛上，脚边放着一只皮箱，臂下还挂着一只提包。"罗西叶，你怎么不事先说一声就来了？进来，进来。干吗还站在那里？刚才那个人不过是我的母亲。"我拎着她的箱子进了屋。对于她，我尽可以做多种揣测。我不想问她任何问题，我不愿知道任何事情。我为她忙乱着，完全昏了头。"妈！"我喊道，"这是罗西叶！她要成为咱们家的客人。"母亲从厨房走出来正式与她相见，微笑着表示欢迎。"请在那张席子上坐下吧。你叫什么名字？"她和善地问。当听到"罗西叶"这个名字时，她颇有些吃惊，她本期望听到一个正统些的名字。刹那间她的脸上露出了不悦，不知自己怎样才能把一个叫作"罗西叶"的留宿家中。我神情尴尬地立在一旁。从早上起我就既没有刮过脸，也没有梳过头；身上那条褪了色的围裤皱皱巴巴的，穿的背心前胸后背上都有好几个洞。我将双臂交叉在胸前，以遮掩那些洞。即使我竭力使自己显得狼狈不堪，我给人的印象也不可能比

现在更糟。那领破旧的席子让我赧颜，还在我们刚建这座房子时，它就躺在那儿了。还有那四壁、屋顶都被烟熏黑了的昏暗大厅，也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我当初煞费苦心，极力要给她留下一个体面的印象，这一下子可全完了。倘使她知道我平日就住在这么个陋室中，天知道她会作何反应。不过，尚可聊以自慰的是，我至少还穿了件破旧的背心，而不像平常在家时那样，总光着个脊梁。我母亲几乎从不注意我胸前那片惹眼的黑毛，可是罗西叶呢，唉……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可她还是设法抽身出来了一会儿，以尽待客之礼。客人毕竟是客人，不管她是不是叫什么"罗西叶"。母亲来到房中，坐在席上，那神态表明，她要和罗西叶好好谈一谈了。她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和你一起来的呀，罗西叶？"罗西叶羞红了脸，她迟疑地望着我。我向后退了两步，唯恐她看清我这身褴褛的衣衫和邋遢的样子。

我答道："我想她是自己一人来的，妈妈。"

母亲愕然道："如今的姑娘们哪！你们可真够大胆的！在我们那会儿，要是没人陪着，我们连街角都不去。我一生中只上过一次市场，那还是拉朱父亲活着的时候。"

罗西叶忽闪着一双眼睛，默默地听着，她不知道对母亲的一席话应该作何表示。她仅仅睁大双眼，扬起眉毛。我在一旁端详着她。她比从前略显苍白了些，脸上浮现着一丝忧虑，但一扫那天那种眼皮肿胀，嗓音粗哑的可怕形象。她的声音仍像往日一样甜润。她身子显得有些虚弱，不过

好像在世上无忧无虑。母亲说:"水开了,我给你煮咖啡去。你喜欢喝咖啡吗?"我松了一口气,话谈到这一内容总算还可以。我希望母亲继续与罗西叶交谈时,多谈谈自己,而不要一个劲地问这问那。可母亲却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再次进屋时,她又发问:"你从哪儿来?"

"从马德拉斯来,"我抢先回答。

"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

"她来看几个朋友。"

"你结婚了吗?"

"没有,"我又抢着答道。母亲迅速地瞥了我一眼。那目光显得意味深长。她很快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投向她的客人。她和蔼地问道:"你不懂泰米尔语吗?"我知道现在我该把嘴闭上了。我让罗西叶用泰米尔语答道:"懂。我们在家里就讲泰米尔语。"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舅舅,姨母,还有……"她的声音低了下去。而母亲偏偏又向她提出另一个可怕的问题:"你父亲叫什么名字?"这个问题对于这位姑娘简直是致命的。她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也总是谈到自己的母亲,我从未问起过她的父亲。姑娘沉吟片刻答道:"我没有……父亲。"

母亲登时恻隐心大动。她叫道:"可怜的孩子,既没有父亲,又没有母亲。我想你舅舅对你一定照顾得很好吧。你是学士吗?"

"哪儿呀,"我纠正说,"人家是硕士。"

"好，好。真是个好样儿的姑娘。那你在世上就什么都不缺了。你不像我们这些没有念过书的女人，你到哪儿都会成功的。你可以买火车票；要是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可以把警察叫来；你还可以自己挣钱积攒起来。你准备做什么呢？你打算为政府做事和挣钱吗？好样儿的姑娘。"母亲对她赞叹不已。她起身走进厨房，为她端来一杯咖啡。姑娘怀着感激的心情将咖啡喝了下去。我总想找个机会溜出去，好把自己打扮得像样些，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我父亲的建筑观仅限于建造一个大厅和一个厨房。当然了，我不否认，房前还有一个凉台，一般是供来访者和男人们坐的。可是我怎能让罗西叶去那儿呢？那地方太招眼了。那个曾在店里帮忙的小伙子和他的客人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转悠到这儿来。他们会张大嘴巴惊奇地盯着她，问她是否结了婚。这可给我出了个小小的难题。我们家的人都早已习惯了在大厅中的日常起居。我们从未想过要换个方式生活，比这更高级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从未奢望过。我父亲住在店中，我在树下玩。我们在外面的凉台上接待男性客人，而把里间的房子留给母亲以及可能来访的女客们使用。睡觉时我们就进屋。如果天气暖和，我们就在凉台上睡觉。那个大厅兼有多种功能，它既是过道，又是化妆室、客厅，还兼作书房。我剃胡子用的镜子挂在一颗墙钉上；我最华贵的衣服也悬在钉子上。想洗浴时，我就冲进后院的一间半露天的小屋中，由井里直接打上水来，从头上哗地往下一浇，就算洗了澡。在我跑进跑出和梳洗打扮时，母亲要么是在厨房

里进进出出，要么是在大厅里睡觉或闲坐着。我们早已习惯了对方的在场，对此丝毫不介意。但是现在罗西叶来了，可怎么和她一起在大厅里生活呀？

母亲仿佛理解我的为难心情，对姑娘说："我去井边一趟，你和我一起去吗？你是个城里姑娘，对我们乡村生活也应当了解些。"姑娘默默地站起身来跟她出去了。但愿在井边母亲不要再对她追根究底。她们刚一转身我就忙碌起来，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匆匆忙忙地刮脸，修剪头发，洗澡，着意打扮了一番，又换上一身像样些的衣服。待她们从井边回来时，我已经焕然一新，足可以站到一位最高贵的公主面前任她端详了。接着我又到商店一趟，打发那个小伙子去把加夫尔唤来。

"罗西叶，要是你想擦洗擦洗，换换衣服的话，你就换洗吧。我到外面等着去。等你完了事儿咱们就出去。"

雇用加夫尔的车出去游玩，对我来说可能有些过于奢侈。可是我别无他计。我既不能在家里和她谈话，又不能带着她大摇大摆地上街走一趟。尽管我从前这么做过，可是今天情况不同了，我有些羞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她呆在一起。

我对加夫尔说："她回来了。"

他说："我知道。他们前几天在这儿的饭店里住过。他现在已经乘去马德拉斯的火车走了。"

"你可是什么情况都没有给我透过。"

"我干么要说呢？你反正也会知道的。"

“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

“去问那位女士本人吧，反正你现在已经把她弄到手了。”他似乎颇有些忿忿不满。

我和解地对他说：“喂，话别说得这么损，加夫尔……我今天晚上想要用车。”

“我随时为您效劳，先生。我要车做什么呀？不就是为送您吗？您吩咐去哪儿就去哪儿。”他眨动着眼睛说。看到他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快情绪，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当罗西叶出现在门口时，我走到母亲身边对她说：“妈妈，我们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去哪儿？”加夫尔通过反光镜看着我们说。看到我们犹豫不决，他又恶作剧地问道：“我开到峰顶山庄好吗？”

“不，不，”罗西叶叫了起来，一提到峰顶山庄，她就变得异常的警觉，“我对它早就受够了。”对这个话题我没有做声。

路过塔姬时我问：“你想到那里去吃饭吗？”

“你母亲已经给我咖啡喝了，这就够了。你有个多么好的母亲啊！”

“唯一的麻烦事儿就是她要问你结过婚没有！”这句玩笑话使我们都神经质地大笑起来。

“加夫尔，开到河边去，”我说。他将车驶到市场路里。穿过人群时，他不耐烦地按响着喇叭。此时，大街上人们熙来攘往，十分拥挤。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分，各处店铺灯火通明，将大街照耀得亮如白昼。加夫尔猛地一拐弯，将车驶入

艾拉曼大街。这条狭窄的街道居住着一群油商，是本城最古老的街道。孩子们在这里玩耍，牛群在这里徜徉，一群群的驴和狗也经常拥塞道路，使这条街更加狭窄不堪，每一辆过往的汽车几乎都要碰着房子的墙壁了。加夫尔总是挑这条路去河边，尽管不是没有更好的路可走。走这条路他可以得到一种刺激，他可以不断地按动喇叭，把路上的人群、畜群吓得四散而逃。艾拉曼大街的尽头亮着最后一盏路灯，而路也就不知不觉地消失在沙滩里了。在最后一盏路灯下，加夫尔骤然将车刹住，汽车猛的一颠，差点儿没把我们颠出车外去。他今天是异乎寻常的快活，简直有些为所欲为，我行我素，谁也无法预料他何时会做出何种举动来。我们把他留在路灯下。我说："我们想走走。"他冲我调皮地眨了眨眼睛，以示回答。

天色暗了。沙滩上仍有三三两两的人群。一些学生正在散步。孩子们玩耍着，欢叫着，绕圈跑着。在河岸的台阶上，一些人正在洗晚浴。从远处的那勒波园那儿，传来了声声牛铃，那是牛群在过河。星星在天空中闪现了。塔鲁克办公楼的皿形钟敲响了七点。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就像每年这个时刻的夜晚一样。我曾经年复一年地在同一时间看到这同样的景象。这些孩子难道永远也长不大吗？我的心头漾起一缕伤感，又漾起一股诗意，这也许是因为身旁的伴侣的缘故。我的情感仿佛猝然变得丰富了，理解力也似乎骤然增强了。我说："今天的夜色很美。"作为谈话的开场白。她仅仅说："是的。"我们找到一个僻静的所在，避开那

些学生散步的路线。我将我的手绢铺开来说："坐下，罗西叶。"她却拿开手绢坐下了。夜色愈来愈浓，这于我们十分相宜。我紧挨着她坐下，说："现在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告诉我吧。"她略一沉思，说道："他今晚乘车走了。事情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不同他一起走呢？"

"我不知道。我本想同他一起走，可是没有走成。不过，这样倒也不错。我们结成伴侣本来也不合适。"

"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天你为什么对我那么粗暴？"

"我当时想我们最好还是把对方忘掉，我想再回到他身边去。"

我不知怎样才能把话继续问下去。我一筹莫展，问不出以前发生了些什么。我支支吾吾、哼哼唧唧、拙嘴笨舌地问了半天，猛然省悟到，我根本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我希望她能有条不紊地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讲述一遍，而她却似乎做不到这一点。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零零碎碎地讲一点。我越听越糊涂。我感到恼怒，便说："现在，一步步地回答我。我问一句你答一句。那天我把你留下，是让你和他谈我们商定好的计划。你是怎么对他讲的？"

"我们商定好的……对了，是让他允许我跳舞。在我提这件事以前，他一直很高兴。那天一整天我都没提它，第二天很晚了才告诉他。在那以前，我让他一个劲儿地给我讲他自己的工作。他给我看了他临摹的图画，他做的笔记。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些事物的意义，直到深夜。他说，他要肩负

起改写历史的重任。他谈论着要发表自己著作的计划。他还说他以后要去墨西哥，以及一些远东国家研究同样的题目，要把研究的成果也写进自己的著作。尽管我并不能听懂他所讲的每一件事，我仍是兴致勃勃地听着。我感到，我们之间到底开始相互理解了……就在那里，在那所孤零零的房子中，树叶沙沙作响，狐狸和野兽在屋外徘徊徜徉，几星灯火在远处的山谷中闪烁。第二天早上我和他一起到洞室去，去看他所发现的乐谱。我们必须穿过主洞室，然后通过一架残破不堪的梯子钻入一个地下通道。那地方真是可怕之极。要是在平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到这么一个地方去的。那里又闷又黑又可怕。'这儿可能有眼镜蛇，'我说。他毫不理会我的恐惧。'你就放宽心吧，'他说，我们都笑了起来。然后他点燃一盏灯笼，将他刮去石灰后发现新图画的那块墙壁指给我看。这是通常那种怪异的古老图画，上面绘有各种人物。可他设法琢磨出其周围的字母，作为乐谱将它们记下来。这些东西我可一点儿也辨认不出来，也无法将它们派上用场。这些深奥难解的诗行，是关于某一古老的音乐体系的一些理论，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说：'如果是舞蹈方面的，我还可能试着……'他猛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目光咄咄逼人。'舞蹈'这个词总是刺激着他的神经。我害怕再继续谈这个话题。然而在那里，当我们蹲坐在古老的地板上，在那眼镜蛇和蝙蝠出没的地方，在那昏暗的灯光下，我感到勇气又回到了身旁。'你允许我跳舞吗？'

"他的回答迅速传来：'为什么？'他眉头紧蹙，又恢复了

那副旧面孔。

“‘我想如果我能跳舞的话，我将会非常愉快的。我想出了很多主意。我很想试试，就像你正在试图……’

“‘嘀，你想和我比，是吗？我所做的是一门学问，而不是街头杂耍。’

“‘你认为舞蹈就是街头杂耍吗？’

“‘我不打算同你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一个表演空中飞人的杂技演员一辈子都在表演同样的东西；这个，你的舞蹈也是这么回事。这里有什么智力或是创造力可言？你一生都在重复你的技艺。我们观看耍猴表演，那并不是因为耍猴有什么艺术性，而是因为那是一只猴子在表演。’我强咽下所有这些侮辱人的话语。我仍然抱着希望，期望能使他回心转意。我不再吭声，让他去做他的工作。后来我转变话题，谈起其他方面的事情，于是他也恢复了常态。那天晚上吃完饭后，他又去埋头于他的研究工作，我也再次来到凉台上看野兽。像往常一样，我什么也没看到。但我照旧坐在那里，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把白天他说的话和我说的话都过了一遍。我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一条成功的妙计。我不计较他对我的一切侮辱之词，不计较他加给我的种种烦恼，一心希望我们最终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那样就会前嫌尽释了。我正坐在那儿出神，他来到我身后，把手放在我肩上说：‘我原以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达成了最终协议。你难道不是下过保证，说你永远不再提它了吗？’”

塔鲁克办公楼的皿形钟敲响了八点，沙滩上的人群都

已散尽，只剩下我们二人。但对于罗西叶我还是没有问出个究竟。加夫尔按响了汽车喇叭。时间无疑已经很晚了，可是假如我要回家，她就无法再讲下去了。我说："咱们去旅馆过夜吧？"

"不，我想回你家去。我对你母亲说过我要回去的。"

"好吧，"我说，想起了身上带的现金有限。"我们在这里再呆半个钟头。现在继续谈吧。"

她继续说："他的语调是那样亲切，使我不禁感到：即使我不得不永远放弃自己的计划，我也没有必要烦恼了；只要他总是待我这么好，我就别无他求了。我几乎都要下决心不再向他提什么要求了。然而他那和蔼的口吻给了我勇气，我决心孤注一掷。我说：'我想让你只看我表演一小段舞蹈。这段舞我一般是用来纪念我母亲的。你知道，这是她最拿手的段子。'我站起身来，拉着他的手来到我们的房间。我将椅子及其他东西推到一旁，把衣服束好。然后我又把他推到床边坐下，就像对待你那样。我唱起那支朱木纳河畔的那对情人的曲子，为他跳起那段舞。他坐在那里冷眼旁观着。我还未唱完第五句，他就不耐烦地说：'停下，我看够了。'

"我停了下来，感到很窘。我本以为这段舞蹈一定能够将他深深迷住，他会对我说，跳吧，跳上一辈子。想不到他却说：'罗西叶，你必须明白，这不是艺术。你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别再想着跳舞了。'

"但是我恰在这时铸成了大错。我傲然说道：'除了你，

没有人不喜欢我跳的这段舞。

"'举出例子来。'

"'好吧，拉朱就看过我跳。他简直着了迷。你知道他都说什么了吗?'

"'拉朱！你是在什么地方给他跳的?'

"'在饭店里……'他又说：'来，坐在这儿。'他指着椅子，俨如一个检查病人的医生。他细细盘问起我来。我想，审问一定整整进行了一夜。他详细地追问了自从到这儿来以后我们每一活动的细节。譬如你每天几点到达饭店，何时离开；在房间里你呆在哪儿，呆多长时间，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都不得不逐一回答。我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我的答话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们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最后他说：'我倒没想到原来那个饭店还培育出这么一对热爱艺术的人呢！我把你们都当成了正人君子，还以为你们多守规矩呢，我真是个傻瓜！'我们通宵达旦地坐着，直到天色微明。他坐在床上，我则在椅子上。我困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就把头俯在桌子上。等我一觉醒来，他已经去了洞室。

"约瑟夫给我留了些咖啡。我梳理了一下就下山去找他。我感到自己犯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错误。正如我的一切行动都是轻率而又错误的，我与他谈话时也太不谨慎了。我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我踉踉跄跄地向洞室走去，就像在梦中行走。我心慌意乱，惴惴不安。这时我感到我一生别无所求，唯愿与他和睦相处。我再也不想

跳什么舞了。我感到不知所措……一阵阵恐惧袭上心头。想到当我坐在椅子上过夜时，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整宿没有合眼，心中又充满了对他的某种怜悯之情。他脸上那种绝望、震惊的神情不断地侵扰着我的心。我向山谷走去，对周围的一切都几乎毫不理会。即使这时我面前出现一只老虎，我恐怕也觉察不到……我发现他正坐在洞室中，坐在他常用的那把马扎上，绘着草图。在我进洞时，他正背对着洞口。我一进入那个狭窄的洞口，就遮住了光线，于是他转过身来。他冷冷地注视着我，我站住了，活像一个站在被告席上的犯人。'我是来诚心诚意地请罪的。我想说，以后我一定听你的话，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犯下了大错。……'

"他一言不发，又继续他的工作。他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仿佛身旁没有任何人。我在一旁等待着。最后，好不容易等他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他却收拾起公文包和纸张，动身走了。他戴上盔状帽子和眼镜，从我身旁走过去，仿佛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我想，我已经在那儿站了将近三个小时。他测量着，临摹着，记录着，用电筒查看着，对我却理也不理。在他回别墅时，我就跟随着他。你就是在我们回去的路上看见我们的。我走进他的房间。他坐在椅子上，我坐在床上。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词。这时你又来到房间里，我真心希望你离开我们走得远远的，好让我们和睦相处……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我满怀希望地在那里呆了下去。我发觉，凡是我接触过的食物他就不吃，因此我就让约瑟夫

侍候他吃饭，而我则独自在厨房里吃饭。假若我躺在床上，他就睡在地板上。于是我就开始在地板上睡觉，而他也就上床去躺下。他从不看我，也不同我讲话。他有什么事就和约瑟夫商量，下过两三次山，把我一人留在别墅里。他回来后，又忙着他的那摊事情，也为我烦恼。但我却尾随着他，一天又一天，宛若一条狗——等待着他发慈悲。他对我全然不理。我绝对想象不出天底下还有什么人会像他那样，能如此彻底地对另外一个人置之不理。我像个影子似地跟随着他，一扫自己的一切傲慢与尊严，我希望他最终能够回心转意。无论是在他的房间里还是在洞室里，我都时时刻刻跟着他，寸步不离。呆在那个巨大而又荒僻的洞穴里，总是一言不发，真是折磨人哪。当时我想，我一定已经变成哑巴了。我无人可以讲话，只有约瑟夫到来时，我才能说上一言半语，可他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使我没法谈下去。我就这样过了三个星期，当了三个星期的哑巴。我感到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晚上，当他坐在桌子旁边时，我说：'你对我还没有惩罚够吗？'我的声音听起来很陌生，这么多个星期没怎么讲话，好像是别人发出的声音。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我的声音似乎在轰轰作响，把我吓了一跳。这声音也使他吃了一惊，他转过身来，看着我说：'这是我要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别同我说话了，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希望和你在一起。我希望你能够忘掉一切。我希望你能宽恕我……'我说。不知怎么回事，我变得非常喜欢

起他来。只要他能够原谅我，带我回去，好像我就得到了满足。

“但是他却说：‘是啊，我正努力忘掉——甚至要忘掉我娶过妻子这样一个曾有过的事实。我也想离开这儿，可是我还得完成自己的工作，我留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至于你嘛，你要去哪儿，想做什么，就随你的便吧。’

“‘我是你的妻子，我和你在一起。’

“‘你之所以还在这儿只是因为我不是个流氓。可是你不是我的妻子。谁奉承你那古怪可笑的所谓“舞蹈”，你就同谁睡觉，你不过就是这么个女人罢了。我不希望你在这儿，不过假如你打算呆在这儿，那就别说话。就这么着。’

“我感到自己受到强烈的伤害。我想，奥瑟罗对待苔丝狄蒙娜①也比他对我强。可是我咬牙忍受住这一切。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最终总会发善心的，等我们离开此地时他会转变的，一旦我们回到家中，一切就会变好的。

“一天，他开始收拾行装。我本想帮助他，可是他不让我插手。于是我也整理好自己的东西，跟着他走出去。加夫尔的车来了，我们两人都回到饭店里，回到二十八号房间。现在这个房间在我的眼里，简直就像一条毒蛇。他在饭店逗留了一天，结清帐目。到了乘火车的时间，他便带着行李去车站了。我默默地跟随着他。我耐心地等待着，我知道他是要回我们在马德拉斯的家，我非常想回家。搬运工把

①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所写悲剧《奥瑟罗》中的主人公，因怀疑其妻苔丝狄蒙娜不贞，将她杀害。

我们两人的箱子都扛了起来。他指着我的那部分行李对搬运工说：‘我不知道这些行李是谁的，不是我的。’于是搬运工看了我一眼就把箱子分开了。火车到来时，搬运工只搬走了他的行李。他在软卧车厢的一个单间中就坐。我不知如何是好，便也拎起箱子跟了上去。当我也打算迈进这个单间时，他说：‘我没给你买票。’他挥动着手中唯一的车票把我关在了门外。火车开动了，我就来到你家。”

她坐在那里，啜泣了一会儿。我安慰她说：“你做得对。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教训那个无赖一顿的。”我夸下海口说：“首先，我要使世人都承认你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

不久，母亲便知道了一切。一天，当罗西叶进去洗浴时，她逼迫我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拉朱，你得把这件事了结了。”

“妈妈，您别管。我已经是成人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不能把个跳舞的姑娘留在家里。每天早上都跳呀，折腾呀，这家要成个什么样子啊？”

在我的鼓励下罗西叶已经开始练功了。她清晨五点起身，洗完澡，在母亲的壁龛中的神像前祈祷一会儿，然后就开始将近三个小时的练功。屋子里回响着她那丁丁当当的踝铃声。她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舞姿、舞步，对周围的一切毫不理会。练完功，她便帮助母亲做家务事，洗洗擦擦，打扫整理房间。母亲对她很满意，看样子待她也很和善。我怎

么也想不到，母亲会对我提出个问题，现在她竟然提了。我只好说："您怎么突然提起这个来了？"

母亲顿了顿，说："我希望你用脑子好好想个办法，不能总这样下去。你知道人们会怎么说吗？"

"这个'人们'是指谁呀？"我问。

"唔，我的兄弟，你有表兄弟，表姐妹，还有别的同我们认识的人。"

"他们要说什么我才不在乎呢。您别为这种事情担心。"

"哎哟！居然给我下起这种怪命令来了！孩子。我可接受不了。"

浴室中的轻柔歌声停止了，罗西叶洗完澡，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地回来了，于是母亲便止住话题，转身离去。望着罗西叶的那副模样，你会认为她活在世上无忧无虑。她正快乐地做着自己目前所做的事情，丝毫不为过去担忧，而是热烈地憧憬美好的未来。对于我母亲，她也怀着满腔的挚爱之情。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母亲表面上对她是那样温和，但内心却日益强硬了。这些日子，她听到不少风言风语。同一个坏女人住在一起，这种事情她连想都不能想。我怕她再逼我，便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她单独在一起。可是只要她能找到我，就在我耳边嘁嘁喳喳地小声叨叨着："我可以肯定，她是个真正的蛇女。打从你第一天提起她，我就不喜欢她。"

母亲对罗西叶的评价，以及她那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

做法，使我十分气愤。而天真无邪的姑娘却还蒙在鼓里，她依然显得那么快乐，那么无忧无虑，对于母亲仍是怀着十二万分的挚爱之情。我愈来愈感到焦虑不安，生怕母亲会突然转变态度，公开让她搬出去。我转换了策略，对母亲说："妈妈，您说得对。可是您瞧，她是来避难的，我们只能以礼相待，没有别的办法。"

"她为什么就不能回到丈夫那儿去匍伏在他的脚下呢？你知道，同丈夫住在一起，可不像新派的姑娘想的那样，像闹着玩儿似的。光是被脂粉口红征服了的男人可不配叫作丈夫。你知道，你父亲不止一次……"她讲起有关父亲的往事，讲起由于父亲在某些家务事上的固执、无理的态度而引起的麻烦，以及她是如何对待的。我听她讲述，显出一副耐心而又敬佩的样子，暂时转移了她的思路。过了几天，她只要一同罗西叶谈话，便开始拐弯抹角地提起夫妻的问题。除了有关丈夫们的故事，她不谈别的，什么好丈夫，疯丈夫，讲理的丈夫，不讲理的丈夫，凶狠的丈夫，神经有些错乱的丈夫，喜怒无常的丈夫，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丈夫，最终总是被妻子，被她们的顽强、坚韧和忍耐所打动，而回心转意了。她还引用许多有关莎维德丽和悉多①的神话故事以及所有著名的女主人公的事迹加以说明。表

① 莎维德丽，是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著名插话《莎维德丽传》中的女主人公；悉多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女主人公。这两个人物在印度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是千百年来为人称颂的恪守妇德的贤妻典范。

面上母亲不过是泛泛而论，不特指任何人；然而母亲的动机十分明显，骗不过任何人，她是那么笨拙地兜着圈子，谁都能听出她的弦外之音。在罗西叶面前，她照旧装出对罗西叶的事偕一无所知的样子，可是她谈话的锋芒却犀利尖锐。我知道，罗西叶在她接二连三的教训之下，是多么的痛苦难耐。但我只能爱莫能助。我怕母亲。也许我本可以让罗西叶去住旅馆。然而考虑到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我不得不采取更为现实些的做法了。看到罗西叶在受苦，我却无能为力，唯一可聊以自慰的是，我在同她一道受苦。

我的种种烦恼日益加深。原在店里帮忙的那个小伙子变得更加气焰嚣张。由于铁路允许更多的小贩到站台上售货，我的买卖很不景气，现金收入越来越少，唯有赊销还很兴隆。那些为我供货的批发商已停止向我赊货。那个小伙子把帐目搞得一团糟，我根本理不出个头绪，也无从查起。他随心所欲地从柜台上取钱出来，店里各处的货架上都有很多地方空着。那小伙子很可能侵吞了不少钱，大概还经常从店里白吃白拿。由于批发商们不再给我进货，人们纷纷抱怨，说是从我的店里什么所需的物品也买不到。接着，铁路方面突然通知我离开商店。我向老站长和搬运工苦苦求情，然而他们也无能为力，命令是从上面下达的，于是商店就交给了一个新的承包商。

我简直不能想象，斩断了我与铁路的联系，我还怎么活下去。我怒不可遏，真想去拼个你死我活。看到一个陌生

人坐在我和父亲昔日坐过的地方，我不禁潸然泪下。我去找那个小伙子算帐，我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大叫起来。他的父亲，那个搬运工斥责我说："他帮助了你，你就这么报答他哇！我早就跟这孩子说过……不管怎么说，他又不是你花钱雇的用人。"

"还要花钱雇他？他吞了我店里所有的现金和贷款，吃尽了所有能吃的货物。自己倒养肥了！他贪吃，可把我的生意全都给毁了。得让他赔偿我的全部损失。"

"并不是他毁了你，而是你内心的恶魔毁了你自己，是它使你这么满嘴的胡言乱语。"我知道，他肯定是指罗西叶。此时，她正躲在我家的房门后向外窥探。母亲在凉台上观望着，神情极为痛苦。确实，这个场面太不光彩了。我可不愿让搬运工在一旁多嘴多舌，我恶狠狠地说了一些措词激烈的话语，还打算上前去揍他。这时，站长出现了，他说："要是你还在这儿捣乱，我可就不许你进来了。"新店主不动声色地从旁观望着。这个家伙留着络腮胡子。他那不怀好意的觑视让我反感。我撇下搬运工，猛地冲着他大发雷霆："嘿，记住，总有一天你也会落个同样下场，现在你别高兴得太早了。"他捻着胡须说："哪能人人都能交上你那样的好运呢？"他恶毒地睒着眼睛。我再也按捺不住性子，猛地扑向他。他像拍苍蝇似地用左手向我回手一击，我便仰面朝天地倒了下去，正好撞在母亲身上。此时她已急急忙忙地跑到了站台上，这对她来说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幸好我没有将她撞倒。她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尖声叫道："走吧。你到底

走不走?"于是搬运工，络腮胡子以及所有在场的人都七嘴八舌地咒骂我说:"要不是因为这位让人尊敬的老人，你今天别想好受得了。"她把我拽回家里。我腋下夹着几沓纸张，一册登记簿及一两件其他保存在店里的我私人的东西迈入家门。我知道，现在我与铁路的缘分是彻底断了。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感到那样忧闷，甚至没有转头看罗西叶一眼，她正站在一旁，怔怔地盯着我。我猛地冲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闭上了眼睛。

8

我的债主是位商人，是市场路上的一位批发商人。他很快便登门造访了。其时，我正懒洋洋地靠着墙壁，倚在席子上看罗西叶练功。有人敲门，正是那位批发商人。看到那商人找上门来，我感到无地自容，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来。他带来一本用蓝布包着的厚厚的帐簿。见到我，他显得很高兴，就像他本来担心我已经逃之夭夭了似的。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不想显出张皇失措的样子。在车站发生的那场风波过后，我又重新对前途有了信心。看着罗西叶练功，我仿佛对于自己应当做些什么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她那踝铃的响声，轻柔的歌曲，她的节拍和动作都帮我恢复自信心。我感到自己又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所幸的

是，母亲从昨晚以来，还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这使我大大摆脱了尴尬难堪的境地。然而母亲却忍不住要同罗西叶讲话。尽管她对姑娘抱有偏见，其实却是真心喜欢这个姑娘，情不自禁要和善地待她。她不忍心使姑娘挨饿，也不忍心伤害她的感情。她已经够照顾她的了，收留她，为她提供食宿，不去招惹她。只是在车站那一幕发生之后，她却不愿同我讲话。我想她一定认为，正是由于我的乖张怪戾，才把她的丈夫如此含辛茹苦建立起来的一份家业毁灭殆尽的。幸而她没有拿那位可怜的姑娘出气，而是让她一个人清净地呆着，当然这是在她那一番老生常谈的说教之后。不过她的一切说教罗西叶都是高高兴兴地洗耳恭听的。

那商人瘦瘦的个子，戴一条花哨的头巾。他生意兴隆，是个很走运的商人，乐于让商贩先提货后付款，当然也期望能够圆满地解决债务问题。他正站在我家门口，我知道内中的原因。我大惊小怪地张罗着，说："来，来，请坐。稀客上门，真让人高兴！"我把他拉进屋来，请他在凉台上就坐。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迟疑着，不好意思张口就谈债务。刹那间，我们都陷入一种令人难堪的沉默中，唯有罗西叶那丁丁当当的踝铃声又响了片刻。他侧耳听了听，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噢，"我不经意地说，"有人在练舞功。"

"练舞功！"他大吃一惊。这是他在我这样的人家中最不愿意遇上的事情。他坐在那里思忖了片刻，仿佛在推断这声音的缘由。他微微摇了摇头，显然，有关"内心的恶魔"的

传言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但他转念一想，这与自己毫不相干，便没追问，只是说："你是怎么回事，拉朱？你连着好几个月压根儿没付我一点儿钱，从前你可一向是按期付款的呀！"

"买卖做得不顺利哪，老兄，"我故意用一种无可奈何而又轻松愉快的语气说道。

"不，问题不在这里。人必须……"

"哦，我托付照管铺子的那个小子把我给彻底骗了。"

"光责怪别人又有什么用？"他问道。他仿佛一下子变成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一心一意要折磨我。他取出帐簿把它打开，指着某一栏的最下面一行说："八千卢比！你可不能老拖着不还。得想想办法了。"总有人在我耳边叨咕，要我为某某事想想办法，对此我真是腻烦透了。最初是母亲，让我为那个姑娘的事儿想想办法；接着又是别的人要我为别的事情想想办法；就连那个姑娘也开始说："我们得想想办法了"；现在又轮到这个人说了。他的话激怒了我，我有些不客气地简单答道："我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当然要还你钱的……"

"什么时候？"

"那我怎么说得准呢？……你得等等。"

"好吧。再过一个星期怎么样？"他问。

"一个星期！"简直是开玩笑。我放声大笑起来。他的自尊心显然受到了伤害。现在仿佛人人都让我伤了感情似

的。

他把脸一沉，说："你以为这事儿是闹着玩的吗？你以为我是跟你来逗趣儿的吗？"

"你干吗用那么大的嗓门说话呀，商人？咱们还是要做朋友的嘛。"

"友情归友情，和这件事儿一点儿也沾不上边。"他压低声音说道。在他提高嗓门时，房里的丁丁声就听不到了。一旦他压低了声音，我们便又能听到罗西叶的舞步声。我想象着她在墙那边的形象。这时，大概有一丝微笑浮上了我的嘴角。这又触怒了那位商人。他怒气冲冲地说："怎么着，先生。我说我想要你还钱，你就嘲笑我。你瞧你笑的那副样子，就好像你在做梦。你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天堂里？我今天是正经八百地来找你谈的，可是却谈不下去。好吧，你可别怪我……"他包好帐本起身要走。"别走哇，商人。你干吗那么烦恼呀？"我问。不幸的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透出一股轻浮味儿。他绷着个脸，神色更加严厉了。他越是脸色阴沉，我越是忍俊不禁。也不知自己是着了什么魔，偏偏要在这最不该笑的时候笑个不停。我直想笑，亏得我强忍住，才没有嘻嘻嘻地傻笑起来。不知为什么，一看到他的严肃神情我就忍不住要笑。最后，他气得忍无可忍，转身离去。看着这个腋下夹着帐簿的瘦子紧绷着脸，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气，加上他那条花哨的头巾，我感到真是滑稽之极，便情不自禁爆发出一阵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他转过头来，匆匆地扫了我一眼，就走了。我笑容满面又走进屋子，

在席子上坐下。罗西叶停了一停，问道："什么事儿让你那么高兴？我听见你的笑声了。"

"是的，是的，有件事儿可真好笑。"

"那人是谁？"她问。

"一个朋友，"我说。我不想让她知道这些麻烦事儿。我不想让任何人为这些事情操心，同时我自己也不想为任何事情费神。与罗西叶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对我来说便是生平之愿足矣，我别无他求。我已经陷入虚幻的福境中。我闭口不谈钱的事情，似乎这样做便摆脱了这方面的烦恼，真是自欺欺人，愚蠢之极。我觉得罗西叶以外的世界仿佛都是虚无缥缈的，这使我有可能生活在这种幻想中。可惜好景不长。

没过一个星期，也许不到十来天，我就发现自己被人告了。我的幽默感彻底葬送了我与那商人的交情，他直接向法庭起诉，要求我还债。我母亲急得几近发疯。除了加夫尔，我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朋友也没有。一天，我在喷水池边上找到了加夫尔，告诉他我目前的困境。我刚从法院回来。他深表同情，说："你找律师了吗？"

"找了，就是住在棉花仓库上面的那一位。"

"哦，他呀。他可是个专会玩弄休庭把戏的行家。他能把案子一拖就是几年。所以你也不用着急。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

"刑事！他们精心编造了一个案子，说是在那个家伙上门要债时，我威胁说要打他。嗐！我早就该揍他一顿！"

“真可惜！要是民事案子就好了，就可以拖上几年。在这个期间，你一根毫毛也损失不着。‘那个’还在你家里吗？”他狡狯地问。我严厉地瞪了他一眼。他说：“唉，我怎么能为你目前的处境去责怪一个女人呢？……你为什么不再为游客导游了呢？”

“我现在连车站都不能走近。铁路职工都要去出庭宣誓作证，证明我毒打过人。”

“是真的吗？”

“哼！要是我抓住搬运工的儿子，我非把他的脖子拧断了不可。”

“可别干这种事儿，拉朱，这样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你给自己惹下的乱子已经够多的了。一定要理智些。你怎么就不能做些明智的事情呢？”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说：“倘若我有五百卢比，我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把利用罗西叶的一技之长赚钱的计划向他粗略地描绘了一番。一想到她，我的情绪又变得高涨起来。“她可是棵摇钱树啊，”我叫道。“如果我有钱使她开始……啊！”我的想象开始驰骋起来。我对他说：“你知道‘婆罗多舞’确实是当今最伟大的艺术。简直是风靡一时，人们为了一饱眼福，不惜化任何代价。可惜我没有钱，没有办法把罗西叶推上舞台。你难道就不能帮帮我吗，加夫尔？”他被我的请求逗笑了。这下轮到我对笑声感到不舒服了，我说：“对你的生意我可没少卖力气帮忙啊。”

加夫尔本质上是个有良心的人。他耐心地给我讲着道

理。"我不是个富人。你也知道，我连维修车子都得去借钱。假如我有五百卢比的话，我就会换上好一点的轮胎，让乘客们坐得舒服些。不，不，拉朱……听我的忠告吧。把她送走，努力回到普通的现实生活中来吧。别再谈什么艺术事业了，那不是我们干的事情。"

一席话说得我心烦意乱，我不由得出口伤人，说了些难听的话。他板着脸回到司机座位上。"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要用车，就叫我。我对你所能提供的帮助就是这些。记住，我不会向你索要旧债的……"

"你去了好几趟峰顶山庄，赚了不少钱吧，那里面不是还有我的一份佣金没给我吗？把这笔钱从我欠你的债中扣掉。"我傲然答道。

"很好，"他说着，发动了汽车。"你什么时候需要车都可以叫我。车子老在这里。我祷告神会使你头脑清醒些。"他将车子开走了。我知道，从此，另一个朋友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不幸的是，他并不是最后一个。不久就轮到了我的母亲。那些日子，我正着了迷似地观看罗西叶练习一个叫作"舞足"的段子，罗西叶说她改动了其中的两三个地方，希望我能提提意见。近来我正在成为这一方面的行家。我以挑剔的目光在一旁观看着，然而我所注意看的不过是她身体的曲线美。这柔美的曲线撩拨得我神魂颠倒，恨不得立即将她紧紧搂住。可是我母亲不时进进出出，那些日子

我们只能抓住零碎的时机匆匆亲热一下，赶紧结束我们的浪漫行为。例如，当母亲出去打水的时候，我们就抓紧时机亲热一番。我们确切知道她要出去多久，精确地利用好这段时间。这固然很恼人，不过倒也非常新奇，使我忘却了自己的一切烦恼。每逢我看到她摆动着肢体，如果旁边无人的话，我便频频打断她的练功活动，也不管我本应以一个艺术批评者的眼光来观看她的表演。而她总是口中说着“你着了什么魔？”一把将我推开。她是位热爱艺术的人，现在她对于情欲已日趋冷淡，不再似最初那般狂热了。

我在银行中还有一小笔存款，不过我没有对任何人透过口风。在那商人登门之后的两三天，我便将这笔钱全部从银行里取出。我可不希望这笔钱被别人抓住。现在我们就靠这些钱过日子。我还找了一个小律师处理我的案子。因此还需付给他法庭上的一应费用。他在市场路一家棉花店的顶楼上设有事务所。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狭小的空间被一书架书，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以及一张为当事人预备的长凳塞得满满的。在法庭传唤我的第一天，当我满眼惧色地在法庭旁逡巡不前时，他便一眼认准了我这个猎物。我在走廊里等候时，他凑上前来讨好我。他问我：“实话告诉我，你真的打了那商人吗？”

“没有打，先生。那是谎言。”

“显而易见，他们是想要给你定一个犯罪动机，以便加快判案的过程。我们首先得把这一点驳倒，然后使他们按民事案子处理。我们有的是时间，别着急，一切都交给我来办。

你的口袋里有多少钱?”

“只有五个卢比。”

“拿来吧。”我想，假若我说我有两个卢比，他大概也会心满意足地接受的。他把钱装进口袋里，递给我一张纸让我写上自己的姓名，说:“好了。你的一切事情都会获得圆满的解决。”开庭时，我在法官的注视下，按照要求走到一个围栏的后面，那商人拿着帐本出了庭。当然，他也请来了一位律师。我们怒目相视着。他的律师说了些什么；我的五卢比律师也说了些什么，还朝我这个方向打着手势。后来法庭的工作人员便拍着我的后背，告诉我可以走了。我的律师冲我点了点头，我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一切便已经结束了。我的律师在法庭外见到我时说:“我设法使他们休庭了。我以后再告诉你下一次的日期。到我的事务所来找我，就在棉花仓库的楼上——从侧通道的楼梯上来。”说完他就走了。如果麻烦仅止于此，我觉得自己尚可轻易地对付过去。因为有这样一位办案专家在帮助我。

从法庭一回来我就对母亲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妈妈，一切都很顺利。”

“他会把我们赶出这所房子的，然后你可上哪儿去住啊?”

“嗨，那些事还都早着呢，您就别过虑了。”我大声地说。

她对我彻底绝望了。“真不知道你是着了什么魔。你近来对什么事儿都跟闹着玩儿似的。”

“那是因为我知道对哪些事儿应该着急。就是这么回

事。”我傲慢地说。

近来我们就当着罗西叶的面商讨家事，没有必要背着她谈，我们已经习惯了她的在场。罗西叶仿佛也没有听见我们在谈论家事，她要么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板，要么就凝神翻看着一本书（这些书是我设法从我们店中抢救出来的唯一物品），她移身到大厅的一隅，仿佛想使自己听不到我们的谈话。她从不让我下不来台，即便是单独同我在一起，也从未问起过我们家的事情。

表面上看来，母亲似乎已经习惯了我目前这种得过且过混日子的生活方式。我也以为她已经善罢甘休。谁料到她早已想好了对付我的计谋。一天早晨，我正聚精会神地看罗西叶练习步法，像晴天一声霹雳，舅舅突然降临。他是母亲的长兄，从他父母那里继承了家业，是母亲村上一个精力旺盛的地主，同时也是我们家一切事务的总顾问和决策人。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母亲及其分散在本区各地的三个姐妹，对于家中的一切事务，如婚丧嫁娶、财务、诉讼等都要征询他的意见。他很少离开村子，因为他多半用通信的方式来指挥她们。我知道母亲一直与他保持联系。每月从他那里寄来的一张书写得密密麻麻的明信片，会使母亲一连数星期感到心安和高兴，她会无休止地谈论着它。母亲想让我娶的就是他的女儿。幸亏鉴于目前事态的发展，她已经不再公开提这个建议了。

现在他亲自来了，站在门口，瓮声瓮气地唤着：“妹妹！”我连忙站起身来跑到门口。母亲也急急忙忙从厨房里出来

了。罗西叶停止了练功。来人身高六英尺，由于长年在田里劳作，皮肤晒得黑黝黝的。他脑袋顶上挽着一个小发髻，身穿一件衬衫，外面还披着一块披巾。他的围裤是褐色的，而不像城里人那样是白色的。他手提一只黄麻织的袋子（上面印有绿色的圣雄甘地像）和一只小箱子。他径直走到厨房，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黄瓜，几只酸橙，一些大香蕉和几样菜蔬，一边说着："这些是我给妹妹送来的，都是我们家园子里长的。"他把这些东西给他妹妹放在厨房的地板上，还讲了讲烹制的方法。看到他，母亲高兴极了，她说："你等着，我给你煮咖啡去。"他站在那里，讲着他是如何乘公共汽车来的，收到我母亲的信后他都做了些什么等等。听说她曾经写信要他来，我很吃惊，她可没有告诉过我。"您给舅舅写了信，可一点儿也没跟我提过！"我说。

"她干吗要告诉你？"舅舅厉声喝道，"就好像你是她的主人！"我知道他想找碴儿和我吵架。他揪着我的衬衣领子，几乎将我拉倒在地。他压低嗓门小声说："你那些光彩事儿我们可没少听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你可是没少长出息啊。你这小子，可真给我们露脸啦！"我挣脱了他的手，眉头紧蹙。他说："你怎么啦？你以为你是一个大人物吗？告诉你，像你这号小无赖吓唬不住我。你知道我们怎么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小公牛吗？我们把它阉了。要是你再不放规矩点儿，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方法治治你。"

母亲仍在忙着照看开水，仿佛没有注意到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似的。我原以为她会过来护着我，但是现在

看来，我的困境就是她一手造成的，她似乎对我的尴尬处境幸灾乐祸。我感到惶惑而恼怒。我走出了厨房。此人才不过来了五分钟，居然就在我自己的家里攻击我！我真感到怒不可遏。在我走出来时，我听到母亲在与他窃窃私语。虽然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猜得出来。我又回到席子上，心绪颇不安宁。

罗西叶仍旧站在原地没有动弹，她一手叉腰，臀部微微向后隆起，那身姿宛若庙中柱雕上的人物。看到她，我的内心倏地充满了怀旧之情。我追忆起昔日带领人们参观古老庙宇时的情景，回想起我所经历过的种种人世沧桑，体验过的各样人情世态，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端。罗西叶显得有些惴惴不安。“他是谁？”她用低沉的语调问道。

“别管他是谁。他是个疯子。你不必担心。”

这便足以使她安下心来，我的话足以指导她的行动，对此她毫不犹豫地、十分信赖地接受下来，而对其他任何事物都全然不予理会。这不由得使我自信心陡增，一时间，我似乎觉得自己变得高大了。我对她说：“你不必停止跳舞。你尽可以继续跳下去。”

“可是，可是……”她指的是我舅舅。

“你就当他根本不在这里，”我以一种极富挑战性的语气说道。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一想到舅舅不知会说些什么，我就感到不寒而栗。“除了我以外，你不用为任何人操心。”我突然用命令的口吻说道（在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舅舅常被唤来吓唬我），“这是我的家，在这儿我高兴做什么

就做什么。谁要是不喜欢我，那他压根儿就不必来看我。”我有气无力地笑了起来。

将这些挑衅性的话语一古脑儿地朝这位姑娘身上甩去又有什么用呢？她又载歌载舞地练起来。我坐在一旁观看着，那样的专心致志，仿佛我是她的老师一般。我看到舅舅正偷偷地从厨房向外窥探，于是乎我更加故意地装出一副教师的样子，向罗西叶发出种种口令和指示。舅舅从厨房里看了一会儿我的古怪举动，便走了过来。罗西叶旁若无人地继续练功，仿佛是在她的私人房间里。舅舅很快走过来观看，他鼓着双眼，满眼鄙夷讥诮的神色。对此我只当作没看见，根本不予理会。他看了一会儿便吼了起来：“哼！原来一天到晚搞得你晕头转向的就是这个呀！哼！哼！我做梦也想不到，在我们家里居然会出一个和跳舞的厮混在一起的小子。”

我沉默了片刻，以便鼓足勇气，下定决心向他进攻。他把我的沉默误认为是胆怯，又连珠炮似地甩过来另一串恶毒的话语：“瞧你还真的拜倒在一个舞女的脚下啦。你父亲在天之灵这会儿要见到你，一定会不胜荣幸的。”

他一个劲地向我挑衅，想要惹我发火。但我避开他进攻的锋芒，说：“要是你来看你妹妹的话，最好进屋去和她呆在一起。干吗要上我这儿来呀？”

“啊哈！”他快活地叫了起来，“你倒还有点骨气嘛，这很好。你还有希望，不过你没有必要先和你舅舅斗气。刚才我没提过我们是怎么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小公牛的吗？”他现

在索性蹲在地板上，一口一口地呷起了咖啡。

“说话别那么粗俗，”我说，“都那么大把年纪了！”

“嘿！小娘儿们！”他冲着罗西叶大声喊道，用一种怪异的，甚至比怪异还不如的称呼来叫她。“现在把你唱的曲子，把这些手势都统统停下来，听我说。你是我们家的人吗？”他等着她的回答，她停下身来，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他又说：“你不是我们家的吧？那你是我们家族的吗？”他又顿了顿，等待她答话，接着又自问自答道：“不是。你是我们种姓的吗？不是。是我们阶层的吗？不是。我们认识你吗？不认识。你属于这家吗？不属于。既然如此，你干么要呆在这里？你毕竟是个舞女，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是不接纳舞女的，懂吗？你看上去倒像是个聪明的好姑娘。你不该进入这样的人家赖着不走。有人邀请你了吗？没有。即使有人邀请了你，你也应该规规矩矩地呆在你应该呆的地方，也别在那儿呆得太久。你不能在我们家里这样呆下去。这很不方便。你不应当勾引那些年轻的傻瓜，抛弃自己的丈夫。你懂得我的意思吗？”罗西叶经不住这猛烈的攻讦，她双手掩面倒下身去。我舅舅显然对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感到满意。他继续说着，力图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论点：“你听我说，你听了这些话，别装着哭哭啼啼的。你得明白我们为什么说这些事情。你得乘下趟火车离开这里。你得答应走，我们会给你车票钱的。”听到这里，罗西叶爆发出一阵很响的呜咽声。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猛地扑向舅舅，打落了他手中的杯子，怒吼着：“你给我从这个房子里滚出去。”

他站起身来说："你让我滚出去。这话该你说吗？你小子算老几呀，口气这么大，胆敢让我滚出去。我要让你滚出去。这是我妹妹的家。你要是想同娜女一块儿享福，你就滚出去……"

我母亲噙着眼泪从厨房中跑了出来，她径直冲到正掩面啜泣的罗西叶面前，哭诉着："你干下的好事儿，你现在满意了吧，你这个女妖，你这个恶魔。你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在你来以前，一切都是那么顺当，那么平静，你就像一条毒蛇来到我们这里，呸！你就这样把一个年轻的傻瓜整个给毁了。我还从没见过谁的本事有你这么大！从前他是个多好的孩子啊！从他看到你的第一眼起，那个好孩子就不存在了。我头一回听到他提起什么'蛇姑娘'，我的心就往下沉，我早就知道这事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没有打断母亲的话，她的感情压抑了这么多个星期，我由着她尽情地打开感情的闸门，让她痛痛快快地把要说的都说出来。然后，她便开始历数我的不端行为，一直数落到我最近被传唤到法庭，还提到我甚至将会失去这所房子，父亲那么辛辛苦苦地建造起来的房子。

姑娘仰起那张布满泪痕的脸，泣不成声地说："我这就走，妈妈。别说得那么难听，这些日子您待我这么好。"这回是舅舅插话了，他对他妹妹说："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妹妹。这小娘儿们也还有几分道理哩。你为什么要对她那么好呢？你从一开始就该把道理明明白白地给她讲清楚。"

看来我是无力打下此人的气焰，也无法将他打发走。他

简直是为所欲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在哪儿呆着就在哪儿呆着。我无法解救可怜的罗西叶，除非动用武力将他推出门去。可是我要对他动武，他非把我打个仰八叉不可。看到母亲一有当哥哥的撑腰，她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深感震惊。我走到罗西叶身边，伸出手臂搂住了她。旁边的两位大为震怒。我舅舅嚷嚷着："这个家伙真是把人都丢尽了！"我低声对罗西叶说："不管他们说什么你只当没听见。让他们说去吧，愿说什么就说什么，把嘴皮磨破了说累了为止。不过你不要走。我要留在这儿，你也留在这儿。谁要不乐意我们在这儿，他尽可以离开。"

就这样他们又吵闹了一小会儿，当他们再也无话可说时，他们就回到厨房里。我一直一言未发。我悟出了一个诀窍，那就是装聋作哑，充耳不闻。看到罗西叶纯粹是靠着我的支持，也挺过了这些难挨的时刻，我感到欣慰。她昂首端坐着，冷眼望着他们。午饭准备好了，母亲叫我进去吃饭，我坚持要让罗西叶也一同吃。在这之前，母亲已经照料舅舅吃了他带来的菜蔬，那是按照他的指示烧出来的。饭后他来到凉台上，将他那块披巾铺在地上，坐在上面大声地嚼了会儿槟榔包，然后躺在凉丝丝的地板上睡起觉来。听到他的鼾声我舒了一口气。风暴过后显得格外平静。母亲给我们端饭端菜，却对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房子里笼罩着一片死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半钟。

舅舅走出屋，又重新开战了。他向所有在场的人宣布："还有一个多小时火车就要开了。那位旅客准备好了没有？"

他眼睛瞅着正坐在窗下看书的罗西叶。她心神不安地抬起了眼皮。整个下午我都没有离开罗西叶一步。不管人们会说些什么，我只想守在她身旁，为她撑腰打气。只要我舅舅还在城里，我这个警卫就不能撤除。只要能知道舅舅何时离开，我宁愿付出一切代价。我真盼望他马上就走，可他是个有主见的人，才不会被我的想法所左右呢。

罗西叶向上看着，显得有些惊恐不安。我握着她的一只手给她壮胆。母亲从她的角落中走了出来，望着罗西叶和颜悦色地说："好啦，年轻人，这些日子和你在一起过得很好。不过你要知道，现在你该走了。"她又施展出一个新的花招，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假装以为罗西叶已经答应要走了。"罗西叶，姑娘，你知道火车是四点半开。你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吗？我发现你的衣服还是东一件西一件的呀。"罗西叶不快地眨了眨眼睛，她不知如何作答。我在一旁插嘴说："妈妈，她哪儿也不去。"母亲对我恳求道："放聪明些吧，拉朱。她是别人的妻子。她必须回到他那儿去。"她的话语是这样冷静，这样符合逻辑，我简直无言以对，只得机械地重复道："她哪儿也不能去，妈妈。她只能呆在这里。"

于是母亲亮出了她的最后一张王牌："她要是不走，我就得离开这个家，"她说。

我舅舅说："你以为她无依无靠，只能依赖你吗？"他把胸脯拍得嘭嘭响，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扔下个妹妹不管。"

我向母亲央告道："您不用走，妈妈。"

“那就把那个小娘儿们的箱子扔出去，让她非上火车不可。这样你母亲才能留下来。你把她看成什么人了？你以为她是那种随便可以同什么舞女做伴的……”

“住嘴，舅舅，”我说，自己都为自己的鲁莽吃了一惊。我怕他会再次提起他那关于不听话的小公牛的威胁。幸好，他只是说：“你算老几呀？小子，竟敢说让我住嘴。你以为我会把你放在眼里吗？废话少说，你到底把那个……那个……送走不送走？”

“不，她不走，”我异常冷静地说。他长叹一声，怒视着姑娘，又看了看母亲：“好吧，妹妹，那么你就得开始收拾行李了。咱们坐晚上的公共汽车走。”我母亲说：“好吧。我一会儿就能收拾完。”

“不要走，妈妈，”我苦苦哀求。

“瞧那姑娘那个固执劲儿。她看着这一切，一点儿都不在乎，”我舅舅说。

罗西叶也央告道：“妈妈，不要走。”

“哦嗬！”舅舅说，“她居然已经管你叫妈妈了。我想，接下来她该叫我舅舅了吧。”他狞笑着转向我说：“其实你母亲倒也用不着走，这房子归她终生所有。要是我早就和她合计好的话，今天我就露几手新招数让你们见识见识，那样的话她就会在这里呆上一辈子。我的妹夫也不是傻瓜，他只让你成为这个家的半个主人……”他突如其来地谈起了复杂的法律问题，是由父亲的遗嘱引起来的。他描述了如果他处在我母亲的位置上，他将会如何处理整个事体，他会如

何地寸步不让，把问题提交最高法院解决。他要让世人看看，他是如何对付那些既不尊重家庭传统，却又企图享用先辈们辛苦挣得的家产的不肖子孙的。他越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地大谈什么法律，我越是感到心安，因为这就能使他暂时把罗西叶忘掉。确实，出于地主的传统观念，诉讼、官司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不久他的话题就被打断了，母亲进来说："我准备好了。"她已经整理好从各处找来的几件衣裳，她的那只摆在房间的一角，几十年都没挪过窝的大钢箱也已收拾停当，准备拎出去了。她还准备了一只带把的篮子，把几件铜器丢了进去。舅舅声称："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家的，是我父亲在这个姑娘——我亲爱的妹妹出嫁去建立她自己的家庭时送给她的。这是我们送给她的礼物，所以你也别只管用这种眼光一个劲儿地盯着它。"我将视线移开说："她当然可以拿走她喜欢的东西，谁也不会说什么的。"

"啊哈，你还以此为荣呢，是吗？"他说，"你还显得对你妈很慷慨了，是吗？"

我生平从未见过他这样令人厌恶。当我们还在孩童时期，我们一直都很怕他。但是长大成人后，我还是第一次与他这么长时间地接触。此刻，我母亲的表情，与其说是恼怒，倒不如说是悲伤。后来她差不多显出要来解救我的样子，她猛地打断他的话，用一种仿佛不是她自己的声音说："我不需要别的东西了，这些就够了。"她又拿起几本祈祷用的小书——每天午饭前，她都要坐在神像前，沉思着读这些书。

多少年来，我总是在同一个时间看到她闭着双目坐在壁龛前。想到从此再也看不到她坐在那里了，我不由得一阵心酸。在她挑选着自己的东西，将它们收拾在一起时，我也跟着她在房间里四处转。而我舅舅，仿佛在密切注视着我的行动，对我也是寸步不离。显然，他是怕我去劝说母亲，使她留下来。我也顾不得他的监视了，问母亲说："妈妈，您什么时候回来？"她迟疑着不予回答，最后说："我……我……看看再说吧。"

"等到她接到你的电报，说明把问题解决好的时候。"舅舅说，接着又补充道："记住，我们可不是那种丢下自己的姐妹不管的人，乡下的那所房子永远是她的，随时欢迎她回去；因此她也用不着听从任何人的摆布。我们的房子属于我们，也同样属于我们的姐妹，"他自豪地说。"别忘了把神龛里的灯点着，"母亲边说边走下台阶，"注意自己的身体。"舅舅提着箱子，她拎着篮子，不久他们便走到街的尽头，拐过了街角。我站在台阶上目送着他们，罗西叶站在门槛上。我不敢回过头去看她，因为，此时我已经泪流满面了。

现在我们俨然成了一对夫妻。罗西叶做饭，整理房间。我除了偶然出去买点东西，几乎闭门不出。她整天唱啊跳的，我不断地向她求欢，完全沉醉在这种令人神魂颠倒的浪漫行为当中。这种状况持续了数月之久，直到我意识到她对此已经完全厌倦了，才告结束。那天，她突然问我："你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我如梦初醒，"什么打算？"她微微一笑，说："瞧你总是躺在席子上看我跳舞，要不就把我搂在怀中。现在我已经练习得相当不错了——我可以安排一场四个小时的演出。当然，如果有伴奏的话，情况会更好些。……"

"我在这里，伴着你，给你数节拍，你还需要什么别的伴奏呢？"

"我需要整整一个乐队。我们在屋里呆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她说。我发觉她是那样的认真，我不敢再开玩笑了。

我说："我也正在考虑呢。我们必须尽快想出办法来。"

"罗西叶这个名字不好听。"经过两天的冥思苦想，我终于想出了第一步如何进行。我说，"尽管你们家人都是出自舞蹈世家，却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才给你招来这个麻烦。咱们要想达到演出的目的，你就得改一下名字。叫米娜·库玛丽怎么样？"

她摇了摇头，"不比原来的名字强。干吗要改名字呀？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你不懂，我亲爱的姑娘。罗西叶不是个庄重的或者适用的名字。假若你就以这个名字出现在观众面前，人们会认为你只会玩弄水平低劣的把戏，就像我们在赌场上看到的那种穿插演出。作为一位古典舞蹈家，你的名字应该富有诗意和魅力。"

她觉得我说的还有道理，于是便拿起一本便笺簿和一支铅笔，记下所有她能够想到的名字，我也加上我所想到的

名字。我们想试试这些名字听起来是否悦耳，写在纸上是否悦目。我们写满了一张又一张的纸，然后将它们扯下来扔掉。简直像在闹着玩儿，我们仿佛忘掉了我们的主要任务，而在那里寻着开心。每个名字都有可笑之处，不是听起来滑稽，就是会引起不好的联想，不能用。入夜，更深人静，她突然坐起来问道："那个……怎么样？"

"那是个魔王妻子的名字——会把人们吓着的，"我说。我们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想出一个否定一个（这种苦思使我们觉得自己正在从事与职业有关的工作，给我们一种满足感），这样想了四天，终于想出了"娜丽尼"这一名字，它既有意义，又富诗情，能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同时又简短易记。

随着一个新名字的诞生，罗西叶也开始了生活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名字使得罗西叶及其早年生活所遭受的一切都从人们的眼界中消失了。只有我一个人还知道她是罗西叶，并仍旧这样称呼她。而其他人则都认为她是娜丽尼了。我开始发奋努力，四处奔走，去见城里的各种人士。我参加各个团体的会议——去大学，去市政厅，去俱乐部，以寻找机会。在阿尔伯特教会学院的学生们准备一年一度的联欢会时，我也参与了他们的准备事项。我是拐弯抹角地通过学生俱乐部的一位职员——当年我在那所旧式的凉台学校的一位同窗的关系来参与此事的。我向他们建议："为什么不用一个舞蹈演出会来代替通常的莎士比亚悲剧呢？"我热烈地鼓吹要复兴印度艺术，使他们不能轻易拒绝我的建

议，不得不听取我的意见。天知道我哪儿来的这么好的口才。我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讲演了一通，讲了我们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舞蹈艺术在其中的地位，使得他们不能不对我的说法表示折服。有人怀疑在一个学生集会上演出古典舞蹈是否合适。我则竭力证明，鉴于古典舞蹈是一门雅俗共赏、老幼咸宜的艺术，可以把它看作是最轻松的娱乐活动。我是个负有使命的人，我着意修饰了一番，使我的穿着打扮符合自己的身份。我身着一件粗纺丝质衬衫和披巾，一条手工纺织的围裤，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这是马可最初与我见面时送给我的礼物，腕子上还戴着一块手表——我觉得我的这身打扮大大加重了我说话的分量，使他们不得不对我的话洗耳恭听。我也感到自己起了变化。我已不再是昔日的“铁路拉朱”了，我真诚地希望，我也能像罗西叶一样，顶着个新的名字，埋葬掉自己的过去。幸好，改不改换姓名都没有多大区别。似乎没有人费心去打听我的过去，诸如不久之前我在铁路上出的那些事情，即使他们了解这些情况，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仿佛还有其他事情要记，而顾不上去记我的经历和荣辱兴衰。我从未料到，自己竟然能够如此流利地讲述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从罗西叶那里鹦鹉学舌学来了一点有关的专业用语，把它充分地派上了用场。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舞足”，逐字逐句讲解了它的意义，就差自己没有翩翩起舞了。他们惊讶地望着我，一个个目瞪口呆。我又向委员会进一步抛出了诱饵。我说，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不妨和我一起去看一下试演，他们热情地表示同意。

我把她说成是来串亲戚的表妹，说她在她的家乡远近闻名。

第二天一早罗西叶就把厅房收拾了一番，使厅房大体上还看得过去。她还用从一棵金马胡树上采来的花朵装饰厅房。她将花束插在一只铜杯中，置于厅房的一角，这为我们的小舍平添了几分秀丽。她还将我们的铺盖卷，箱子，凳子和七零八碎的杂物都堆放到房间的紧边角，用一块围裤盖在这堆杂物上；然后又从一个垫褥下拽出一条有条纹的毯子，将它巧妙地覆盖在那条围裤上，使得那堆杂物给人以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她抖了抖那领老掉牙的席子，把它卷了起来，席子上的大孔小洞就看不见了。她还设法准备好一杯杯色泽纯正、冒着热气的咖啡。这些准备真是妙不可言，意在为她赢得观众。他们中间的两个人来敲门了。我打开房门，看到他们站在那里。罗西叶在厨房门口挂了一张印花布单，此刻她自己就站在布单后面。我打开门，看到那两个人站在那里，就装腔作势地说："哟，是你们来了！"就好像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似的。不知怎地，我似乎感到，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会更好些。他们吃吃地傻笑着，意识到此趟前来有可能一饱眼福，是一趟美差。

我请他们坐在席子上，同他们聊了一会儿世界政治形势，然后说："我想，可以占用一点儿你们的时间吧？如果我表妹有空的话，我就请她出来。"

我撩开帘子走进厨房，她正站在那里。我笑着冲她眨眨眼睛。她凝然不动地站着，也向我嫣然一笑。我们很欣赏这一出场前的准备活动，我们感到我们似乎已经开始演

出了。她已经将头发挽成一个髻，在额前点上一个朱红色的吉祥痣，脸上轻敷脂粉，身着一件蓝布纱丽，虽是精心打扮了一番，却给人以一种不事修饰的朴素美感。我默默地等待了五分钟，然后点了点头，她便随我走出了厨房。

那位秘书和那位管帐张着嘴，惊奇地盯着罗西叶。我说："这二位是我的朋友。请坐。"她莞尔一笑，坐在一张小垫子上，恰到好处地与来客保持着一段距离。就在那一瞬间，我便知道了，她的微笑意味着她远大的前程即将开始。尴尬地停顿了片刻，然后我说："这是我的朋友。他们学院的学生俱乐部要举行综艺演出会，他们不知你能否为他们做些事情。"

她问道："综艺演出？你们还有什么别的节目吗？"她高傲地皱起了眉头。

来人抱歉地说："有一些化装舞会、模拟演出一类的节目。"

她说："你们怎能把我的节目和这一类演出混在一起呢？你们打算给我多长时间？"她俨然以他们节目主管人的口气在讲话了。

他们张皇失措地说："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随你的便吧。"

现在她开始向他们说教了："你们瞧，一个舞蹈节目可不同于综艺演出，它需要时间的保证。即便是一个人演出，一个人观看，它也需时间逐步展开情节。"

他们对于她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我插言道："他们这

次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见见你，希望看你随便表演一段舞蹈。你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吗？”

她苦着个脸嗫嚅着，显得犹豫不决，半晌也没有答话。

“你怎么了？人家在等你答话呢，他们可都是忙人啊。”

“啊，不。不必催促小姐。我们可以等候。”

“怎么，现在怎么……表演……没有伴奏……没人伴奏的话我从不愿意……”她期期艾艾地说着。于是我说，“哦，这又不是正式演出——不过是个小小的……等正式演出时我们就会有伴奏了。毕竟，你的节目是最重要的……”我好言好语地哄劝着她，另外两人也高兴地随声附和着。罗西叶犹犹豫豫地答应了，她说：“既然你们这么感兴趣，我就不好推辞了。不过，要是跳得不好的话你们可别见怪。”她复又走到门帘后面，回来时用盘子端来了咖啡放下。出于礼貌，两位绅士都彬彬有礼地说：“怎么还麻烦你准备咖啡呀？”我一定要他们接受，他们便也不再推让。

当他们啜着咖啡时，罗西叶在她自己哼唱的轻柔歌曲的伴奏下翩然起舞了。我大胆地击掌打着拍子，俨如一位行家。他们着了迷似地观看着。她忽然停下身来，揩干前额的汗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重新开始之前，她对我说：“别打拍子了，我一听你打拍子动作就乱套了。”

“好吧，”我说，不自然地笑了笑，极力掩饰自己下不来台的样子。我轻声说：“哦，你们也知道，她是那样的一丝不苟。”他们摇了摇头，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她跳完一段，问道：“我还继续跳下去吗？要我跳‘舞足’

吗？”

“跳吧，跳吧，”我大声说，很高兴她能征询我的意见。“跳下去，他们会喜欢的。”

舞毕，他们才如梦方醒。其中一位说道：“我得承认，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婆罗多舞’。看了这位小姐的表演真是获益匪浅。我现在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对它如醉如痴了。”另一位说：“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她为我们的集会演出有些过于屈才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会缩减其他节目，给她以充裕的时间表演。”

“我们必须以培养观众的高雅情趣为己任。”我说，“我们可不能为迎合观众的趣味而降格以求。我们必须向他们奉献出最好的东西，以努力提高他们的欣赏趣味。”

“我想这样安排，在演出休息之前，表演综艺一类的小玩意儿。休息之后，全部演出就由这位小姐包了。”我抬眼向她投过去一瞥，仿佛在等待她的应允，然后说：“她嘛，当然很乐于帮助你们。不过你们得提供鼓手和伴奏人员。”就这样，罗西叶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她一直吵嚷着要得到的乐队。

9

我的活动突然增多起来。学生俱乐部的集会是个开端。

她犹如火箭一般青云直上。她名声大噪，成了受观众欢迎的舞蹈新星。而我现在也用不着煞费苦心地想着如何把她介绍给观众了，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显得那么可笑。我因为同她一起出入于各种场合，也成了知名人士，而不是她因为我而出名。她蜚声艺坛则是因为她本身才华横溢，从而势必引起公众的瞩目。可是，我只是在现在，仅仅是现在才能清醒地说出这种话来。而在当时，我却总是想，是我使她成为艺坛翘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简直有些飘飘然了。我现在才能冷静地认识到，即使马可也不可能永远压制住她，她迟早总会脱颖而出，一举成功的。我现在这么谦卑，你可别产生误解，要知道，我当时可是洋洋自得到了极点。当我看到她在上千双眼睛的注视下，在宽大的演出厅中表演时，我毫不怀疑人们正在自言自语，或者交头接耳，"瞧，那就是他，他是唯一能够……"在我的想象中，这些阿谀奉承的话犹如浪花拍岸，不绝于耳。每场演出我都当仁不让地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沙发座上，这是我的特权。我公开声明，我无论到哪个演出场所，第一排正中都是我的专座。倘若我不在那儿就座，娜丽尼就不能演出。她需要我在场给她以鼓舞。我谨慎地摇着头；有时我轻轻地拍着手指打拍子。当我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遇时，我便亲昵地冲着正在舞台上的她微笑。有时我用眼神和手势向她传递信息，建议她对动作做些改动，或对她的表演提出批评。这种场合的头面人物一般都坐在我身旁，我很喜欢他们俯过身来同我谈话的样子。他们也都乐于向人们显示，他们正在同我

交谈。他们能攀上和我谈话便已感到心满意足，仿佛已经与娜丽尼本人攀谈上一般。我摇着头，矜持地笑着，说上几句话回答对方的询问，让坐在身后的观众们去猜测我们谈话的重要意义吧；尽管实际上交谈的内容充其量不过是些“大厅好像已经坐满了人……”之类的话。每逢这时，我便回过头来，将目光投向大厅最远的角落，仿佛在估计观众的人数。然后说：“是的，已经坐满了。”随即迅速转过头来，因为我的尊严要求我往前看。如若我不向从舞台一侧朝外窥视的人点头示意，演出就不能开始，大幕也不能开启。而在我尚未感到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令我满意时，我是不会给信号的。我亲自过问灯光、话筒的安排情况；我环顾四周，似乎在测量着风速，估量着天花板的承重能力，好像我在怀疑那些柱子能否支撑住房顶似的。就这样，我吹毛求疵地做出种种姿态，故意制造紧张空气，来帮助娜丽尼树立威望。直到我对一切都满意了，演出开始了，演出的组织者们才松了一口气，大有如释重负之感。当然了，他们要为舞蹈演出付钱，坐在那里的观众也要付票钱，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可避免地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是我向他们施了恩，使他们得以观赏这舞蹈。我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当我认为一个节目已经表演得足够长了，我就看看腕上的手表，略一颔首，于是娜丽尼便已明白，她得结束这个节目，准备上演下个节目了。倘使有人提出什么建议，我也仅仅一笑置之。有时候，一些字条会从后排传过来，要求上演这个或那个节目，而我总是皱眉蹙额，一脸不悦的表情。因此，当一张字条传

到我身旁时，人们都变得忐忑不安，害怕传递这类东西。他们一般都充满歉意地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从后排……不过是传到我这儿来的……"我皱着眉头接过字条，十分勉强地读了读，然后顺手往沙发扶手下一扔，于是纸条就落到地毯上，无人知晓了。我这样做，是要让人们明白，这类小把戏只应当向次要人物去耍，在这儿不起作用。在大幕即将落下之际，我便找寻秘书，点头示意他过来。我问他："汽车准备好了吗？请把车开到另外一个门口，要离开人群。我想不声不响地将她带走。"我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实际上，我巴不得带着她在众多舞迷那惊羡的目光下招摇过市。演出结束后，仍有许多人聚在剧场附近，盼着能从近处一睹我们这位舞星的风采。我要么走在她的前边，要么走在她的身边，很是随便。演出结束时，人们献给她一个大花环，也送给我一个。我总是做出极不乐意的样子接受下来，说："你们干吗还要浪费钱给我送花环，真是没有道理。"然后我随随便便地把它往胳膊上一挂，要不就在人最多时，像做戏一般，当众将它递给娜丽尼，还说："喂，你才真正理当接受两只花环呢。"结果她就得替我拿着。

直到回到家中我们自己的小天地里，我才停止为安排演出、吸引观众而装模做样进行的种种表演，而她也丢开一连数小时的拘谨和约束，动情地紧紧搂住我说："我就是再生七次，也报答不尽你的恩情。"听到这些话，我心中充满了骄傲，感到自己应受此誉，当之无愧。然后，她便用一条湿

毛巾细心地将花朵包起来，以使花朵保持鲜艳。

每逢演出的日子，她便在下午烧好晚饭。本来，我们很容易雇得起一名厨子，然而她总是说："我们毕竟只有两个人，不需要雇个厨子在屋里闲逛。再说我也不应当丢掉女人的本分。"吃晚饭时，她一直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晚间的演出，就某些安排或是配乐伴奏评论一番，说某某人正好没有赶上节拍。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对于刚才演出的回忆中。有时，饭后她自己又表演上一段舞，然后拿起一本书，一直看到上床时分。再过几个月我必须从我们的旧房中搬出。那商人已设法部分地打赢了官司。在判决之前，要扣押我的财产做保。我的律师来到我这里，安慰我说："别为这事着急。这不过意味着他必须缴纳房税，要是有其他该付款的地方，他也得付。当然了，你母亲的签名也可能需要，不过这事我可以去办。这不过好比是把房子抵押给他。如果你还住在那儿，你得交给他房租，这笔钱是微不足道的。"

"为我自己的房子付房租！"我说。"要是我非得付房租，我宁可租一所更好的房子。"由于我们的地位日益增高，原有的房子已经不适用了。在这里我们不能招待客人，没有单间屋子，没有地方放任何家具。我父亲盖的这所房子是为店主设计的，而不是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的主管人——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设计的。"再说，这里哪有你练功的地方呢？"当娜丽尼对于搬出去的想法提出异议时，我这样问她。不知何故，她对这所房子——这最初收留她的

地方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

律师去了一趟乡下，带回了母亲在文件上的签名。“她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我忍不住问道。“不坏，不坏，”这位休庭专家说，“唔，当然了，我们不能指望上了年纪的人对问题的看法会和我们相同。虽然你的舅舅是个难对付的人，我还是据理力争，说服了你的母亲。”四天以后，母亲的信来了。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黄纸上“……我之所以签了名，倒不是因为我愿意这么做，而是因为，我要是不签，那位律师就不离开这儿，而你舅舅也不让他得到安宁。这真叫我作难。现在什么事情都惹我心烦。在你舅舅去园子的那会儿工夫，我就背着他签了名。这样那个律师就可以平平安安地离开这儿了。不过，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律师说起过你正在给那个女人找一所新房子。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回我的老房子住去。说到底，我还是希望后半辈子能在我自己家的房子里度过。”母亲真是心地善良，她撇开自己的怨怒，给我写信，还挂念着我，这使我大为感动。但是她急着要回来，又使我感到不安。她的心情我理解，不过我还是不能同意她的想法。看来最好还是让商人把房子占了去吧，好使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说实在的，谁还想要那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啊？要是让母亲住在那座房子里，我就还得向那商人付房租。再说，我这么忙，谁来照料她呢？我苦苦思索，想着各种合理可行的办法，但还是收起了母亲的信，没有复信。我搬到另一所房子里，忙得不可开交。在忙碌中，我的良心平静了。我是感到内疚，但我又

自我安慰，为自己开脱："她哥哥毕竟待她很好，他会照顾她的。她为什么还要到这儿来孤身一人住着呢？"

• • •

位于新区的那所豪华住房更符合我们的身份。这是一座两层楼的住宅，院落很大，有草坪、花园和汽车房。楼上是我们的卧室和一座供娜丽尼练功用的大厅。大厅的一侧铺着厚实的深蓝色绢丝地毯，留出一块大理石砖铺地的空间供她跳舞。我还在大厅的一角安放了一个垫座，上面摆着一尊正在起舞的舞王铜像。这里是她的办公室。我现在已拥有一支永久性的乐队，由长笛手、鼓手等五人组成。她还有一位"舞蹈教师"，那是我在科帕尔发现的。此人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传统舞蹈的事业，对于这门艺术造诣甚深。他住在他乡下的家里，我"搜寻"到了他，将他带到马尔古蒂，让他住在院子里的一间小屋中。我们的住所不时有各种各样的人出入往来。我拥有一大班仆役——一个为我们开车的司机，两个侍弄花园的花匠，一个看守大门的腰佩短剑的廓尔喀①门卫。此外，还有两名厨子，这是因为我们对于来宾的宴请招待已开始与日俱增。如前所说，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都不时在我们院子里出出进进：乐师们，他们的朋友，那些如约来见我的人；仆人们，他们的朋友；等等等等。我的办公室设在楼下，在那里，由一位毕业于当地

---

① 廓尔喀位于尼泊尔境内，当地人以剽悍尚武、英勇善战闻名于世。

一所学院的年轻人充任我的秘书，他负责处理我的来往信件。

我将来访者们分为三四个等级区别对待。有一些人我在走廊里接待，那都是些想要得到机会为娜丽尼伴奏的乐师，或曰雄心勃勃的乐师。我对他们很是简慢。每天大约有十来个这样的人要求我接见。他们总是在外面走廊中翘首以待，寻找机会同我说话。我出出进进，对他们差不多理也不理。一看到我，他们便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向我行礼。假若他们拦住我，我就装出一副注意倾听的样子，然后说："把你的地址留给我的秘书。如果需要你的话，我就让他打电话给你。"要是他们拿出一堆证书什么的向我炫耀，我就匆匆扫上一眼说："好，好。不过现在我可什么事也定不下来。把你的名字留在办公室里吧。"然后我就走了过去。外边走廊上横七竖八地摆放着长凳，人们整天坐在那上边，等着找机会和我谈话。我几乎根本不去注意他们，让他们摸不准我到底什么时候来到办公桌旁。有时，一些无名的作曲家也会带着特意为娜丽尼创作的新歌曲出现在这里。当我坐在办公桌旁时，我根本不去理会他们是否在向办公室里偷看，是否想找机会同我谈话。我从不主动向这一级的来访者让座。不过若是他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我也并不介意。当我想将他打发走时，我就把自己的坐椅往后一推，倏地转身走进里屋，留待我的秘书将他送走。有时，我透过大厅的玻璃窗看到一大群人在外面等我，于是我就颇为策略地通过旁门离去，径直走到汽车房，从那儿一溜烟地走到大

门口，而那些来访者只得眼巴巴地看着我扬长而去。那时我睥睨一切，总感到自己优人一等。

除了这些低三下四的恳求者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确实想主动与我签订演出合同的来访者。这些来访者的级别要高于前者。我在大厅的沙发上接待他们，还按铃为他们要来咖啡。我昼夜为我的小圈子的来客们提供咖啡。单是咖啡一项费用，每月就高达三百卢比，足够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舒适地生活一个月。大厅的一切陈设都很奢华，有黄铜嵌花托盘，象牙小摆设，还有娜丽尼居中的团体照。坐在那个大厅里环顾四周，我大有今非昔比、心满意足之感。

这时娜丽尼又在哪里呢？人们根本不会见到她的踪影。她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她的乐师们一道在排练厅中度过。人们可以听到楼上传来的咚咚脚步声和铗铗踝铃声，她终于过上了早就向往的生活。来访者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在她进出房子时，能瞥上她一眼。看着他们向内门射去的那种鬼鬼祟祟的目光，我就知道他们在寻觅着什么。但是我却存心不让任何人见到她。我要垄断她，除了我，任何人都不能与她发生联系。如果有人冒昧地提出要见她，我便会说："她很忙。"或者："不必惊动她了，你已经告诉了我，这就够了。"我恨所有想要与她直接打交道的人。她是我的财产，这种想法已经开始在我的头脑中扎下了根。

不过，在我的小圈子中也有那么几个朋友，我会把他们带到楼上她的房间里去。这些人都是经过我精心挑选的，

他们必得是我的密友。从前我根本就没有朋友，而现在人们却争着与我交朋友。我与那么几个人特别有交情，称得上是亲密无间。他们是两位法官，四位本区著名的政治家(这几位政治家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在选区内获得10,000张选票)，还有两位大纺织厂的厂主，一位银行家，一位市议会议员以及一家周刊的主笔（在这家名为《真理》的周刊上，赞颂娜丽尼的文章时常可见)。这些人不必事先约好便可进入我的客厅。他们自己索要咖啡，大呼小叫地嚷嚷着："娜丽尼在哪里？楼上？好吧，我想去看看她再走。"他们可以上楼，和她谈话，命人端来咖啡，高兴呆多久就呆多久。他们亲昵地称我为"拉吉"。我也很愿意同这些人亲近，因为他们都是有钱或者有势的人。

除此之外，有时，一些音乐家或是演员，抑或其他舞蹈演员也来拜访娜丽尼，和她一起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娜丽尼非常喜欢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看到他们在她的大厅里，有的躺在地毯上，有的坐着，他们全都有说有笑，十分活跃。与此同时，咖啡和各种食品不时送到他们面前。我偶尔也上楼和他们闲谈，然而在这些艺术家中，我总感到自己是个外人。有时看到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兴高采烈，无拘无束，我又感到很恼火。我打个手势叫娜丽尼到卧室来，仿佛我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说似的。待她关上门，我便轻声问："他们还要呆多久？"

"怎么了？"

"他们已经在这里呆了一整天了，还会一直呆到夜里

的……”

“噢，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可真好，还来看望咱们。”

“喃，瞧你说的，就好像再没有别人来看望咱们似的。”

“他们在这儿呆得好好的，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走呢？再说我和他们在一起也很快活。”

“当然，我不否认这一点。不过你别忘了，你还得休息，我们还要乘火车出门呢。你得收拾行装，还得练功。记住，你已经答应要为特里奇演出会上演新节目。”

“那还不容易准备！”她说，转身回到她的朋友中间，将我关在了门外。我一声不响，感到很懊恼。我愿意她得到欢乐——不过只能由我陪伴着。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艺人可不大令我满意。他们三句话不离本行，娜丽尼很可能会把我们经营的秘密向他们和盘托出。只要可能，她从不放过一个与这类朋友相聚的机会。她说：“他们都得到了文艺女神的赐福，他们都是好人，我喜欢和他们谈话。”

“你还不了解这个世界。他们那帮人会妒忌你的。你难道不知道吗？真正的艺术家是从来不聚在一起的。这些人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他们都比你低，比你差。”

“我讨厌一切高低尊卑之谈。我们怎么就比别人高一等呢？”她问道。显然，她真的被激怒了。

“这个，你也知道，你一个人的演出合同就比他们一百个人的加在一起还要多，”我说。

“那不过是赚钱多罢了，”她说，“占这种优势，我才不稀

罕呢。”

渐渐地，我们之间开始出现口角龃龉，对此，我却说，这种争吵使我们的关系最终带上了夫妻的色彩。她圈子里的人正日益扩大。一流、二流的艺术家们，音乐教师，市里的艺术爱好者，想让她为学校的联欢会出主意的女学生们，各种各样的人都找上门来要求见她。而我呢，只要有可能，就把他们都挡回去。可是如果他们设法溜进来，上了楼，我就束手无策了。娜丽尼总是留下他们，一留就是几个小时，几乎不愿让他们走。

我们常收到从数百英里地以外发出的演出邀请。我们的皮箱里总是准备好行装。有时我们离开马尔古蒂外出演出，一走就是十天半月不回家。我们的演出合同将我们带到了南印度的每一个角落，从南边的科莫林角到北边孟买的尽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随身总带着一幅地图，一份日历，以便合理合排我们的演出日程。我仔细研究人们的演出邀请，从不把演出日期定死，总是提出几个供选择的日期，好在一趟旅程中安排几个演出。计划每一时期的巡回演出耗去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我们一个月平均要在外演出二十天，就是在马尔古蒂的十天日子里，也还要在家门附近演出一两场，剩下的天数才能算作休息日，这种日程安排是很紧张的。无论我在何处，我的秘书总是通过电话向我报告每日收到的信件，并接受指示。我提前三个月定好演出计划。我有一份大年

历，我用红笔在上面标出演出的日期。最初，我把它挂在娜丽尼的排练厅中，可是她提出了抗议："太难看了。把它拿走。"

"我想用它提醒你，使你记住下一次演出的地方。"

"没有必要，"她叫了起来，"我干吗要看着这些日期呢？"她把年历卷起来塞到我的手里，"别把它放在我面前。看到有这么多演出合同，只能让我害怕，"她说。其实，我告诉她准备上火车，她就做好准备；我让她下火车，她就下火车；她上下火车全凭我的吩咐。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过我们所去的是什么城市，参加的是什么集会，是由什么人主办的演出。我认为，无论是去马德拉斯或是马都拉，还是去像乌塔卡蒙德那样的边远山城，全都一样。在不通铁路的地方，一辆小轿车就会开到铁路线的终点来接我们。有人在月台上迎接我们，把我们领到正在车站外等候的一辆轿车上，将我们送到旅馆或别墅里。而为我们伴奏的一班乐师则一起被送到别处，他们也会得到舒适的食宿安排。为了使这些人心情舒畅，我总是把他们安置舒服。为此我还要特为关照一番："他们是给我们伴奏的乐师，我希望你也能对他们妥善安排。"

"是，是，先生。我们已经为他们订好了两大套房间。"

"过一会儿你们得派一辆汽车把他们送到我们的住处。"我总是强调在演出前两个小时把他们集合到我们身边。这些演奏乐器的人根本没有时间观念，他们要么睡懒觉，要么出去买东西，要么围坐在一起打牌，从来不看表。管

理好这些人也是一门艺术——得把他们哄得心情舒畅了才行，否则他们就会毁掉整场演出，不是怪心情不好，就是怨命运不佳。我付给他们丰厚的报酬，对他们总是显出一副颇为关照的样子，但又同他们保有一定的距离。我还得特别注意，防止他们同娜丽尼过分亲近。

倘若演出在六点钟开始，我一般都坚持要娜丽尼休息到下午四点钟。假如我们去别人家做客，她通常都喜欢与女人们围坐在一处，同她们喋喋不休地闲聊。逢到这时，我便走到她跟前，用一种十分和蔼却又不容反驳的口吻说道："我想你最好还是休息一会儿。昨夜乘火车的滋味可不那么好受。"于是她便把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讲完，或是把刚才听的最后一句话听完，然后回到我们的客房。对于我的干涉，她很不满，嗔怒地说："你干吗要把我叫走，不让我跟她们在一块儿？难道我还是个娃娃吗？"我好言相劝，极力表明自己这么做都是为她好。其实我心里明白，自己的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平心而论，我知道自己之所以把她叫走，是因为我不愿看到她愉快地同别人交往，我只想把她禁锢在我的身旁。

如果演出后我们还要赶火车，我就事先安排好一辆汽车等着送我们去车站。在火车上，我们在自己包的软卧单间中单独进餐，膳食都是用银质或者不锈钢的餐具端上来的。但这不过是短暂匆促地喘上一口气，因为不久，一切便都要重新开始：我们在另一个车站下车，进行另一场演出，然后又动身上路。当我们到达某一名城胜地时，她间或也

会要求我带她去看看著名的庙宇，逛逛商店，或是游览一下风景名胜。我总是回答："好吧，好吧，咱们看看能不能挤得出时间来。"然而从来也没有挤出过时间，因为我们总是必须赶乘另一趟火车，以履行另一个演出合同。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地机械地重复着一套同样的过程——车站上同样形式的欢迎，同样的忙乱的组织者们，同样的会晤、告诫，同样的第一排正中的沙发座、讲话、评论和微笑，同样的温文尔雅的谈话、花环和闪光灯、祝贺，接着又同样忙着动身赶火车，同时，揣起至关紧要的东西——支票。渐渐地，我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我不再说"我为娜丽尼的演出去特里奇"，而开始说"我星期日在特里奇演出，星期一我在……上演一个……"，还说"我只能在……在你处演出舞蹈"。我索取全印度数额最高的演出费，当然我也能如愿以偿。我把那些前来要求娜丽尼演出的人，都当作有求于我的人对待。我每月均有巨额收入。不过，由于众多的仆佣和奢侈的生活，我的开支也是惊人的；我还须缴纳巨额的所得税。然而，我发现娜丽尼对于这一切并不热心，在接受这些东西时，她的态度不是兴高采烈，而是颇有些无可奈何。当我们居住在旧房子里时，就连我舅舅威吓她时，她都显得比这时快活。

娜丽尼珍爱她在演出结束时得到的每一只花环。她通常将花朵剪下，洒上水，细心地保存起来，甚至在火车上也是如此。一次坐在火车上，她拿起一个花环，边嗅着那芬芳

的花香，边说："只是为了这，才值得我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问她："你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了？"

"我喜爱茉莉花。"

"不喜欢同时得到支票吗？"

"要这么多的钱做什么？你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知道收这些支票，而且经常是越收越多。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享用这笔钱呢？"

"喔，你已经有一所大房子，一辆大轿车，你什么东西没有啊？这难道不是生活享受吗？"

"我不知道，"她说，显得郁郁不乐，"我多么希望能够走到人群中去散步，坐到观众席间去参加一个晚会，而不必为上台演出去化妆啊！"

看来，一种危险的厌倦情绪正攫住她的身心。我想，最好不要把她逼得太急。也许她希望能减少一些演出合同，不过那根本就办不到。我问："你该不是说你的腿疼吧？"

不出所料，这激将法果然奏效了，她的自尊心被激了起来，她不服气地说："当然不是说我的腿疼了。我每场都能一连气跳几个小时也不成问题。只有你才想让我停下来。"

"是的，是的，正是那么回事，"我叫道。"否则你会把自己累坏的。"

"还不仅仅是这个原因，你还怕赶不上火车。……我真不明白，我们就是乘第二天的火车又会有什么损失呢……"我没有让她把话说完。我讨好地把她称作机灵姑娘，仿佛

是开了个玩笑，一笑了之。我爱抚着她，使她忘掉这个不愉快的话题。我认为，她的想法很危险，钱嘛就应该尽量多赚，能赚那么多钱却不去赚，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我的处世哲学就是：只要有可能，就要最大限度地榨取钱财，世界上所有的钱财我都需要。假若我不似现在这般显赫富有，谁还会正眼瞧我呢？哪儿还能像现在这样，无论我的目光射向哪里，都会遇到人们投来的微笑；无论我向邻座的人说些什么，对方总是恭敬地表示赞许？一想到有人想要我少赚些钱，我就心惊胆战。“倘若我们不趁着大好时光去挣去赚，我们就是在犯罪。等到时过境迁、遭殃倒霉时，谁也帮不了我们的忙。”我计划要尽快地大量投资，一俟我们的支出稍有节余，便将其付诸实施。不过现在我已养成了挥霍无度的习惯。奢靡的生活，无尽的请客招待，耗尽了我们所得的全部钱财。有时她会说：“咱们只有两个人，每月却要花费两千卢比。难道就不能生活得简朴些吗？”

“这事儿由我来管，你就不必操心了。我们花费两千卢比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花这么多。我们得保住我们的地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使用她的名字在银行立帐户。我可不希望那些债主再抓住我。我的那位休庭律师正在按他的速度继续办理我的案子。他有时来找我签名或索要现金，总是设法不打扰我就将事情办妥。我让娜丽尼在哪张支票上签字，她都照办。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提一下，无论何时，只要我在城里，我就聚上一大群朋友打牌，而且一打就差不多是一气儿二十四小时。为此我特意腾出一

间房子，我还让两个贴身仆人当场为我们端送午餐、咖啡、以及各种食品。我们还偷偷摸摸地喝酒，虽然法律禁止饮酒——不过，禁酒法可不是为我这样有势力的人制定的。我早就设法搞来了一张诊断书，证明为了健康的原因我需要酒精。尽管我一点也不嗜酒，我却一连数小时地抱着瓶威士忌酒。在我们的国土上，“许可证持有者”已成为一种社会头衔，它把不少重要人物都吸引到我的周围，因为这种特权是难以得到的。当我请那些无许可证者喝酒时，为了表示对法律的尊重，我便将临街的窗户关闭起来。各种人都亲密地拍着我的后背，称我为“拉吉”。有时，我们玩纸牌，竟能一连打上两天，为此，我还要换好一张两千卢比的支票。对于这些前来打牌的人，我是抱着投桃报李、等价交换的希望的。通过与各种人士的亲密交往，我了解到许多关于政府、市场、德里和赛马场的内幕秘闻；预先知道什么人下个星期会成为什么人物。我能很快订到火车票。此外，我还能够解救一个被陪审团传唤的人，使一个被解职的官员复职，为一次合作选举拉来选票，为一个委员会提名人选，为一个人谋到职业，使一个孩子能进入某一学校，令一个不受欢迎的官员升迁。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为社会服务的重要工作。这种影响，值得按当前的行情去花钱买到。

在这种粲然生辉，令人目眩的生活中，我几乎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可依然存在着。我们几乎从来不提他

的名字。尽管他依旧居住在地球上，但我从未把这个事实放在心上。我只是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避免签订任何去他家附近演出的合同。我担心再度与他不期而遇，我不愿冒这个风险。我不知道娜丽尼有什么想法。我相信，她一想到他仍会怨恨不已，宁愿别人不去提他。我以为与他的一切干系都已淡然远去，因此也就不复存在了。我还认为，既然她已经更名改姓，就与过去脱离了关系，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然而我想错了。我们在马尔古蒂整整演出了一个星期。一天，邮局送来了一部书。我通常总要收到一堆五花八门的邮件——各种目录册啦，节目单啦，诗文啦，等等等等，都由我的秘书拆阅处理。娜丽尼订的一些泰米尔文和英文的画刊就送到楼上。除去要求签订演出合同的信件，送来的其他邮件我几乎一概不看，当然也从不看书籍杂志了。我是个有许多急务在身的人，我发现近来根本不可能坐下来去看什么书，我也吩咐过我的秘书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打搅我。但是有一天他却拿来一个小邮包说："先生，这件东西您要过过目吗？我想您可能会对它特别感兴趣的。"他将书打开，我一把从他手里夺了过来。这是马可写的一部书，是一部满是插图和诠释的书。一行铅笔字写道："请看×××页——"我打开书，按图索骥，果然翻到了标题为"曼皮洞室画"的那一章。章首的一行字简单写道："作者在此谨向马尔古蒂火车站的拉朱先生致以谢意。感谢他曾经给予我的帮助。"书是孟买的一家出版公司寄来的，是作者授意他们敬赠给我的。这是一部装潢华丽、印制精美的

书，定价二十卢比，书中满是整页整页的艺术插图。它是一部题为《南印度文化史》的专题著作，就该学科来说，此书也许是一部名著，但我却看不懂。我告诉秘书："这本书我要保存，就这样吧。"我翻着书页，心里却在嘀咕，这个小伙子为什么要特意把书送上来呢？难道他知道内情吗？还是……？我打消了这种顾虑，心想他一定是被此书那金色和蓝色的装帧以及丰富多采的内容所吸引；他一定是担心，假如他不把此书亲手送到我面前，借以引起我的注意，我很可能会怪罪他，要他做出解释的。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于是我便说："谢谢，这本书我要读一读。"然后我便坐在那里思考着如何处置此书。我是把书送到楼上娜丽尼那里去呢？还是……？我对自己说："干吗要用这本书去打扰她呢？毕竟，这不过是一部学术著作，况且它还让她吃够了苦头呢。"我又翻了翻书，想看看书里是否夹着什么信件，然而，这部书中没有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东西，活像是一张电费单。我翻到第158页，又读了一遍他写的按语。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毕竟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是，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动机何在呢？我陷入了沉思。难道仅仅是为了履行诺言吗（因为他曾经许诺过）？还是因为他要以此表明他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把我忘掉呢？不管怎么说，我想我最好还是先把书收起来。我把书放到这所房子里我最隐秘、最保险的地方——紧挨着牌房的酒柜中，酒柜的钥匙我总是随身带在贴胸的衣袋里。我把酒柜锁上，遂使得这部书避开人们的眼目，不为别人所知了。娜丽尼从不走近酒

柜，我也从未对她提起过这部书的事情。我在心里说："她与这书有什么关系？书是送给我的，是对我提供的服务表示感谢的。"但我总感到自己仿佛是藏了具死尸似的。如今我得出了结论，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可能隐瞒包藏，我用尽机关，想要瞒天过海，到头来不过是用伞挡住太阳，枉费心机。三天之后，马可的照片出现在《孟买星期画刊》的中心画页上。《孟买星期画刊》是娜丽尼常看的一份刊物，那上面登满了她所喜爱的婚礼照片，故事和散文。与马可的照片同时刊登的，还有一篇书评，题为《印度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当时，我正闭门谢客，在大厅中查看帐目。我听到一阵疾跑而来的登登登的脚步声。我转身看去，只见她手里拿着那本杂志，万分激动地跑来了。她猛地将那一页送到我面前问道："你看见了吗？"我恰到好处地显出吃惊的样子，对她说："安静下来，坐下。"

"这真是了不起，他为此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我不知道那部书是个什么样子！"

"哦，那是一部学术著作，我们不会懂的。这部书对于那些喜欢这类事物的人一定是很有趣味的。"

"我多么想看看这本书啊！难道我们不能从什么地方买到它吗？"她忽然把秘书叫了来，这对她来说可是破天荒第一次。"马尼，"她说，将杂志上的照片递给他看，"你必须给我买到这部书。"他走近前来，将那段文字读了一遍，略一思索，又看了看我，说："好吧，太太。"我连忙对他说："你赶快带着那封信亲自去趟邮局，记住加上过时补加费。"他走

了。她却依然坐在那里。平日里，除了叫她见见来客，她是从不下楼的。她今天是这样的激动不安，一反常态，到底为了什么呢？我迟疑了片刻，不知是否应当把那本书拿出来给她。可是一想到她会盘根究底地对我诘问个不休，我也就索性将一切都隐瞒起来。她又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过后，我注意到，她已将她丈夫的那张照片从杂志上剪了下来，放到她的穿衣镜上，这使我颇为震惊。我本想将这件事当作笑料对待，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话说，于是也就听之任之了。当我经过那面穿衣镜时，我仅仅把目光移开。这次我们在马尔古蒂城滞留的时间太长了，整整一个星期，否则我们就会忙于各处的巡回演出，也许就会把那一期《星期画刊》给错过去。第三天，刚一上床，她劈面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把那本书放到哪儿去了？"

"谁告诉你的？"

"何必费心打听？我知道它已经到了你的手里。我想要看看。"

"好吧，我明天给你看。"显然，一定是马尼泄露了机密。我的秘书不应当直接与她接触，我已经使它成为我们这里的一条规矩，可是现在这个规矩被破坏了。我心想，马尼胆敢越轨，我一定要找他好好算帐。她倚在枕头上，手里拿着一本杂志，装作正在阅读的样子，但实际上却在准备着大闹一场。她佯装读了一会儿，然后冷不防问道："你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不让我知道？"

我没料到她会问这个问题，便说："我们明天再谈这些

问题不行吗？现在我实在太困了。”

她一心要闹一场，她说：“你只要一句话就能把话说清楚，然后再睡也不迟。”

“我不知道你会对它感兴趣。”

“为什么不感兴趣。毕竟……”

“你曾经告诉我，说你一向认为他的工作没有意思。”

“即便是现在我可能也会对他的工作感到厌烦。但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必然会使我感兴趣。他现在成为名家了，我很高兴，尽管我不清楚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才想象自己对他感兴趣。可是且记住，那书是寄给我的，而不是给你的。”

“就凭这点，你就可以把书藏起来对我保密吗？”

“我想，对于我自己的书，我总还有权随意处置吧？好了，我要睡了。假如你不再读什么了，而只打算想问题的话，你不妨熄了灯。摸着黑也不妨碍想问题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话说得这么鲁莽。灯灭了，可是我发觉她还坐着，在黑暗中哭泣着。刹那间，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是向她道歉呢，还是安慰她。但我决定不去理她。我感到，近来她心中的忧闷郁积得太多了，我不去干涉，让她痛痛快快地全都发泄出来，对她是有好处的。我翻过身去，佯装睡觉。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拧亮了电灯，看到她仍在那里默默地垂泪。“你怎么了？”

“毕竟，毕竟，他是我的丈夫啊。”

"很好，那你更没有什么可哭的了。你应当为他如今的名望感到高兴才对。"

"我是很高兴，"她说。

"那就不要哭了，睡觉吧。"

"为什么我一说起他你就发火？"

我意识到我想睡也睡不成了，倒不如也来迎接挑战。我答道："你问为什么吗？你还记得他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你的吗？"

"我记得，那是我罪有应得。要是换了别人当丈夫，谁都会当场就把我掐死的。可他却容忍我，允许我呆在他的身边，呆了几乎一个月，甚至是在得知我都干下了什么事以后。"

"你用绝然不同的两种方式谈论同一件事情。搞得我不知该相信哪一种。"

"我不知道。我对他的评价也许有错的时候。毕竟，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甚至连碰都不碰你一下呢。"

"你就应当用这件事来奚落我吗？"她突然用一种可怜巴巴的语调问我。我真不能理解她。想到我月复一月地与她住在一起，和她同眠共宿，同餐共食，却丝毫不了解她的内心世界，我真感到十分惊骇。她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她的头脑是否清醒？她是不是个骗子？我们初次见面，她就对自己的丈夫大加指责，是不是仅仅为了勾引我？现在她似乎对我已经厌倦了，要是这样，她会不会对我也有种种

的非难之辞，甚至会说我是个白痴、蠢货。我思来想去，感到迷惑不解，闷闷不乐。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突然对丈夫那么有感情。这突然出现的是什么心情呢？我对她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她的艺术生涯现在已经处于巅峰时期，她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我能够把这个中的原因弄个水落石出，从而想出补救的方法吗？我也的确将我们的演出活动搞得太紧张了，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说："我们得去什么地方度度假了。"

"去哪儿？"她无动于衷地问。

我吃了一惊。"哪儿？哪儿都行！某个地方……"

"反正我们总是要去某个地方的，这能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要去尽情享受自己的假期，而不带任何演出合同。"

"我想这不大可能，除非我病了，或是大腿骨折了，"她说着，恶毒地咯咯笑了起来。"你知道套在榨油机上的牛吗？——它们不停地转呀转呀转呀，转着圆圈，没有个开始也没有个尽头。"

我坐起身来，对她说："等到目前订好的演出合同一结束，我们就去休假。"

"三个月以后吗？"

"是的。等这些演出一结束，我们就歇口气儿。"看到她对我的话根本就不相信，我便说："好吧，假如你不喜欢演出合同，你随时都可以说个'不'字嘛。"

"对谁说呢？"

"噢，当然是对我说了。"

"是啊，假如这是在你定好合同，接受预付款之前告诉我的话，倒可以对你说。"

看来她的情绪极不正常。我走到她的床前坐下，摇了摇她的肩膀，以表示亲切。我问："你怎么了？你不高兴吗？"

"是的，我是不高兴。对此你又能怎样呢？"我认输了。我确实是无话可说。"好吧，要是你告诉我你出了什么毛病，我倒能帮忙。就我所见，你现在没有什么可伤心的——你眼下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还正从事你所喜爱的事业。你一直就喜欢跳舞，现在不是如愿以偿了吗？"

"现在我一想到跳舞都感到厌烦。"她接过我的话头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关在笼子里、在乡村集市上四处展览的鹦鹉，或是一只要把戏的猴子，就像他常说的那样……"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想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一笑置之，笑比说强，言语总是要招惹出更多的话语，而笑声呢，一声震耳欲聋的狂笑，便能够巧妙地将一切统统淹没。我使自己爆发了一阵大笑。面对我的笑声，她不能总是那么愁眉不展。很快，她便被我的笑声所感染，先是跟着我傻笑，接着变成抿着嘴轻声笑，后来，便不知不觉地哈哈大笑起来。她笑得前仰后合，一切忧愁疑虑尽在笑声中涣然冰释了。随后，我们心情愉快地上床睡觉，此时已是深夜两点钟了。

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后，我们的生活又一切如常了。我

们仅仅休息了三天，在此期间我整日泡在牌桌旁，避免与她谈任何事情。在此之后，我们极少发生冲突，即使发生也是十分轻微的。我想，她这一时期心绪不佳，免得把她进一步激怒。须知，今后三个月的演出合同是至关重要的，正好赶在南印度的音乐舞蹈旺季里，为此，我已预收了一笔巨额演出费。在我们面前，有一次近两千英里的巡回演出，从马尔古蒂出发，再回到马尔古蒂。要是这次演出得以顺利完成的话，就会有充裕的时间使她的心情恢复正常，然后我便可以将她驱入另一个季节的演出活动。我可不想缩减这次演出，在我看来，那样做实在没有必要，简直就等于自杀。我唯一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地使她心情愉快，以使她能一季又一季地不断演下去。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巡回演出，又回到马尔古蒂。马尼外出了两三天，我亲自处理积在桌子上的一大堆信件。要求签订演出合同的信件我都堆放在一边，我有些瞻前顾后了，不再似往常那样，接到信就马上签订合同。我觉得在答复之前最好还是先同她说说。当然了，她总得接受这些合同的，不过我想使她产生一种感觉，感到我是征询了她的意见的。我将信件分类拣出。忽地，一封书着“罗西叶，别名娜丽尼收”的信跃入我的眼帘，寄信人的地址是马德拉斯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我踟蹰了片刻，不知该怎么处理这封信。她就在楼上，大概正在看她那些总也看不完的杂志中的一本。我不敢拆开这封信。我一阵冲动，差一点儿就要把信给她送去了。我的理智告诉我：“毕竟，这无疑是她自己

的事情。她是个成年人，有自己的私事。无论这封信写着什么，让她自己来处理吧。”然而，这种理智的想法不过是一闪而过。信是挂号邮寄的，几天前就送来了，是马尼收的，他把信放在了桌上。信封口上还盖着一只大图章的印。我不无顾虑地盯着那印迹看了一会儿，对自己说，一只章印吓唬不住我，把信剪开就是了。我知道，我看了她的信，她是不会介意的。信是一位律师写的，信上说：“太太，根据当事人授权，我们随信附上一张请您签名的申请表格，以便提取放在××银行保管的一匣珠宝。请在指定的地方签名。一俟此表收到，我们即请另一人签名，因为您也知道，上述寄存物是以您与该人的名义共同存放的。然后我们即将上述珠宝匣取出，并安排在适当的时候保价邮寄给您。”看了信，我不禁心花怒放。这么说，她将会得到更多的珠宝了。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不过，不知那只匣子有多大？里面的珠宝价值多少？有好一会儿工夫，我被这些问题搅得心神不宁。我又仔细查看了那封信，试图找到一些线索。然而那位律师真可谓惜墨如金。我拿着信转身走了，准备给她送去。但是在楼梯上，我又停了下来。我返回自己的房间，坐在椅子上沉思起来。“嗯，着什么急呀？让我好好想一想。”我暗忖道，“她反正等这只匣子也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再等上两三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管怎么说，她从来没有提起过它，也许她对它根本就不在乎。”我将信放到酒柜里，上了锁。幸好马尼不在这里，否则他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之后，我接待了一些来访者。与他们谈了话，晚间我又出去

会了几个朋友。我试图用种种方法来分散心思，然而那封信却总是扰乱着我的心。我很晚才回到家里。我成心不上楼去。我听到楼上传来她的铁铁踝铃声，知道她正在练功。我将信从酒柜中取出，又回到我的办公桌旁。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重新读了一遍。我看了看随信所附的申请，它印在一张铅印的表格上；她签上名以后，就该是马可签名了。那人现在寄这张表格的目的何在呢？他为什么突然善心大发，要将一只旧匣子还给她呢？这是他给她设下的一个圈套呢还是什么别的？不过，我了解他，我可以断定，这不过是体现了他处理事务的一贯方式——一种类似他在自己书中对我的帮助表示鸣谢的方式。他一向都很忠实、正直，但这种忠实正直却是冷漠刻板的，好似一架机器。他的各种收据、证件都是井然有序地放着；也许他认为再为罗西叶的一只匣子负责下去就没什么道理了。他这么考虑倒也正确。应该放置罗西叶匣子的地方是这里。可是怎样才能把匣子取出来呢？倘使让罗西叶看到这封信，天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来。我担心她不会冷静清醒地看待这件事。她极有可能会激动得完全昏了头。她大概会用最狂热的语言对这封信做出解释，还会大呼大喊："瞧，他是多么高尚！"然后便会伤心不已，直至与我吵闹一番。近来，也不知什么事情就会成为导火索。试想，单是他在那期《星期画刊》上的一张照片就使她差点没疯了。因此，自从那次书的风波过后，我变得格外谨慎，压根儿就没让她见到那本书的影儿。

第二天，我等着她问起匣子的事情，可是她对它还是只字未提。我想最为稳妥的方法是保持现状，不去提它。我小心从事，想方设法使她保持心情舒畅，总是用什么事情分散她的注意力，我只能这样做。不过我也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尴尬，于是我极为谨慎，注意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知道，只要我再忍耐些日子，她就会恢复正常的。可是我仍不愿把那封信拿给她看，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她会除去谈论他的高尚美德之外，拒绝做任何事情。她也可能不顾一切地坚持要乘下一班火车到他那里去，这可谁也说不准。但是那封信该如何处理呢？“就让它躺在那里，与那些威士忌酒瓶做伴吧，直到它被人们遗忘为止。”我暗自想着，恶毒地笑了起来。吃晚饭时，我们一如往常，并肩坐在一起，扯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像什么天气啦，一般的政见啦，蔬菜的价格和供应情况啦等等。我将话题严格限制在有关厨房的事务中。只要我们再这样坚持一天，就会万事大吉。到了第三天，我们又将踏上旅程，旅途中的忙碌和各种活动会使我们无暇去谈那些讨厌的有关个人的话题。晚饭以后，她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嚼着蒟酱叶①，同时翻看着桌上的一本杂志，然后便上了楼。我松了一口气，终于，一切又要恢复正常了。我坐在办公室里，用一点时间查看帐目。所得税报表在两三个星期内就应该交上去了。我注视着我的私人帐本，只想看看我们现在的财政情况如何，怎样准备我们的支出帐目。我对这隐秘的问

① 蒟酱叶，印度人用以包槟榔而嚼之。

题仔细盘算了片刻，随即也上了楼。我知道，我已经给了她足够的时间，使她已经沉迷于一本书中，或是已经入睡，总之是可以避免谈话了。我近来已变得难以把持自己的态度。我唯恐自己会无意中脱口说出那封信的事情。于是我将头枕在枕上，翻了一个身，照例说："我想，我要睡了。你完事后就把灯关上好吗？"她含混不清地答应着。我又胡思乱想起来。那匣子中会有多少珠宝呀？那是他送给她的礼物吗？还是她母亲或是别的什么人送的？这个姑娘！她竟然连想都不去想它！也许那些首饰样式太老，她不喜欢。要是那样的话，就可以将它们马上变卖，换成现金，那些管理所得税的官员做梦也不会想到它的存在，他们一个也不会想到的。既然非要托银行保管不可，那么珠宝的数量一定不少。不过这可也说不准，像马可那样古怪的人什么怪事情做不出来呀，他甚至会将一个毫无价值的小包寄存在银行里，这家伙就是那么一种人，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才——正——确，这——样——做——才——正——确——，我昏昏入睡了。

刚过午夜我就醒了。旁边传来了她的鼻鼾声。一个念头搅得我心神不安，我想要看看那张表是否提到了时间限制。假如我将信私藏起来会产生某种严重的后果，那可怎么办呢？我真想即刻下楼去查看一下那张表。可是倘若我起了床，她也会被吵醒的，还会盘问我。不过，若是我对那封信根本就置之不理，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样，那只匣子就将继续保存在银行里；也许，那位律师会写信来催，这第二封

信没准恰巧在我外出时送来，然后落入她的手中。然后呢，就是盘问呀，解释呀，大吵大闹呀，由此惹出的麻烦远比我当初所想的要大得多。那人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安安静静的，或是正正规规的，最后总是那么复杂棘手，让你都难以置信。这些思绪萦绕着我，使我越想越紧张，越想越害怕，不禁毛骨悚然，最后，甚至仿佛感到口袋里装着一包烈性炸药。我时醒时睡，好不容易挨到五点左右，便起了床。我一点儿没敢耽搁，径直走到酒柜旁，拿出那张表，细细查看起来。我又逐行将表仔细读了几遍，那位律师写道："经邮局寄回。"一句话仿佛是给我那发热的头脑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指示。我将它放到办公桌上，找来一张纸，细心地模仿起罗西叶的笔迹，在纸上练习她的签名。我每天都请她在许多支票和收据上签名，对她的签名早已非常熟悉了。练习完毕，我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张申请表格，在指定的横线上写下"罗西叶，娜丽尼"几个字。我将它折好放入一个写好地址的信封中，这个信封是律师随信寄来的，然后将信封好。当我们区的邮政支局在七点半钟开门时，我是第一个出现在窗口的顾客。邮政局长说："这么早啊！您还是亲自来的！"

"我的秘书病了。我早上出来散散步。请把这封信挂号。"由于害怕打开汽车房的门会惊醒她，我是步行来的。

我心里也不清楚那只珠宝匣子何时能够寄到，可是我每天都在期待着它。"有邮包吗？马尼。"我不断地问，几乎

都成了习惯。我又等了两天，仍是杳无音信。我们必须离开本城四天，在动身之前，我指示马尼说："可能会有一个保价包裹寄来。你告诉邮递员让他暂时在邮局里存放一下，等我们星期二回来时再送来。邮局是保存这一类东西的，是不是？"

"是的，先生。不过假如那仅仅是个挂号包裹，我可以给您签名。"

"不，不，那是一个保价包裹，非得由我们俩中的一个签字才行。告诉邮递员星期二再送来。"

"是，先生，"马尼的话音刚落，我便突然离开了他，否则他就该开始刨根问底了。

到了星期二，我们回来了。罗西叶刚一上楼，我便问马尼："包裹来了吗？"

"没有，先生。我是等着邮递员来着，不过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告诉他我们在等一个保价包裹了吗？"

"告诉了，先生，可是什么也没有啊。"

"奇怪！"我叫道。那律师明明写了"经邮局寄回"的字样嘛。也许他们不过是想要索取娜丽尼的签名而已。大概马可打算独霸那只珠宝匣，才想出这条诡计的。不过，只要律师的那封信还捏在我的手里，他们就休想得手，他们的任何一条诡计都休想得逞。我来到酒柜旁，重又把信读了一遍。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将安排寄保价邮件给您。"倘使一个律师白纸黑字写在信上的话都不算数，那么还有

谁能够讲话算数呢？我感到有些迷茫，却又安慰自己说它迟早总会来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是催不得的，他们自有自己的工作速度，自有一套慢慢吞吞、烦琐拖拉的工作方法。这些迟钝的官僚主义者啊，无怪乎国家正走向堕落呢。我把信放回原处，将酒柜牢牢锁上。我真不愿自己一想看那封信，就得一趟趟地往酒柜那里跑。那些仆人可都知道柜子里装着什么东西呢，他们会认为我隔不了一会儿工夫就去大喝一通威士忌酒。应该放这封信的地方是我的办公桌，不过我疑心马尼会看到它。要是他发现我常常研究这封信，他一定也想看看，他会偷偷溜到我的身后，假装要问什么问题。可恶的狡猾！尽管他为我工作了好几个月，我在他身上又从未发现过什么差错，但是现在我却感到他以及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阴险、狡诈，犹如一群恶魔。

那天晚上我们在卡利佩特演出。这是一座小城，离马尔古蒂六十英里。演出的组织者们为乐师们提供了一辆大篷货车，为我和娜丽尼准备了一辆普利茅斯汽车，以使我们在演出结束后能连夜赶回家。这是为建立一所产科医院而举行的义演，他们已经筹集到七万卢比了，义演会的票价十分昂贵，最低为二百五十卢比。官员们说服商人都来出钱观看，商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条件是他们必须坐在第一排最近的座位上。他们都想坐得离演出者尽可能近些，以有机会得到演出者的注目。他们以为，娜丽尼在表演舞蹈时，也会注意到他们的在场，并且过后还会询问：“那些在第一排

就座的要人都是谁呀?”可怜的家伙们，他们几乎不知道娜丽尼是如何看待她的观众的。她常说:“他们就像是一大堆原木，与我毫无关系。我跳舞时几乎不注意任何人的面孔，我在演出大厅中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口黑沉沉的井，仅此而已。”

由于官方的重视，这次演出会的规模颇为盛大。而官员们之所以对此次演出感兴趣，是因为所有这些演出活动的主要发起人，是邦政府的一位部长，他毕生的宏愿就是在本地建立一座第一流的产科中心。了解到这一背景，我也就把演出费的要求降到了一千卢比。这意味着可以免缴所得税。毕竟，我也愿意为一项社会事业出一份力;再说，反正我们也吃不了多大的亏。不过，这一切对娜丽尼来说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次我们不是乘火车去，而是坐汽车去。我们当夜就能赶回家，这使她很高兴。

义演是在特地为此次活动而建的一座巨大的演出棚中举行。演出棚用竹子与椰毛席建成，棚里四处装饰着鲜艳的挂毯，彩旗，鲜花以及五颜六色的彩灯。舞台也设计得十分华美。娜丽尼除了演出结束时人们送的鲜花，一般对演出时的一切都不予理会，然而这一次她也欢叫起来，“多美的地方呵。我在这里跳舞可真快乐。”那天，坐在演出大厅中的观众不下一千多人。

她仍像往常一样，接到我发出的信号便开始了第一个动作。她手提一盏铜灯，在颂扬群主(此神生有一副象脸，是扫除障碍之神)的歌曲声中出场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此时她正在演出第五个节目——蛇舞。此次演出时间之长是非同寻常的。但我喜欢看蛇舞，这个节目总是深深地吸引着我。当乐师们调好音弦，齐奏出著名的蛇曲时，娜丽尼步履轻柔，飘然来到了舞台上。她缓缓地将手指舒展成扇形。黄色的聚光灯光照射着她那上翻的白皙手掌，使她的双手酷似一只眼镜蛇的头部。她头戴一顶王冠，王冠粲然夺目。灯光变幻着，她徐徐地倒身在地，乐曲愈来愈舒缓，乐曲的叠句正催促蛇起舞——这是那条居住在湿婆本人的浓发之中，栖息在他的妻子帕尔瓦蒂的手腕之上，栖身在冈底斯山这两位神的永放光芒的家中的蛇。伴唱的那支歌曲也赞扬了这条蛇，显示出它的神秘性。曲调的节奏令人昏昏欲睡。这个舞蹈是她的拿手杰作。随着歌曲的节奏，她从头顶到脚趾，全身上下无一处不在起伏颤动着。而那支歌曲，则将那眼镜蛇从一条地下的爬行类动物，升华为优雅、神圣之物，变成一件为神增光添彩的饰物。整段舞蹈足足演出了四十五分钟，剧场里鸦雀无声，观众们一个个看得目迷心醉，我也早已如醉如痴……确实，她难得将此节目上演一回。她总是说表演这个舞蹈需要特别的情绪；还总是戏谑地说，跳这段舞扭动得太厉害了，跳一次过后她一连好几天都直不起身子来。我坐在那里，凝神观望着，仿佛是第一次看这个舞蹈。蓦地，我的耳边回响起初次与她见面那天母亲说过的话，“一个蛇女！当心。”一想到母亲，我便感到一阵悲伤。若是她能看到这场演出，她该多么高兴啊！假如她现在能见到罗西叶，

穿着光彩夺目的演出服，戴着光华四射的王冠，她又会说些什么呢？想到这些日子我和母亲之间出现的那道裂痕，我不由得黯然神伤。现在她偶尔写给我一张明信片，我则不时汇给她一小笔钱，匆匆附上几行字，说我很好。她经常问我啥时候能把老房子给她弄回来——当然啦，这需要一大笔钱，我对自己说，等我一有时间，便着手办理此事。不管怎么说，干吗那么着急呢？她在乡间过得很愉快，她的那位哥哥对她照料得十分周到。不知怎么的，一想到她在那至关重要的一天对待罗西叶的做法，我就总不能完全原谅她。是啊，我们现在关系很不错，然而彼此相隔很远，这是可行的最好安排了。我眼睛看着娜丽尼跳舞，脑子里想着母亲。正在这时，义演会的一位组织者悄悄来到我身旁说："先生，有人找您。"

"谁找我？"

"区警察长。"

"告诉他，等这个节目一完我就去他那儿。"他走了。区警察长！他是我的一个牌友。他干吗要在这个时候见我呢？当然了，除去那位部长（一个空沙发座位为他留着），所有的官员都在这里，还特意布置了一队警察管理人群和交通。这个节目一完，大幕落下，剧场中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我走了出去。是的，那位警察长正在那里，他身着便衣，没穿制服。"哈罗，警察长，我不知道你也要来，不然的话，你本可以和我们一道坐汽车来的。"我大声地说。他拉着我的袖子，把我引到一旁，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在注视着我们。我

们来到剧场外的一盏灯下，一个僻静的所在，他轻声说："我非常抱歉说这件事情，不过，上面授权我拘捕你，这是总局的命令。"我尴尬地笑了笑，对他的话将信将疑，我认为他是在开玩笑。他取出一张纸。是的，这确确实实是一纸下令拘捕我的拘捕令，马可以伪造签名罪控告了我。当我站着陷入沉思时，警察长问道："最近你替——替那位女士在什么文件上签过名没有？"

"签过，她没空。可你怎么能把这称作伪造呢？"

"你写了'代签'两个字了吗？还是只写了她的名字？"他对我穷追不舍。"这是一种严重的罪行，"他说，"我希望你最终能够平安无事。不过目前我不得不拘捕你。"我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于是小声说道："现在请先不要大事声张，等到演出结束，我们回到家里再办吧。"

"我得同你一道坐在汽车里，等到拘捕令执行后，你便可以找个人做保。那样的话，在案子受理之前，你都是自由的。不过眼下恐怕你还得跟我去法官那儿一趟，他才有权批准，我没有权力。"

我回到大厅中的沙发座上。他们把献给我的花环送了来。有人站起身来致词，对于舞蹈家和拉朱先生帮助他们使集资超过七万卢比一事表示感谢。他顺便又费了不少口舌，就印度舞蹈的主题、状况、宗旨及其意义发表了一通冗长的废话。他口若悬河，没完没了地讲着。此人是当地中学的一位颇受人敬重的校长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当他讲话结束时，大厅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又有不少人

发表了讲话。我木然呆坐着，几乎什么都没听见。他们讲些什么我毫不关心，我也不关心那些讲演是长是短。当人们罗嗦完了，我便来到娜丽尼的化妆室。我发现她正在更衣。一群姑娘围在她的身边站着。一些姑娘等着请她签名，还有一些不过是在一旁观看着。我对娜丽尼说："咱们得快点儿了。"我又回到正在走廊中等候的警察长那里。我定了定神，竭力显出一副高高兴兴、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时，一大群在第一排就座的头面人物包围了我，他们不厌其详、细致入微地向我倾诉着他们的赞赏之情。"她真是出类拔萃，超过了所有的舞蹈家。"有人说道。"半个世纪以来，我见过的舞蹈家不计其数——我是那种为了看一场舞蹈演出，可以不吃饭、可以一气儿步行二十英里地的舞迷。可是我从未见过这样出色的舞蹈家。"等等。"这所产科医院，您知道，将会是第一流的。我们一定要专门辟出一座以娜丽尼小姐的名字命名的侧厅。我希望你们能够再度光临。但愿你们二位能够出席我们的开院典礼。您能够赠我们一张她的照片吗？……我们要把它放大，挂在大厅里……那将会成为鼓舞许多人的力量源泉。说不定就在这座建筑物当中，会诞生一位继您的尊贵的夫人之后的又一位天才呢。"

他们说些什么，我根本没注意听，我只是点着头、嘴里哼哼唧唧地答应着，直到娜丽尼走出来。我心里面清楚，那些人之所以围着我同我谈话，不过是希望能够在近处瞥上娜丽尼一眼，或是能和她搭上一言半语。她一如往常，拿着人们赠给她的花环，我又把自己的那份送给她。警察长不

动声色地在前面引路，一直走到正在外面等着我们的那辆普利茅斯轿车旁。一路上，人们包围着我们，如同一群嗡嗡乱叫的苍蝇，我们不得不步行穿过这嘈杂的人群。司机早已将车门打开了，“上车，上车，”我不耐烦地冲着娜丽尼说。我坐在她的身边。一束从树上射下来的煤气灯光，将她的面庞照得半明半暗。此时，演出棚外人来车往，搅得空气中烟尘滚滚。大批的汽车、马车以及牛车都开始上路了，震耳欲聋的汽车喇叭声，隆隆作响的车轮声，响成一片。当我们的汽车开走时，几个警察谨慎地站在一旁稍远的地方，向警察长举手敬礼。警察长占据了前排司机旁边的座位。我告诉娜丽尼：“我们的朋友，区警察长，和我们一起回城。”路上大约要走两个小时。娜丽尼谈了一会儿晚会的情况，我把她的表演评论了一番，还把我所听到的人们谈论她的蛇舞的一些话告诉了她。她说：“你就爱谈这些，也不嫌烦。”随即便陷入了沉默，打起了瞌睡，一心只等着车开到终点。汽车飞驰在乡间的公路上，驶过一长串一长串铃声丁当的牛车队。“这声音听起来真像你的踝铃声。”我笨拙地对她耳语道。

车一到家，她便向警察长投过去一个微笑，低声说：“晚安。”然后便消失在房中。警察长对我说：“现在咱们坐我的吉普车走吧。”吉普车就等在大门口。我送走了普利茅斯车，说：“喂，警察长，请给我点儿时间，我想把这件事儿告诉她。”

“好吧，不过别耽搁，咱们可不能自找麻烦。”我上了楼

梯，他跟在我身后。我走进她的房间，他便站在楼梯平台上。她呆呆地听着我说，仿佛泥塑木雕的一般。即便是现在，我仍能回忆起她极力想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时那茫然无措的表情。我原以为她一定会悲痛欲绝的。她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哀伤不已，然而这一回她却显得十分镇定。她仅仅说道："我始终觉得你做的事情不对头。这是报应。我们该怎么办呢？"她出了房间，来到楼梯平台上对警察长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先生？难道就无法可想了吗？"

"目前我也无权擅自处理，太太。本拘捕令是不准保释的。不过明天你没准就能去申请，请他们重新考虑能否保释。但是在明天以前，在把本案移交到法官那里之前，我们是无法可想的。"他不再是我的朋友，而是一架可怕的官僚机器。

10

我只得在拘留所里，在一群下等的犯人之中挨过了两三天。从我们进入中央警察局的那一刻起，区警察长就不再对我友好相待了。他仅仅把我扔给局里的官员，任凭他们像对待普通犯人那样对待我。罗西叶到警察局的拘留所来看我，她啜泣着。我坐在小监禁室的另一边，生平第一次

不敢用目光正视她。过了一会儿，我才使自己恢复了镇静。我叫她去看看我们的银行经理，而她所问的却仅仅是："啊，我们原来有过那么多的钱！现在这些钱都到哪儿去了呀？"

三天以后，我回到家中，然而往日的正常生活却已一去不复返了。我发觉整幢房中都呈现出一种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来访。马尼像个机器人般地工作着，整日低头垂首呆在自己的房中。来信大大减少，他已无工作可做。房中是一片坟场般的死寂。楼上，娜丽尼的脚也不再发出咚咚的声音。没有人来访。她不得不东拼西凑，去费力地凑齐那一万卢比的保释金。假如我过去曾像一个具有常识的正常人那样生活，要凑齐这笔钱并非难事。然而我却非常愚蠢，凡有结余的钱便都用来买了几种股票证券，白白扔掉了，为此银行是不会向我预支任何款项的。别的钱我也早都在豪华奢侈的生活中挥霍掉了。甚至连人们预付给我的尚未履行演出合同的钱也都让我挥霍干净了。于是我向罗西叶建议："你为什么不去履行下一季的演出合同呢？我们应该保持收支平衡呀。"我是抓住吃饭的时机对她说这番话的。因为近来我所有的时间都呆在楼下，而总是让她一个人独处。我缺乏勇气，不敢独自在她的房间面对面地正视她，就连睡觉我也是睡在大厅的沙发上。听了我的话，她没有作声，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这时，恰巧厨师走进房来取东西，她低低说道："难道我们非要在厨子面前商量这件事吗？"我忍气吞声地忍受了她对我的冷落。

现在，我在这幢房子里仅仅是一种食客。自从她把我从警察局的拘留所中领回来以后，我的主人大权便落到她的手中了。每念及此，我便暗生烦恼。在此次事件的初次打击平息以后，她就变得冷若冰霜了。她很少同我讲话，一开口，那口气就好像在向她救助过的流浪乞丐说话似的。我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是的，她曾不得不倾其所有来帮助我，然而她在帮助我时，却自始至终是一副冷冰冰的公事公办的神态。我默默地吃着饭。饭后，她居然屈尊俯就地在大厅中滞留了一些时刻。她来到大厅坐在沙发上，身边放着一盘蒟酱叶。我将蒟酱叶推开，竟大着胆子坐到她的身旁。她的嘴唇被叶汁染红了。由于蒟酱叶的刺激作用，她的面庞也泛着红光。她傲视着我，问道："说吧，什么事情？"还没容我开口，她又补上一句，"记住，当着厨子的面你什么也不要说。这些仆人太好说长道短了。下月一号我要打发走一个。"

"等等，等等，别太仓促了，"我开口说。

"我还要等什么呀？"她眼中闪着泪光，擤了擤鼻子。对此我束手无策，只能在一旁看着。毕竟，主人的权力已落入她的手中，她要是认为哭一场合适，那就哭去吧，那是她的事情。假若她认为有必要克制自己的感情，那她也会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现在，需要抚慰的人是我。我的心被一股突发的自怜之情所淹没。她有什么可哭的呢？她又不会即刻锒铛入狱。她既不曾四处奔走，为一位舞蹈演员制造声势，招徕观众；也不曾被一个几被遗忘的诸如马可

那样的人所残忍地诱骗，坠入他所设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这个马可，表面上似乎只知道傻呆呆地盯着岩画看，实际上却阴险狠毒，伺机报复，就像一条蜷伏在地等着捕捉猎物的眼镜蛇。当然，现在我已能清醒地认识到，我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然而，当时我又岂能不这样去想呢？就是靠着这些荒谬的想法以及极度的自怜之感，才使我挨过了那些时日。人们是需要用一通邪魔歪道的胡思乱想来麻醉自己的。当时我无暇顾及他人，我也无法稍用心思，设身处地地考虑考虑她的烦恼——想想她所陷入的困境，想想她辛辛苦苦，跳舞、工作了这么多个月，换来的却只是钱财上的亏空；考虑考虑我所带给她的惊吓，由于我缺乏——叫我怎么说呢，缺乏判断力？不，要比缺乏判断力低劣得多，是缺乏一个人起码应有的品格！现在这一切我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了，然而在当时，我仍然一味地怨天尤人。看到她在发火动气，也并未感到十分不安。我让她像往常一样哭了个痛快。她擦着眼睛问道："我们吃饭时你说过什么事情来着。"

"是的，可是你不让我说下去，"我怒气冲冲地说，"当时我问你为什么不将演出合同履行完毕？至少也要将那些我们已经接受了预付款的合同演完呀。"她略一思索，说道："为什么我就该履行呢？"

"因为我们接受的只是预付款，而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是每一场演出的全部收入。"

"钱都到哪儿去了？"

“你应当知道。帐户上可都写着你的名字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看看银行存折。”说这话真是太残忍了，一定是某个恶魔附在我的脑子里，借我的舌头在胡言乱语。我突然感到，我为她干了这么多事，而她对我的案子却缺乏足够的同情，这种想法咬噬着我的心。

她不屑再继续这场荒唐的谈话，仅仅说道：“请告诉我，这都是哪些合同，我会将所有的钱一一还给他们的。”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篇勇敢的声明。她上哪儿去找这么一大笔钱还给人家呢？“你为什么就不能？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们都演完呢？”

“难道除了钱，你就不知道考虑别的事了吗？你也不想想，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见观众啊？”

“怎么不能见？要是我被逮捕，那不过是我被逮捕而已，又不是你。你怎么就不能像平常那样，继续从事你的事业呢？”

“我不能，就是这么回事，别的话我就不能多说了。”

我冷冷地问道：“将来你打算做什么？”

“也许回到他那里去。”

“你认为他会让你回去吗？”

“会的，如果我停止跳舞的话。”

我阴险地哈哈大笑起来。“你笑什么？”她问。

“假如这仅仅是个跳舞不跳舞的问题，他倒没准让你回去。”

我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谈话呢？这深深地伤害了她。

“是的，你现在能说这种话了。他可能连门槛都不让我迈过。那样的话，倒远不如在他门前的石阶上结束自己的一生。”她悒悒不欢地沉默了一会儿。看到她的骄横气儿到底被我打了下去，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她又说：“我想，对于有关的一切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结束这种生活。我是指我们两个人。在一杯牛奶或是两杯牛奶中放上十二片安眠药。人们常常听说自杀的契约，在我看来，这真是一种极妙的解决方法，就像是去度一个长假。也许，我们可以坐着谈上一个夜晚，啜饮杯中的牛奶；也许，我们会在一个没有烦恼的世界中醒来。假若我肯定你能够恪守契约，我此刻就会提出这个建议的。然而我担心，等我喝下去以后，你会在最后一秒钟变卦。”

“然后还得负责给你收尸，是吗？”我说。这是我所能说的最刻毒的话语。我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说话呢？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她打算不再跳舞，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而我却要变成一个阶下囚，是这一点激怒了我。

我说：“继续演出舞蹈不比整天想着这些可怕的事情强吗？”我觉得自己必须重新将她控制在手中。“你为什么不想再去跳舞？是因为你认为我将不在那里照看你了吗？我想你自己肯定能把事情办好的。而且这毕竟只是短期的。噢，我们这个案子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那些罪名一到初审就会不攻自破的。你相信我的话好了。这是个假案，罪名都是捏造的。”

“是吗？”她问。

"他们能拿出什么证据来告倒我?"

她对于这些拉拉杂杂的有关我案子的谈话,仅仅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她说:"即使你自由了,我也不再在公众面前跳舞了。对这种马戏班子似的生活,我厌倦了。"

"这可是当初你自己选择的,"我说。

"我选择的可不是马戏班子式的生活,这与我当初的设想全然不同。随着你旧家的失去,我的幻想也全都一起破灭了!"

"哎哟!"我呻吟道,"而那会儿工夫你却让我不得安宁。你一个劲地逼我,让我帮助你到公众面前演出,现在你又说这种话!我不明白,真不明白,你太难满足了。"

"你不懂!"她叫了起来,随即起身向楼上走去,后又回过身来,下了几级楼梯说道:"这并不是说我就不打算帮助你了。哪怕我不得不当掉我最后的一点财产,也要把你救出监狱。不过,等这件事一了结,就永远离开我吧。我别无所求,只求你忘掉我,我要死要活都别管我,我所要求的就是这些。"

她确实是说到做到,信守诺言。她的活动能力倏然变强了。在马尼的帮助下,她上下打点,四处奔波。她卖掉了自己的钻石首饰,她低价售出所有的股票,将所能搞到的现金全都搜集起来。她把马尼支使得团团转,她打发他去马德拉斯为我寻得一位大律师。当手头现金拮据时,她发现我们还有很大的亏空要补,于是她的头脑也变得更加务实

了。她曾经说过不再跳舞，这时她也食了言，转而履行她的演出合同了。在马尼的帮助下，她亲自管理乐队，安排乘坐火车以及其他一切事项。我看到她到处奔忙的样子，便奚落她道："你看，我本来就希望你能这样做。"至于新订的演出合同，一点儿也不比过去少。事实上，我目前的窘境，在经过短暂的停息之后，似乎反而更引起人们特殊的兴趣。再说，人们毕竟想要欣赏演出，他们才不管我出了什么事呢！看到她毫不担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排练、演出，我感到自己受了伤害。马尼对她帮助很大，那些邀请她演出的人也都向她提供一切帮助。所有的情况都表明，没有我，她的事业也能进行得十分顺利成功。我真想告诉马尼："当心哪，还没等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她就把你勾引了。然后，你就会突然发觉，自己已处在我现在这样的境地里了！谨防那个蛇女！"我知道自己的头脑不大正常，也不大公正。我知道自己已经开始嫉妒她的自立了。但那时我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她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尽管她有言在先，声称自己不再跳舞，但我担心她会永远跳下去。她将会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她的名气会越来越大。看到她从事自己事业的方式，我明白了——无论我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外，无论她的丈夫是赞成还是反对，她都会管理好自己的一切的。无论是马可还是我，在她的生活中都已不再占有任何位置，她的生活自身便具有旺久的生命力，而她本人却一直低估了这一点。

我们请的那位律师是同业中一位声名显赫的明星。他的名字在这个国家每一个地方的法庭大厅上都会产生一种神奇的魔力。他曾经从绞索中拯救出许多人的脖颈（有的还不止一次）；他也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庄严的法律面前，使众多公开行骗的骗子手得以赦免；他能证明整整一伙无法无天的街头流氓是一个警察阴谋的无辜受害者。他蔑视所有殚思极虑立起来的诉讼案，他会使人感到这都是些荒唐可笑的无稽之谈。他用拇指和食指拈起那最精心收集起来的证据，一捏就使它化为乌有。他穿着长外衣，身着传统样式的围裤，戴着旧式的头巾，外罩一件黑色长袍，一身旧式的装束打扮。当他出庭站在律师席上侃侃而谈时，他的双目闪烁着欢快而自信的光芒。在法官低眼去看桌上的卷宗时，他便极其优雅地深深吸上一撮鼻烟。起初，考虑到我们的案子太轻，很难引起他的兴趣，我们曾担心他会拒绝受理此案。但所幸的是他居然答应了，这是为了娜丽尼的缘故，权当作一位明星帮助另一位明星吧。当有消息说他已准备为我辩护时（为此，我们付出了一千卢比的代价），我们似乎真的感到，警方已就对我们造成的麻烦表示了歉意，整个案子也就此了结了。不过他要价太高，每一次咨询都需要当场付款给他。他也是个“休庭律师”，不过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他手中的案子就像是一个面团，他可以来回揉捏它。他将一个案子分解成许多细部，要求用许多天来仔细研究，仿佛要放在显微镜下细细查看似的。他会搅得法庭到中午时分也不能休庭，谁也吃不上午饭，因为他的

一句话总也说不完。他就有这种本领，能够不住口地将一句话套入另一句话里，环环紧扣，连口气儿都不带歇的。

他总是乘早车来，乘晚车归。一直到动身离去之前，他既不从法庭挪出一步，也不让案子的处理前进一步，哪怕是一英寸都不行，搞得法官也无可奈何，不知这一天是怎么过的。这样，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他在可能的时间内，确是延长了犯人自由在外的时间。但是这对于那位可怜的案犯来说，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花费，因为他出来一天就索价七百五十卢比，外加火车票钱及其他一应费用；而且，他从不独来独往，总是由助手陪同前行。

他将我的案子描绘成一出三幕喜剧——在这出喜剧中，主要的反面人物便是马可——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名敌人。马可是开庭那天的第一原告和证人。我可以看到他在大厅的另一边，在我那位明星律师连珠炮般的攻势下，连连退缩着。他一定懊悔自己不该那么莽撞，不该贸然告发我。当然了，他也有一名律师，不过那位律师显得很是软弱无力，惊恐不安。根据我的律师绘影绘声的描述，喜剧的第一部分内容是那个反派人物想要将自己的妻子逼疯。第二部分内容是妻子幸免于难——就在她即将陷入绝境，走投无路之际，一位名叫拉朱的地位卑微的人道主义者搭救了她。为了保护这位女士，拉朱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财产，并使她如同一颗新星，在艺术世界中如此高高地升起。她为我们的民族以及我们的文化传统赢得了声誉。正当整个世界都

渴望得以欣赏婆罗多舞之时，这儿的这个男人却蔑视它；而当她声名鹊起之际，有人却起了贪心。在一位孤立无援的女士凭着自己的力量，使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有人却阴谋将之摧毁，阁下。而后，阴谋者又搞出了个文件来——是一份早已被遗忘、被藏匿了这么多年之久的文件。他要诱使那位女士签署文件，是别有用心的——在辩论的后一一部分他将深入阐述这一问题（故作耸人听闻之谈，是他的拿手好戏；不过后来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到这个话题上来）。为什么竟会有人把隐藏了这么多年的文件拿出来呢？过去那么长时间，他为什么一直都不予以处理呢？对于这一点他暂且不加评论。他环视四周，那神态俨如一只正在嗅猎狐狸的猎狗。那份文件，阁下，没有签名就被寄还，意在不想陷进去。那位女士也不是那种能被珠宝首饰引上钩的人，她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于是文件未经签署就被寄回。为了确保它能从速寄出，那位好人儿拉朱亲自把它送到邮局寄走。这一点邮政局长将会证明。因此，文件未经签名便寄回去了，这使阴谋者大失所望。于是，他们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由某人在文件上模仿那位女士的笔迹签上她的名字，并将其交给警方。至于指出此事系何人所为，就不是他的事情了，对此问题他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仅仅是要断然指出，此事不是他的当事人所干。他要即刻建议，应立即撤消对他当事人的拘捕令，宣布他无罪。

然而，尽管此案的案情不很引人注目，但却是证据确凿的。他们将马尼带到证人席上，向他细细查问。在一再追

问之下，他终于脱口说出我那时每天都在焦急地盼着收到的一只保价邮包。邮政局长也受到盘问，他不得不承认我那天的神色很不正常。最后是笔迹鉴别专家证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文件上的签名确系我的笔迹——他从我在支票背面、在收据以及信件上的笔迹中获得了详实的证据。

法官宣判对我处以两年的监禁。我们的明星律师显得颇为满意，根据有关的法律条文，我本应被判七年，但由于他的过人口才，才给我免去了五年；尽管，假若我要更加小心些的话，那就……

然而这位明星律师并不是一下子就取得这一成就的，而是拖了好儿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娜丽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辛苦地工作着，以支付律师的昂贵费用，支撑着我们那个家。

我被认为是位模范犯人。这时我才意识到，人们一般都认为我不怎么样，是个卑微无用的人，究其原因，并非因为我确实就是这种人，而是因为他们一直都错看了我。要想正确地评价我，他们可真该到中央监狱来看看我。无疑，我的行动是受到了一些限制：我不得不在我还想躺在被窝里时就起床，也不得不在我还想在外边留连时回屋去，也就是说早五点就得起身，而晚五点必须回房。但是在这两个钟点之间，我却是那个地方的主人。我拜访监狱的各个部门，多少有点儿像个仁慈的监工。我与所有的看守都关系融洽——当别的犯人需要看管时，我便会代劳，而让他们休

息。我监管着编织组以及木工工棚。无论是杀人的凶手，还是拦路的强盗，都听我的话，哪怕他们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只消我一席话，他们的忧闷郁悒便都烟消云散了。劳动休息时，我就给他们讲故事，谈哲理等等。他们开始把我称作瓦德亚尔，也就是教师。在这座建筑物中，共有五百名犯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建立起颇为密切的关系。我与官员们相处得也很好。当监狱长前来视察时，我是少数几个获得殊荣可以跟随在他身后聆听他谈话的人之一。我还为他跑跑腿办点事儿，这使我得到了他的青睐。他只需略微向左方看一眼，我便心领神会，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于是我就一阵风似地跑过去，唤来那位他想要找的看守；他只消迟疑上一秒钟，我便明白了，他是想让人将路上的那粒石子捡起来扔到一边去。这大大博得了他的欢心。此外，我还能够跑上前去，提前告诉看守们以及其他的下级职员们监狱长的光临，使他们得以从从容容地从瞌睡中醒来，扯直他们的头巾。

我不住手地在监狱长家后院的一块菜地上干活。我掘地，从井里打水浇地，精心地侍弄着这块地。我在菜地四周围起布满荆棘的篱笆，以防牛群毁掉菜地。我种下了硕大的茄子、豆子和包心菜。当它们萌发出小小的嫩芽时，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照料着它们，看着它们渐渐长高长大，长成形，改变颜色，脱落下最初长出的叶子和花瓣。当收获季节到来时，我小心翼翼地从茎上摘下这些蔬菜，将它们洗净，用我囚衣的一角把它们擦得闪闪发亮。然后把这些菜蔬艺

术地摆放在一只竹编的盘子中（我早已从编织工棚中弄到一只盘子），接着便恭恭敬敬地将盘子端了进去。监狱长一看到擦得铮光发亮的茄子、包心菜等蔬菜，乐得差点儿没一把抱住我。他喜食蔬菜，他爱吃美味的食物，而不管它是从哪儿来的。而我呢，与这种劳动有关的一切我都喜爱。我喜爱蓝天和阳光；喜爱菜地旁边的那所房子投下的一片阴影，我就在那片阴影中劳作，坐着歇息；还喜爱触摸那冰凉的井水；这些都令我感到心旷神怡。啊，感受到这一切而活着是那样的美好——那新翻的泥土气味使我内心充满了极度的欢乐。如果说这就是监狱生活，为什么更多的人却都不喜欢它呢？他们一想起它就不寒而栗，就好像这是一个人们被烙上烙印、戴上镣铐、从早到晚遭受鞭笞的地方！中世纪的观念！没有比监狱更惬意的地方了，假如你遵守狱规，你在这里就会得到比高墙之外更好的评价。我有饭吃，我与其他的狱友和狱吏们交往，我在方圆五十英亩的地方自由往来。你想一想，这可是相当大的一块地方，人们一般只能谋到比这小得多的空间。“忘掉那高墙，你将乐陶陶。”我对一些新来的犯人说，他们在初来的几天总是阴沉着个脸，一副郁郁不乐的样子。想到那些无知的人一想起监狱就害怕，我感到十分好笑。也许一个即将被绞死的人或者一个桀骜不驯的狂暴之徒不会持有与我相同的观点，除此之外，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愉快地生活。两年之后我不得不从那儿出去时，我不禁歔欷不已。我真希望当初我们没有白白浪费那一大笔钱去请那位律师。倘使我能在

这所监狱中永远住下去的话，我会很愉快的。

监狱长将我调到他的办公室去做他的私仆。我负责整理他的办公桌，给他往墨水池中灌满墨水，洗净他的蘸水笔，削好铅笔，守候在门外，以防有人在他工作时来打扰他。我是那样的机警，只要他一想找我，我便会进屋去站在他面前听候吩咐。他递给我案卷盒，让我把它送到他的外间办公室去，而我又将他们交回的案卷盒送到他的桌子上。他离开以后，报纸送来了。我负责收下报纸。在给他送去之前，我趁机将报纸全都浏览一遍。我想，对此他从来也不会介意，他实在是喜欢在午饭之后，在他偷空午睡的过程中躺在床上看报纸。我平静地看着有关世界政治家们的讲话、五年计划的描述、部长们参加桥梁通车典礼或是颁发奖品、核爆炸以及世界危机等消息，对于所有这些消息我的目光只是一扫而过。

但是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六，我却用颤抖的手指翻开《印度教徒报》的最后一页——在最后一栏的顶端总是刊载着同样的内容：娜丽尼的照片，她将要演出的场所及其票价。她行踪不定，有时在南印度这个角落，有时又去了那个角落，下个星期去锡兰，再下个星期又出现在孟买或德里。她活动的王国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了。看到没有我，她的事业也能继续进行，我心里痛苦不堪。现在是何人坐在那正中间的沙发座上呢？没有我用小手指向她发出信号，演出怎能开始呢？她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呢？她大概是不断地跳呀跳的，而人们只知道观看，却不知道使

她停下来。她每场演出后，一定赶不上火车，想到她赶不上火车那个狼狈样儿，我便心中窃喜。我打开这份报纸，仅仅是想研究研究她订演出合同的情况，计算一下她可能赚了多少钱。除非她预先考虑好如何慎重写下她的帐目，否则，附加累进所得税便会一口吞掉她扭摆着身子跳舞所千辛万苦积下的血汗钱！若不是马尼在我初入狱时曾在探监的日子前来探监，我会怀疑他已取而代替了我的位置，这会使我咽下更多的苦汁的。

马尼是我入狱之后唯一来探望过我的人，而其他的亲朋好友们则似乎全都把我给忘了。他来看我是因为他对我的遭遇感到悲哀。探监那天，他呈现出一副恰到好处的忧郁而严肃的神情，等着见我。但是，当我告诉他说："这个地方不赖。如果你能来的话，你也应该进来"时，他骇然失色，再也没有看过我一次。不过，在三十分钟的探视时间内，他还是与我呆在一起，把一切消息都告诉了我。他告诉我，娜丽尼已将全部行李都从这个城市搬走，她在马德拉斯定居了，她对自己照管得很好。她动身那天，给了马尼一千卢比的酬金。在火车站上，她收到了上百个花束组成的各色花环，都是人们送给她的。有多少人前来为她送行啊！在她离开以前，她将我们所欠的各种债务都井井有条地开在一张单子上，并全部还清了。她将我们房中的所有家具及其他财产都托付给一位拍卖商人。马尼解释说，她从房中带走的唯一物品就是那部书——那书是她撬开酒柜，将所有的酒瓶统统扔出去之后偶然发现的。她发现这本书藏在里面，就

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拿走了。"那是我的书啊，她凭什么要拿走?"我孩子般地叫了起来。我又接着说："我想，她似乎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吧!……这讨得他的欢心了吗?或者，起什么作用了吗?"我恶毒地问道。马尼说："宣判完毕，她就坐上汽车回家了，而他也坐进自己的车去了火车站，他们没有会面。"

"至少这一件事还让我感到高兴，"我说，"她倒还有自尊心，没有想要重新匍匐在他的脚下。"

马尼在离开我之前又说："我最近见到你的母亲了，她在乡下过得很好。"在法庭大厅里，母亲也曾露过面。她是终审那天来的，这都是由于我们本地的那位"休庭律师"的作用。一般来说，就是他还在我和母亲之间起着联系作用，因为他继续处理着我那一半已抵押给商人的旧房子那长期而又曲折的事务。当那位富有魅力的律师从马德拉斯来到本地，并由我们安排下榻在塔姬饭店一套最高级的房间里时，他那股激动劲儿就别提了。我们这位小律师似乎激动得到处奔走，甚至匆匆忙忙跑到乡下，将我母亲接了来，至于意图何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为，当我出庭站在被告席上时，我的窘境使母亲不胜悲伤。在走廊里，当罗西叶走上前去要同她说几句话时，她的眼睛闪射出怒火："瞧你对他做的这些好事儿，现在你该满意了吧?"一句话把姑娘吓得缩了回去。这是在休庭时，在我去母亲那里时她亲口告诉我的。当时母亲正站在门口，她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法庭里面是个什么样子，自己都为自己的大无畏精神而感到吃

惊。她对我说："你给你自己和所有认识你的人丢了多大的脸啊！从前我常常想，你身上能出的最坏的事左不过就是死。那一次，你害了几个星期的肺炎，我就是这么想的。早知你现在会跑到这儿来丢人，倒真不如那会儿得肺炎死了的好……"她话未说完，便失声痛哭，沿着走廊走了出去，没有再等到重新开庭去听审判的结果。

11

拉朱的讲述直到鸡鸣时分方告结束。维兰背靠着石阶边的古老石栏，一动不动地听着。拉朱不住口地讲了整整一夜，只感到嗓子针扎般地刺痛。村庄尚未苏醒，维兰打了一个大呵欠，继而又默不作声了。拉朱将自己的一生，从出生直到走出监狱的大门，每个细节都无一遗漏地讲述了一遍。他想象着维兰会厌恶地诅咒着站起身子说："可是我们却一直把你当成一个这么高尚的人物！如果像你这样的人还苦修的话，那就连我们本来可望得到的那点儿雨也会被赶跑的。你赶紧滚开吧——趁着我们还不想动手撵你的时候，你可把我们给骗苦了。"拉朱等着他说这些话，犹如一个死刑犯等待着缓期执行的命令。他焦虑不安地在一旁看着维兰的沉默，仿佛又一次等待着一位法官的裁决，这是第二次。而这次的这位法官似乎比他上次在法庭大厅上遇到的

那位更为严厉。维兰却一直凝然不动，他简直是纹丝不动，以致使拉朱担心他是否已经睡着了。

拉朱问道："我说的话你全都听到了吗？"那口气犹如一位担心法官会心不在焉的律师。

"听到了，斯瓦米。"

维兰仍将自己称作"斯瓦米"，这使拉朱吃了一惊。"那你有什么看法呢？"

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维兰看来相当痛苦，"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斯瓦米。谢谢您，能够对您卑微的仆人说了这么长的时间的话。"

此人使用的每一个恭敬的字眼都宛若利箭一般刺着拉朱的心。"他不会放过我的，"拉朱无可奈何地想道，"不等我明白过来，这人就会让我完蛋的。"

经过一番深入思考之后，那位法官从他的席位上立起身来。"我要回村去做晨祷了。一会儿我就回来。我听到的话，我不会对任何人说一句。"他像演戏一般，重重地捶了捶自己的胸膛。"那些话到了这里，就存在这儿了。"说着，他深施一礼，走下台阶，穿过裸露着沙子的河床走了。

一位云游四方的记者到这个村子来时，偶然得到了这个消息。原来，政府派了一个委员会到此地来调查灾情，以便提出救灾的方案；一位报社记者也随同前来。当他四处漫游时，他听说了关于斯瓦米的事情，于是便过河来到那座庙宇，并给他在马德拉斯的报社发去一则电讯，这份报纸在全

印度的各个城市发行。电文的标题赫然写道："圣人苦修，以结束干旱"，接着是对此事的一则简述。

这不过才是个开头。

这个消息引起了轰动。人们要求这家报社提供更多的消息，搞得他们应接不暇。他们命令那位记者回来。他发去第二份电文写道："第五天禁食"。他描绘了现场的情景。斯瓦米如何来到河边，面向河源，从早上六点到八点都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双唇不住地翕动着，喃喃地念着什么。他闭着眼睛，双手合十，大概是在向神明致敬。河中已经很难找到水能齐膝的地方了，但是村民们却用人工在沙子里挖了一块小水洼。当水洼的水不满时，他们便从远处的井中打来水将它灌满，以使斯瓦米能够总是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圣人在那儿站上两个小时，然后便缓缓地走上台阶，躺在庙中有柱大殿中的一张席子上，他的信徒们则不断地为他扇风送爽。他几乎不理会任何人，尽管身旁围着一大群人。他彻底地绝了食。他躺在那里，闭着双目，以使他的苦修能够获得成功。为此目的他须得保持全部精力。当他不站在水里时，他便沉思默想。村民们抛开了一切日常事务，以便每时每刻都守在这位伟人身旁，就连他睡觉时他们也留在那里，守护着他。虽然围在他身旁的人相当多，却鸦雀无声。

然而人群在日益扩大。一星期之后，这个地方便到处都响着一片经久不息的嘈杂声。孩子们喊叫着，四处玩耍。

妇女们带着装满锅碗瓢盆、木柴和食物的篮子，为她们的男人和孩子们做饭。沿着河岸到处都升起一缕又一缕的袅袅炊烟，彼岸的斜坡上是这样，此岸也是如此。两岸布满了野炊的人群，妇女们色泽鲜艳的纱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男人们也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卸下挽具的牛在树下吃着稻草，牛铃丁丁当当地响着。干涸河床上的几个小水坑旁边，总是聚满了人。

拉朱只要一睁开眼睛，他的目光便越过他的有柱大殿看到那些人。他知道那些炊烟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人们在吃着喝着，尽情地享受着。他很想知道他们在吃些什么东西——用一小撮番红花煮的米饭，酥油——那么是什么菜呢？在这大旱时节恐怕什么菜也没有吧。眼前的景象使他倍受折磨。

这实际上是他绝食的第四天。所幸的是，在禁食的第一天，他将前一天剩下的一点儿变了味的食物藏了起来，他将它们藏在最里间的内殿中一根石柱后面的一只铝罐里。那是一些黄油拌饭以及放在里面的一点儿菜。还使他庆幸的是，在第一天，当夜深人静，一天的祷告、苦修都已结束时，他能够抓住时机独自呆了一小会儿。那时来的人还没有这么多。维兰因家中有事走了，留下另外两个人照料斯瓦米。斯瓦米躺在有柱大殿中的一张席子上，两个村民看着他，挥动着一把巨大的棕榈叶扇子，扇着他的脸。整整一天粒米未进使他感到很虚弱。他蓦地对他们说：“你们要想睡觉就睡去吧；我去去就来。”然后他便煞有介事地起身走

进他的内殿中。“我没有必要告诉这两个家伙我要去哪儿，我为什么要去，或者我要去多久。”他感到愤愤然。他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身旁总是有人。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他，盯着他，目光锐利得简直像山猫，就好像他是个贼！在内殿中，他迅捷地将手伸进一个壁龛里，掏出他那只铝罐，然后坐在神像的垫座后面，三口两口便将饭食囫囵吞咽下去，尽量吞得没有声息。那米饭已经放了两天，又干又硬，难以下咽，虽然早已变了味，但是却压下了他的饥饿。他用水将饭送了下去。又来到后院，悄声地漱了漱口。他可不愿意在他回到自己的席子上时，让人闻出他嘴里有饭食的味儿。

在席子上躺下后，他又陷入了沉思。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厌倦。他想自己难道就不能在人集得最多的时候，站到一个高高的神像垫座上大呼，“你们全都给我滚开，谁都不要管我，我可不是能拯救你们的人。假如你们命该如此的话，那么，无论什么力量都救不了你们。你们干吗非要用这些绝食呀，苦修呀来折磨我呢？”但这样做也无济于事。他们会把这些话当成戏言，会觉得很开心。他现在已背贴着墙，再也无路可退了。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苦行的第二天，在经受那痛苦的磨练时，情绪反倒不那么抵触了。他又一次站在水中，面对群山，口中念念有词，眼睛却注视着遍及此地的正在享受野餐的人群。是夜，他离开了维兰一会儿，又悄悄潜入内殿去寻找留在铝罐中的食物——这确实是一种绝望的举动。他心里完全清楚，那罐中的食物早在前一

天晚上就让他刮得精光了。但他仍然希冀着，像孩童一般地希冀着奇迹的出现。“既然他们想让我创造各种奇迹，为什么不从我自己的铝罐开始呢?”他讥讽地想道。他感到身体虚弱。看到贮藏食物的罐子已经空空如也，他勃然大怒。一时间他甚至想道，能否不顾一切地向维兰最后恳求一次，恳求他让自己吃东西——只要他肯照顾，他就能够救自己啊！维兰应该明白，自己根本就救不了他们，然而这个傻瓜却死抱着那个蠢念头，认为他是个救星。拉朱砰地一声，愤愤地将罐子摔在地上，然后又回到席子上。就是把罐子砸个粉碎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它再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了。爱惜一只空罐子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一坐下，维兰便恭恭敬敬地问道，“师父，刚才是什么声音?”

“一只空罐子的声音。你没听说过那句谚语吗?——空罐响大声。”

维兰做出一副谦恭的笑容，钦羡地称赞：“先生，您脑子里装着多少光辉的思想和哲理啊！”

拉朱真想狠狠地瞪他一眼。就是这个人，应该对他目前的困境负责。他怎么就不走开，留下他一个人呢！要是当初他过河时被那条鳄鱼咬住，那才好呢！可是那条可怜的老东西，那简直像是个神话般的东西，恐怕早就晒成鱼干儿了吧。当它的肚子被剖开时，人们发现里面有价值一万卢比的珠宝饰物。这难道真的意味着那条鳄鱼仅有噬食妇女的习惯吗？不，还发现了一些鼻烟盒和男人的耳环呢。那一天的问题是：谁有权利得到所有这些珠宝？村民们将

此事包藏起来秘而不宣。他们不想让政府的人闻讯赶来，那些人会声称其所有权应归政府，就像对埋藏在地下的珍宝所采取的做法那样。村民们放出风来说，在鳄鱼腹内仅发现了几件不值钱的小饰物，尽管那个剖开鳄鱼肚子的人确确实实是发了一笔大财。他后半生的生活是不成问题了。是谁允许他剖开鳄鱼肚子的呢？这谁说得准呢？在那种情况下人们才不去等什么人批准呢。当人们发现那条鳄鱼已经死去时，上述说法便在人们中间流传开来。

维兰为拉朱扇着扇子，扇着扇着便睡着了——他手中拿着扇子，弯着身子坐在座位上就睡着了。而躺在席子上的拉朱却毫无倦意。本来他已放开思想的缰绳，漫无边际地遐想着，脑子里涌现出种种可怕而怪诞的念头。但此刻，他的心却被眼前这人弯腰曲背地蜷缩在椅子上的情景所打动。这可怜的家伙极为激动，为了能使这次苦修获得成功，他真是竭尽了全力，他向苦修的伟人提供了种种的舒适——当然了，食物除外。拉朱暗自忖道，自己何苦总要一个劲儿地想着那反正也得不到手的食物，为什么就不给这可怜的家伙一个机会呢？对于食物的渴望总是缠绕着他，使他十分恼怒。怀着一种报复的心理，他做出了决定，对自己说，“我要驱走一切有关食物的念头。在今后的十天中我要把什么舌头、肠胃之类的想法都从头脑中统统铲除。”

这一决定给了他一种奇异的力量。他逐渐萌发了一些想法：“假若我口不沾食而能使树木开花，青草发芽，我何

不将此举一行到底呢?"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出了真诚的努力;第一次体验到除了金钱和爱情以外,专心致志地做某一件事时的激动心情;也是第一次从事一桩与他个人利益无关的事情。蓦然间他感到自己充满了热情,这给了他以新的力量去经受那痛苦的磨练。绝食的第四天他突然变得生气勃勃。他走下河滩,面对河的上游站着,闭着双眼,反复念着祷文。祷文的内容不过是祈求上天降下甘霖,以救众生。他用某种有韵律的赞美诗体来念祷词,这使他排除了杂念,静下心来,一遍又一遍地不断吟诵着,而周围的世界仿佛都变成了虚幻之物。他似乎对一切都木然不觉,仅感到由于在冷水中站得过久,双膝已变得麻木。几天未曾进食使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飘忽感,再加上有上面这种想法作为背景,他倒觉得这是一种乐趣。"这种乐趣维兰可剥夺不走。"

周围的人声日益嘈杂,而他对环境的感觉却日渐麻木。两者正互成反比地发展着。他对此毫无感觉,各地的人们却开始涌来。这是那位游方记者的生花妙笔起的作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铁路首当其冲感受到了这股压力。他们不得不为潮水般涌向马尔古蒂的人群增开了专列。每列火车都挤得满满的,连列车的踏脚板上和车厢顶上都是人。小小的马尔古蒂车站被乘客们塞得满满当当。车站外边停着不少公共汽车,售票员们扯开嗓子吆喝着,"开往曼加尔的专车。快上车,快上车。"于是人流从车站疾速地涌向公共汽车。车厢中拥挤不堪,几乎人摞着人。

加夫尔的出租汽车一天往曼加尔开十几个来回。人们蜂拥而至，都集中到位于曼加尔的那条河周围。成群的人坐在沿岸的沙滩上。从伸下河去的石头和台阶上，一直到对岸的坡上，只要有地方可挤，便全都坐满了人。这个僻远的村野之地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店铺如同变戏法一般，一夜间便涌现出许多，都是用竹竿搭起，上面覆盖着茅屋顶，摆着五颜六色的汽水瓶和一串串的香蕉以及椰子太妃糖。饮茶宣传委员会开设了一个大茶铺，它那画着绵延于蓝色山岭的绿色茶林的宣传画，贴满了庙宇的围墙。这个地区的人们咖啡喝得过多，而茶却饮得太少。饮茶宣传委员会的人们建了这个茶铺，用瓷杯免费全天供应茶水。人们像苍蝇一样云集在茶摊周围，而苍蝇又麇集在所有的茶杯和糖碗上。大批苍蝇的出现招来了卫生部的人员，他们担心在这无水而又人群拥挤的地方会爆发某些传染病。身着卡其制服的卫生检疫人员在每一英寸地方都喷洒了滴滴涕，并且还手持注射器，哄劝人们前来注射，以预防霍乱，疟疾及其他传染病。一些年轻人只是为了寻开心，才露出胳膊上的二头肌，而大群的人则只站在周围看热闹。在庙的后墙有一片空地，他们在这里打扫出一块地方，让人们在天黑时坐在四周看电影。为了招徕观众，他们在一棵枯树的树梢上安放了扬声器，用留声机放起了电影中的流行歌曲。于是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拥到这里来看电影。然而那电影不过是演了些蚊子、疟疾、鼠疫、结核以及接种卡介苗的事儿。当作为传播疟疾的媒介，在银幕上出现

了一只蚊子的巨大特写镜头时，一个农民说，“嗬！这么大的蚊子！怪不得这些国家的人会得疟疾呢。我们自己的蚊子个儿可特别小，也就没有什么害处了。”这番话正好被宣讲疟疾的人听到了，他立时沮丧得整整沉默了十分钟。当他放映完卫生健康方面的影片后，又放映了几部印度政府的片子，有关于大坝、河谷、各种工程的片子，同时穿插着部长们发表的讲话。远处，在围墙外边，有人设了一个赌摊，在一根杆子上安了一块投镖游戏板，还安装了一个质量粗劣的旋转木马，整日呜呜作响。各色小贩也在这里穿来穿去，兜售汽球、芦笛和糖果。

这位圣人的身旁总是站着一大群围观的人，他们都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意。他们触摸他脚下的水，将这些水洒到自己的头上。他们久久地围在那里，不肯离去，直到这一盛典的主持人维兰央求他们挪动脚步。“请走开吧。斯瓦米必须呼吸新鲜空气。你们要是已经拜见过他了，就请挪挪步子让别人见见吧。别太自私了。”于是人们便走开了，去享受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当斯瓦米走进大殿躺在席子上时，他们又拥进来看他，站在旁边，直到维兰又一次让他们走开。只有少数几个人获得殊荣，可以坐在席子边上，紧挨着这位伟人。其中之一便是那位小学教员，他负责处理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的一切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都是祝愿斯瓦米成功的。一般情况下，设在曼加尔的邮局由一位乡邮员一星期光顾一次；而电报则要打到阿卢那——离此地七英里远的一个稍大些的村庄，位于河的下

游。电报就保存在那里，直到能够找到去曼加尔的人，才请他顺便捎去。但是现在，那小小的电报局却终日不得安宁——电报不分昼夜，源源拍来，收报人的地址仅写着："斯瓦米——"就完了。电报每个小时都积起一大堆，不得不专派一个信使送去。除了来电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电文需要发出。电报局挤满了报社的记者，他们争先恐后地向他们遍布世界各地的报社拍电，接连发出最新得来的消息。他们是一群狂妄的好斗之徒，小小的电报局长十分惧怕他们。他们砰砰砰地敲着他的窗子大声喊叫："加急。"他们拿出一堆信件、包好的胶卷、照片等，命令他立即将它们发出去。他们嚷嚷着说："加急，加急！如果这些邮件今天到不了我的办公室的话——"然后他们便以可怕的后果相要挟，还说出各种威胁恐吓的话来。"赶紧发，加急！""赶紧发，加急！"他们不停地吵嚷着，使那可怜的人几乎神经错乱。他曾经答应要带自己的孩子们去看看斯瓦米。孩子们都欢呼道："他们还放阿里巴巴的电影呢，一个朋友告诉我的。"然而他却没有时间对孩子们履行诺言。当记者们让他稍事休息时，电键又嘀嘀嗒嗒地响起来了，又有人来电报了。在此之前，他一直过着颇为安宁的生活，现在这种紧张工作压迫着他的神经。只要他一得到喘息的机会，他便向所有的上级机构发出S.O.S.信号，"今天处理了二百份电报，望能减轻负担……"

通往曼加尔的道路严重阻塞。来往的乡村马车，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吉普车和各种型号、各个年代出产的汽车，

几乎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携着大篮小篮食品的行人则分成浩浩荡荡的数路大军，鱼贯穿过田野，宛若大群大群的蚂蚁分成许多路爬行在一块方糖上。空中回荡着乐声，这是被选来帮助斯瓦米的几个人在唱歌。他们坐在他的身旁，在簧风琴和塔巴拉①的伴奏下，唱着祷歌。

这儿最为忙碌的人是一位美国人。他上穿一件薄薄的猎装衬衫，下着一条灯芯绒裤子。他是乘一辆带有拖车的吉普车到来的。他风尘仆仆、头发蓬乱，于斯瓦米禁食的第十天午后一点钟到达，一下车便立即着手工作。他在马德拉斯临时找了一名翻译，然后便驱车三百七十五英里直接赶到了这里。下车以后，他顾不上做其他的事就直奔现场。他只环视了一小会儿，便将吉普车朝庙后的木槿树丛开去。他跳下车，穿过人群，跨着大步向有柱大殿走来。他走向正躺在那里的斯瓦米，双手合十，轻声说道："纳玛斯代"——印度人用以问候致敬的话语，这句话是他刚一踏上印度的国土便学会的。他事先已简要了解了当地的一切风俗礼节。拉朱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这位身高马大、粉红脸膛的来者倒使这寻常的生活起了一个不寻常的变化。那位来访者俯下身去，向坐在斯瓦米身旁的教员问道："我可以同他讲英语吗？"

"可以，他懂英语。"于是此人便向席子边缘弯下身去，费力地坐在地板上，还按照印度人的方式，盘起了双腿。他

① 一种用手拍打的手鼓。

俯向斯瓦米说："我叫詹姆斯·杰·马隆，从加利福尼亚来。我的职业是摄制电影和电视节目。我就是来拍摄这方面的专题内容的。拍完后带回我的国家去放给我国人民看。我的口袋里装有新德里对此项工作的批准书。我能获得您的准许吗?"

拉朱想了想，安详地点了点头。

"好吧。多谢。我不会打扰您的——不过，请让我为您拍摄，好吗? 我不会打扰您的。如果我把一些东西移开，安放电缆和灯具，会不会碍您的事儿呢?"

"不会的，你可以做你的工作，"圣人说道。

那人赶紧忙碌起来。他一跃而起，把拖车拉到合适的地方，将发电机发动起来。发电机"突突突"的响声震耳欲聋，压过了周围其他的一切喧闹声。这声音引来了黑鸦鸦的一大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家都赶来看热闹。该地的其他一切招引人的事物都变成了次要的了。当马隆拉电缆时，一大群人跟着他。他咧嘴冲他们和善地笑了笑，继续走来走去忙着自己的工作。维兰与另外一两个人在人群中来回跑动着，喊道："这儿难道是鱼市吗? 没事的人都从这儿走开!"但是没人听从他的命令。他们攀上柱子和神像垫座，占据了各种有利的地形。马隆却旁若无人，继续聚精会神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最后，当他将灯光准备好时，他拿出了摄影机，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拍摄了人群、庙宇以及斯瓦米的镜头。"斯瓦米，要是灯光过于强烈的话，我就抱歉了。"拍摄完毕，他又拿出一个麦克风，把它靠近斯瓦米的

脸，说："咱们谈谈好吗？告诉我，您对您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仅此而已。至于我个人的好恶是无关紧要的。"

"您多长时间没有进食了？"

"十天。"

"您感到虚弱吗？"

"是的。"

"您将在什么时候结束绝食？"

"第十二天。"

"您预计那时天会降雨吗？"

"为什么不会呢？"

"绝食能够消灭一切战争，带来世界和平吗？"

"能够。"

"您主张为一切人绝食吗？"

"是的。"

"那么种姓制度呢？也会被废除吗？"

"是的。"

"您能对我们谈谈您早期的生活吗？"

"您想让我谈什么呢？"

"哦——例如，您一直是一位行瑜珈者吗？"

"是的，多少是这样的吧。"

要使斯瓦米连续不断地谈话是十分困难的。他感到精疲力竭，便向后仰着躺倒下去。维兰和其他人都忧心忡忡

地望着他。教员说："他累了。"

"好吧，我想我们应该让他休息会儿了。我很抱歉打扰了你们。"

斯瓦米仰面闭眼躺着。几个受政府委托照看斯瓦米并汇报情况的医生，走到斯瓦米身旁，为他诊脉，听心音。他们帮他伸直身子躺在席子上。人群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维兰使出前所未有的劲头，用力扇动着扇子。他显得心神烦乱，郁郁不乐。实际上，为了对斯瓦米表示同情，他也在戒食。这些日子他一直是隔天进食，食物仅限于不加盐的白水煮菜。他显得面容憔悴。他对教员说："还有一天。真不知道他怎样熬过去。我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他怎样才能熬过这最后一天。"马隆顺从地等待着。他看着医生问道："你觉得他情况如何？"

"不太令人满意。收缩压达到200。我们怀疑他的一只肾脏出了毛病。已经出现尿毒症的症状了。我们正打算给他用一些小剂量的盐水和葡萄糖。他的生命对于国家是宝贵的。"

"你能不能就他的健康状况说几句话，"马隆说着，猛然将他的麦克风伸上前去。他正坐在用来装饰有柱大殿台阶的一只大象雕刻的头上。医生们惊慌失措，面面相觑，说："很抱歉，我们是政府的雇员——未经允许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的报告只能由总部发布。我们自己不能直接发布。对不起。"

"好吧。我不想破坏你们的规矩。"他看了看手表说，"我

想今天就到这儿吧。”他走近教员说，“告诉我，明天他几点钟下到河里去？”

“早晨六点。”

“你能过来一下，把地点指给我看吗？”教员起身带他去看。那人说：“等等，等等，你暂时扮演一下他的角色，你不会介意吧。请给我表演一下，他从哪儿出发，怎么走上前去，在哪儿停下站住。”教员迟疑起来，他实在不好意思扮演那位圣人。那人又鼓励他说：“来吧，合作一下。有什么麻烦，我担着。”教员从垫座上起步。“他就从这儿开始。现在随我来吧。”于是他从庙里走下河去。走完全程后，又将斯瓦米停下祈祷，在水中站立两个小时的地方指给马隆看。一群人好奇地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人群中有人戏谑地说：“嗬！教员也要苦修，也要挨饿啦！”一句话引得众人都哄堂大笑起来。马隆不时地向他们投以微笑，尽管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从不同的角度观测了这个地方，测量了从发电机到这里的距离，然后握了握教员的手，便回到他的吉普车那里。“明天早上见。”他在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将车开走了。车子喷着一股烟尘，越过木槿树丛后的坑坑洼洼、沟沟坎坎，隆隆地驶去，直到开上了公路。

第十一天，清晨。前夜，人流通宵达旦地涌来，几乎达到往日的三倍，因为，这是绝食的最后一天了。整整一夜，都可以听到响彻大路小径的喧嚣人声和辚辚车声。维兰同他的那帮助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以防人群进入有柱

大殿。他们说："斯瓦米必须有新鲜空气呼吸，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得到的东西。别让空气不流通。大家都可以到河边去见他，我担保。现在走开吧。他正在休息。"他们整整警戒了一夜。是夜，灯盏如云，无数道灯光交相映射在所有的树篱、树上和墙上，灯影幢幢，令人眼花缭乱。

清晨五点三十分，医生们为斯瓦米做了检查。他们签呈了一份病情报告书，上面写道："斯瓦米情况严重。谢绝葡萄糖和盐水。应立即中断绝食。请予具体指示。"他们派了一个人跑步前去将此电发给他们的总部。这是一份绝对优先的公务电报，一小时之内，回电就来了。"必须救活斯瓦米。最好说服他合作。不应冒生命危险。设法注射葡萄糖和盐水。说服斯瓦米，要他以后再恢复绝食。"

他们坐在斯瓦米身旁，将电文念给他听。他对此报之一笑。他招手示意维兰走近。医生们恳求道："请告诉他，他应当救自己。请尽力劝劝他，他已经虚弱不堪了。"维兰俯身靠近斯瓦米说："医生们说……"作为回答，拉朱要维兰靠得更近些，并用微弱的声音说："扶我站起来。"随即便紧紧抓住他的臂膀起了身。他站了起来。他不得不由维兰及另外一个人一边一个地架着走。四周静得出奇，人群悄无声息地跟着他走下来。每个人都迈着庄严肃穆的步伐跟随着他。东方的天空已泛出红光。这里的许多人仍在沉睡。拉朱已经不能行走。但他依然坚持着，强撑着身子往前行。他累得直喘气。他走下河边的台阶，每下一级，便停下来喘口气，最后终于来到了他的那片小水洼。他走入水洼，闭上

双目，面向山岭。他的嘴唇微微翕动着，念着诗词。维兰和另一个人分站在两侧，抓住他的胳膊架着他。此时，一轮旭日正冉冉升起。一道巨大的强光照亮了周围的景物。现在已很难架住拉朱使他站稳了，因为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往下倒。他们架着他，仿佛他是个婴儿。拉朱睁开眼睛，向四周环视了一下，说道："维兰，现在山里正在下雨呢。我已经能够感到雨气正从我的脚下升起，顺着我的腿往上升……"说着，他身子一软，便瘫了下去。

译　后　记

R.K.纳拉扬（Rasipuram Krishnaswami Narayan）是印度著名的小说作家，他与M.R.安纳德、拉贾·拉奥一起，并称为印度三大英语作家。他一九〇六年生于南印度马德拉斯的拉希浦南村。一九三〇年他在迈索尔摩诃拉贾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农村教书，也从事过新闻工作。一九三五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斯瓦米和朋友们》，标志着他漫长的文学写作生涯的开始。R.K.纳拉扬发表了多部长篇小说，主要作品有《文学士》(1937)、《暗室》(1938)、《英语教师》(1945)、《桑伯特先生》(1949)、《金融专家》(1952)、《等候圣雄》(1955)、《向导》(1958)、《马尔古蒂的食人者》(1961)和《糖果贩》(1967)等。他的长篇小说多以南印度一个虚构的小镇——马尔古蒂镇为背景，被称为"马尔古蒂小说"。此外，他还发表过不少短篇小说集。R.K.纳拉扬是一位小说大师，他的小说描绘了印度近现代生活的宏伟历史画卷，如实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生动地表现出印度人特有的思想感情

和心理素质。他的作品笔调幽默诙谐，广受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其中不少已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并曾在印度国内外多次获奖。鉴于 R.K. 纳拉扬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他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见其国际声誉非同一般。

小说《向导》写于一九五八年，为R.K.纳拉扬的优秀代表作品，曾荣获1961年印度文学院奖。这部小说系作者的“马尔古蒂小说”中的一部，它描写了南印度青年拉朱短暂而又不寻常的一生。小说以城市农村生活为广阔的社会背景，真实深刻地展现了印度独立后新旧交替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世态人情。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现代化的建筑设施与古老的庙宇神龛并存；原子时代的农民们仍在依靠圣人祈祷神灵降雨以求丰收。一方面，政府用先进的医疗技术预防疾病，一方面却又听任支持所谓的“圣人”用最残酷愚昧的方法绝食祈雨。一方面，老一辈人仍抱残守缺，对旧观念依依不舍；另一方面，年轻人却摒弃了旧观念，寻求并接受着先进的新观念，同时，又受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影响。这一幅幅印度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无疑有助于读者去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当时我们这个邻国社会。

在我们欣赏这部小说时，读者会发现，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作者没有去刻意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动人，却在人物内心世界的纵深开掘上下了功夫，充分体现了这位“小说大师”的高明之处。作者在多层次多侧面展现人物内心图

景的过程中，打破了时空的顺序和界限，用倒叙、插叙、补叙等多种手法及诸如行动、对话与内心独白的错综交叉等意识流的手法，让人物在历史和现实的广阔空间中纵横驰骋，将人物的核心和灵魂——人物的性格刻划得丰富、复杂、有血有肉，使人物独具魅力，颇有光彩。

拉朱来自下层社会，他既不是头顶圣光的英雄，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他本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这样一个普通平凡之人，却偏偏处在那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里。可想而知，他的内心必然会时时处在激烈的斗争中，会有种种的痛苦、冲突和拚搏，他的性格也必然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矛盾。R.K.纳拉扬用细腻的笔触，真实生动地展示出拉朱独特的性格世界。

在拉朱的性格世界中，各种性格因素多重交织，有许许多多的对立和矛盾。拉朱是个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富于进取精神的青年。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位于火车站的杂货店，却并不满足于父亲那种老一套的经营方法。父亲吝啬得连包装纸都舍不得给顾客一张，拉朱却尽量把货物包装得美观大方。随着来往乘客中学生人数的增加，他又适时地开展了买卖书籍的新业务，同时自己也大量读书，用各种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铁路通车后，随着前往古迹遍布的马尔古蒂的游客日益增多，拉朱又成为一名能干的导游，很快便名闻遐迩。然而拉朱并非永远充满朝气。当罗西叶和丈夫呆在山上，音信全无时，拉朱也消沉到了极点，他终日神情冷漠，萎靡不振，对任何工作都失去了兴趣、热

情。

拉朱颇为聪明能干。由于口才过人，讲解生动，诸种事项安排适当，游客们都希望由他陪同游览，而拉朱总能使形形色色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但有时，他又显得很是愚笨无能。他当了导游后，将自己的商店托给车站搬运工的儿子经营，后者在店中大量侵吞货物钱财，帐目搞得一团糟。处于热恋中的拉朱对此却撒手不管，终于失去了商店。

拉朱追名逐利，贪心很重，这在他初出茅庐之时便已见端倪。当他母亲对他当导游提出异议时，他便说干这一行不仅能赚钱，还能出名露脸，是件名利双收的事情。以后在他把罗西叶当成摇钱树拼命榨取高额利润时，他的贪欲更是急剧膨胀，终于堕落成一名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的忠实信徒。不过他也并非永远耽于名利，在罗西叶下落不明时，他却一改常态，甚至准备整个儿放弃那些他该得到的佣金。他说："我无心赚钱。我已坠入一个布满愁云惨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钱财并不占有一席之位。"

拉朱有时很怯懦，当他被债主告到法庭上受到传讯时，他满眼都是惧色；而当母亲搬来强壮、威严的舅舅当救兵，共同要挟拉朱赶走无家可归的罗西叶时，拉朱却态度坚决，表现得勇敢无畏。他全力保护着罗西叶，经受住了舅舅长达数小时的纠缠。甚至在相依为命的母亲打出最后的王牌，要离家出走时，拉朱尽管悲痛万分，仍然毫不动摇。

拉朱时而表现得自尊自强，时而又显得奴性十足；时

而谨小慎微，时而又鲁莽之至；时而虚伪圆滑，时而又充满了真情。他的性格色彩相当复杂。这种性格世界中正反两方面的矛盾不仅表现在拉朱不同时空的思想行为中，也体现在他同一个思想行为中。这一点在R.K.纳拉扬用浓墨重彩描绘的拉朱对罗西叶的爱情中尤为突出。罗西叶的遭遇很不幸。她出身于受人歧视的舞蹈世家，她的前辈们虽舞技精湛，却被世人看得与妓女相差无几。尽管罗西叶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但在人们的眼中，她仍然地位卑微。大学一毕业，罗西叶便嫁给了她并不爱的但却门第高贵、相当富有的考古学家马可。婚后，两人关系相当紧张，"任何吸引她的事物都使他感到不舒服"。罗西叶酷爱舞蹈艺术，时刻梦想着登上舞台，而马可对此却嗤之以鼻，认为这种技艺低贱可笑，与街头耍猴的没什么两样。更有甚者，他不能容忍罗西叶提起"舞蹈"这个词。气质上，两人也迥然不同，罗西叶性格外倾，容易兴奋激动，对于钟爱的事物有恒久的毅力和能力，是个典型的多血质的人；而马可却是个沉默寡言，性格内倾，冷漠刻板得好似一架机器，较多地具有黏液质的特点。两人格格不入，终日争吵不休，这无疑是一桩没有爱情的，由不平等的社会直接造成的令人痛苦的婚姻。渴望真正爱情的罗西叶尤感不堪忍受。因此，当她遇到拉朱这样一个追求她，关心她，体贴她，并对她的艺术赞不绝口的青年，堕入情网是很自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如何评价拉朱对罗西叶的爱情的产生，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拉朱对有夫之妇罗西叶一见倾心，大

胆追求，似有第三者插足，破坏他人家庭之嫌，也说明了拉朱的自私。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可说是丑的，不道德的。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拉朱对自由爱情的热切向往。拉朱并非淫乱好色之徒，他对于那些带着女人在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区寻欢作乐的游客抱着否定的态度。罗西叶外表美，心灵美，舞姿也美，这一切都令拉朱赞叹不已。拉朱对罗西叶真挚爱情的产生，极少出于生物的生理需要，而更多地出于精神的需要，出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因此，这种情感又体现着美的一面。此外，拉朱对罗西叶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没有顾忌两人之间悬殊的种姓差别。他早就对罗西叶声明，"我可不信什么阶级不阶级，种姓不种姓的。"对于母亲想让他娶他那保守舅舅的女儿为妻的想法，他根本就不屑一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打破陈腐的门第种姓观念，向往追求自由爱情的思想行为，在印度那样一个封建习气甚浓，种姓制度及其观念仍在社会上肆虐的社会来说，不无进步的意义。拉朱爱上罗西叶后，很快便了解到罗西叶婚姻的不幸，他同情罗西叶的遭遇，更加执著地追求她，保护她，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无疑增加了拉朱对罗西叶的爱情的合理性。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拉朱对罗西叶的爱情，便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在这里，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劣，相互交织彼此渗透，确是耐人寻味，令人浮想联翩。

拉朱的思想行为性格，何以常常处在矛盾之中呢？本来，在人的灵魂深处，真善美与假恶丑等正反两方面的力量进行斗争从而产生种种的矛盾是不足为奇的，但在拉朱身

上却展开得格外激烈。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呢！拉朱出身于一个小商人的家庭，父亲保守落后，锱铢必较；母亲头脑中虽也不乏陈腐的传统观念，但却心地善良，通情达理。拉朱幼时既在一个老朽昏聩的教书先生那里受过旧式的教育，也曾在现代化的学校中受过新式教育。迈入青春的门槛后，有一时期他曾不加选择地读了许多书。拉朱很小时候就子承父业，经营位于火车站上的店铺。店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健谈的拉朱得以接触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这一切，包括不同的行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简言之，各种不同的文化，都长期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拉朱。在他的心理世界中积淀着，隐伏在他的潜意识里。当一定的外界条件发生作用时，这些积淀物便会形成正反两种不同的心理力量进行较量搏斗。同时，拉朱又处于青年这样一个思想最为活跃，情绪极不稳定，价值观念也最易左右摇摆的时期。因此，这两种心理力量的搏击也分外激烈复杂。有时，正面的心理力量奋力拚搏，反面的心理力量节节败退，拉朱的思想行为及性格就较多地表现出好的一面。例如，当拉朱的舅舅闯上门来大吵大闹时，拉朱确曾一度产生畏怯心理，甚至连他的笑也是有气无力的。但罗西叶的爱情给了他力量；与此同时，他个人心理积淀中善良、救人于危难之际等人道主义的心理力量不知不觉地起了作用，从而使他勇气陡增，变得坚定勇敢起来。有时，反面的心理力量又猖狂进攻，正面的心理力量反而退却让步，拉朱便表现出假恶丑的一面。譬如：马可托一个律师将一张取珠宝匣的

申请表格寄给罗西叶，被拉朱收到。最初，拉朱不敢拆启信封，准备立即给罗西叶送去。然而这种尊重罗西叶独立人格的合乎情理的念头不过是稍纵即逝，这时的拉朱，在金钱的腐蚀下，在周围鄙俗环境的影响下，早已加速了堕落的步伐，他在做坏事时的心理矛盾过程也随之缩短了。那根深蒂固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她是我的财产"的想法很快便占了上风，于是他心里说着"她不会介意的"，旋即私拆了罗西叶的信。后又伪造签名，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身败名裂。

就这样，由于两种心理力量反复地拼击较量，加之外界环境的影响，拉朱身上，美与丑，善与恶，真诚与虚伪，崇高与滑稽，勇敢与怯懦，高尚与鄙俗等等，也颇为动人地交织着，争斗着，吸引着读者的注意，作用于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引起他们无尽的思索和共鸣，产生多种的审美愉悦。

黑格尔曾经指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①。R.K.纳拉扬运用他那大师的手笔，深厚的功力，通过描写一个普通人物的悲欢离合，荣辱毁誉史，多层次多侧面地描画出了人物灵魂的不安、动荡、痛苦、搏斗及其性格发展的历史，塑造出一个有深度、有厚度、富有立体感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

二十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着，现代生活方式促使人们的社会心理复杂化。在文艺欣赏中，人们已不满足于那些人物形象脸谱化或性格单一，单靠情节取胜的文

① 参见《西方文论选》下卷542—5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新版。

艺作品。R.K.纳拉扬顺应读者审美趣味的发展变化，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领域，塑造出性格丰富、复杂、颇具立体感、具有多种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从而使人物具有很高的信息量。一般来说，作品的信息量越丰富，引起读者的思考就越深广，与读者反馈的时间就越长，艺术效果就越强烈，其艺术生命力也越久远。这部小说问世后，不仅荣获印度文学院奖，而且再版二十余次，译成法、德、意、荷、俄、波兰、瑞士、希伯来等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并被搬上银幕，便说明了这一点。

承蒙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的热心扶持帮助，《向导》一书得以在我国翻译出版。愿中国读者也会喜爱R.K.纳拉扬这位印度小说大师的作品。

译者

1987年8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男向导的奇遇
作者＝（印度）纳拉扬著　　李南译
页数＝２７４
ＳＳ号＝１０９７４２０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３年０７月第１版